

德 格

第十七期

控制世界命運的彭教授

萬劫長存的名畫——「最後晚餐」

信仰是神奇的

大輸油管

凡爾賽宮中的騙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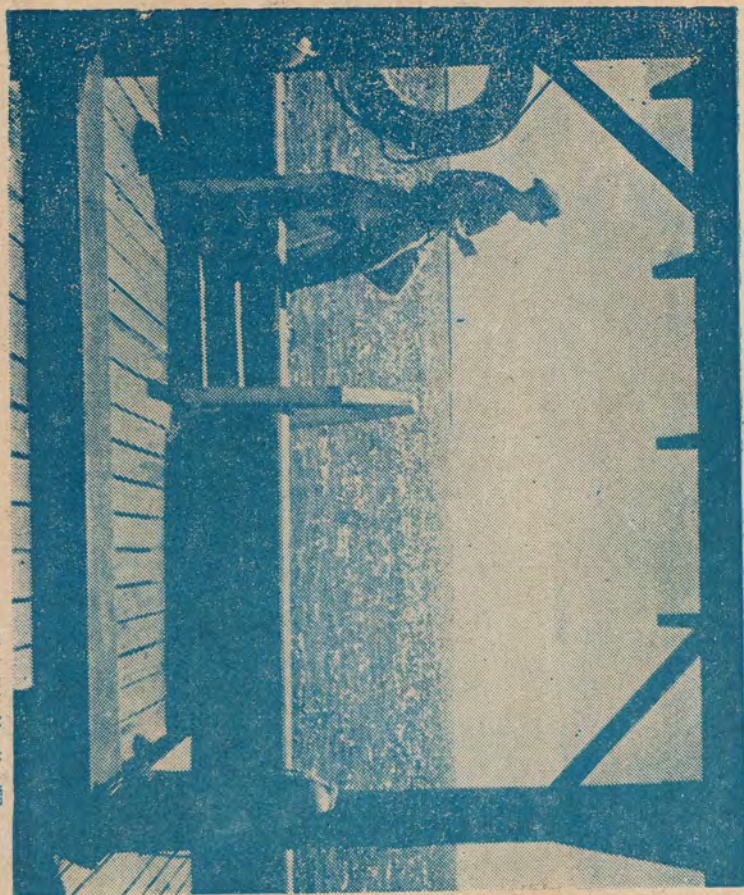
墜樓人

兩缺一

沙蘭夫人



民國四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招商局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現有航線

近洋	臺灣—日本線	臺灣—琉球線
	臺灣—菲律賓線	臺灣—南韓線
	日本—南韓線	
遠洋	臺灣—地中海——日本線	
	臺灣—紅海——日本線	
	日本—美國線	

董事長室
總經理室
秘書室
業務處
財務處
總務處
企劃委員會
人事委員會
航務處
供應委員會
修建委員會
基隆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東京分公司

臺北重慶南路一段48號

電話總機 7111. 7112. 7113. 7114

臺北市中正西路60號

電話 2466 2285

基隆市港西路 電話 625 626

高雄市新濱路 電話 3722 4328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有樂町一丁目
十番地三信大樓300號室

德士古各種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之滑
機油最能適應潤滑各種機
件之需要
如採用德士古滑機油必能
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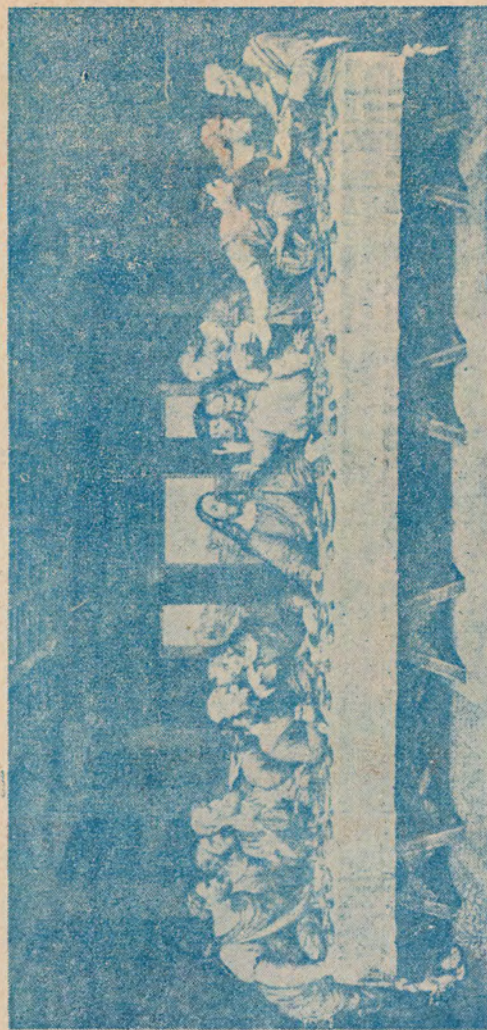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台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五四

電報：CALTEX

最
後
晚
餐



詳見本期第九頁

拾穗

第十七期

目錄

原貞 攝影佳作選・最後晚餐

控制世界命運的彭教授

萬劫長存的名畫——最後晚餐

深海的底蘊

信仰是神奇的

發掘特洛伊城的業餘考古學家

怎樣補救委色的缺憾

大輸油管

近三十年來氣象儀器之發展

崇高的母性

生男孕女的秘法

噴火筒的飛行時代(中)

燃燒彈的作用與控制

濾色鏡的用途(續完)

攝影叢談(框架結構法)

凡爾賽宮中的騙案(上)

育兒經驗談(下)

墜樓人

兩缺一

早熟的孩子

勾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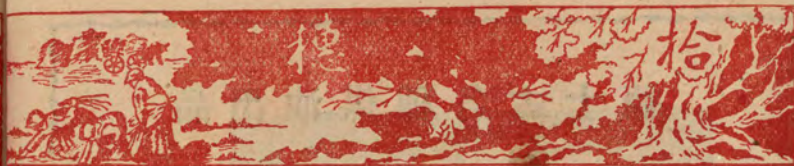
沙蘭夫人

柏林省親記續集(長篇連載)

樊籠(五)

日知錄

(本期稿擠橋牌雜誌暫停刊一期)



臺灣鐵道管理局貨運服務總所
高雄服務所左營服務站

服務週到

安全第一
營業項目

水陸聯運
鐵路裝卸
牛車搬運

接運迅速

辦事處 高雄市左營站前
現場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高雄煉油廠

拾穗月刊 第十七期
四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張明南

發行所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勵進分會拾穗出版社

編輯者 拾穗出版社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售處 各縣市雜誌經銷書店

訂閱價目表 每期零售三元

售價 半年十五元 一年三十元

各縣市場經銷處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花蓮	基隆
大竹書局	民竹書局	義民書局	萬有書局	文書局	球文書局	宜文書局	蘭文書局	隆文書局

本刊於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控制世界命運的彭教授



無人知道他在何處，但是他却控制着世界的命運……只有我曉得他的秘密。

Vonnegut 作
鵬節譯

首先我要聲明，關於彭豪斯教授 (Professor Arthur Barnhouse) 遁跡之處，我並不比其他任何一人多曉得些，自從一年半前彭教授出走以後，除了聖誕節前夕我的信箱內發現一封謎語似的短簡之外，我一直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

我迫切地要寫這篇報告的原由，是因為我曾在彭教授手下從事過研究工作，同時亦因為我是第一個獲悉他那驚奇發現的人。不過，我在做他的學生的時候，他從未把「心靈威力」如何產生及運用的方法告訴過我。他是不願意把那宗知識告訴給任何人聽的。

我要指明一點，所謂「彭豪斯效應」是一般報紙所新創的名詞，彭教授本人從未使用過，他對於這件奇事所選用的名字是「心靈威力」。

我們人類總常常聽到有些人運用骰子之類無生命的物

件比另一般人的運道會好些的話罷——彭教授的事蹟就是顯示出這種好運道是一種可以測量的威力，就他而論，這種威力可以發展到異常巨大。

根據我的估計，當他隱跡之際，他那種力量大約比廣島所受的原子彈強五十五倍以上。在「心靈威力」試驗前夕，他毫不誇張地對巴克將軍 (General Houns Barker) 說：「我現在坐這餐桌旁邊，可以非常肯定地說，我能打倒地球上任何事物——從拳王喬路易以至中國的萬里長城。」

現在有一種明顯的趨勢把彭教授看作一個超自然的神靈化身，洛杉磯地方為他舉行的一次禮拜竟聚集了數以千計的會衆，他的外表沒有神靈的樣子，他的智慧亦是如此，這位正在從事解除全球武裝的偉人是個獨身者，肥胖而厭惡運動，身材比美國中等男子略為矮點。他的智力商數

是一百四十三，這固然很好但決不代表優異，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凡夫，健康情形良好，且行將度四十大慶了。我剛認識他時，他好靜而怕羞，對於書本與音樂方面的友誼似乎比對校內同事間的更看得重些。

他的心靈威力放射線亦遵循著許多已知的無線電學內所應用的物理定律，有收音機的人幾無有不聽到過「彭豪斯效應」所引起的咆哮聲的，此種放射線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亦受著太陽黑點以及游離層變化的影響。

不過，在若干重要方面，他的放射線則迥異於普通的無線電波，它的總能量可以集中放射在彭教授所喜歡的任何一點上而不致因路途遙遠而有所減少。因此，用作武器的話，除了不需絲毫化費之外，心靈威力比細菌與原子彈更多一層驚人的便利：它使得彭教授有能力除去危險性的個人或物件而不致毀滅整城的人口。

一年半前，開始心靈威力試驗的那天起，一般人稱為「彭豪斯時代」開始了。亦就是在那天，心靈威力在政治上才佔到重要的地位。實際上，那件奇事是一九四二年五月間所發現的，那是當彭教授辭退陸軍部的任命而自動入伍為砲兵後不久的事。正如X光及硬化橡皮一樣，心靈威力亦是偶然發現的。

外的骰子。一九四五年他退伍時，已能使三哩外烟囪上的磚塊崩裂下來。

如果有人以為彭教授能在一分鐘內贏得上次大戰而故意不如此做而加以責備的話，那是完全無意識的。大戰結束時，他心靈威力所及的距離與力量相當于三十七厘米的砲。當他退了伍回到揚道德學院(Wyandotte College)之後，他的心靈威力才從小武器階段升了格。

彭教授重溫教授生涯兩年之後，我進了揚道德學院。碰巧，他被指定為我的論文導師，對於這件事，我很不愉快，因為無論在院內教授或學生的眼中，彭教授是十分可笑的人物。他常常曠課或在講課時忘記了要講些什麼。事實上，當我到達那裏時，他的遲到已從可笑的程度進展到使人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我第一次去他的實驗室報到時，看到的景象使人很難受，室內各處都灰積塵封；書本和儀器已經有數月沒有翻動了。我進門時，他坐在寫字檯旁打著瞌睡。唯一表示出他最近的活動的不過是三只滿出來的烟灰缸，一把剪刀，一張晨報以及從其第一版上剪下的幾條新聞而已。

他擡頭看看我，眼睛滿罩疲倦的神色。「嗨！」他說，「我晚上沒有好好地睡覺已經很看得出罷！」他點了枝

當了砲兵後的彭豪斯不時有同營弟兄們邀他參加賭博，他因完全外行而總加以婉謝。不過有一天晚上，為了禮貌關係，他就答應加入二粒骰子的賭博。

「擲幾把七點罷！老彭，」有人對他說。

老彭居然擲出七點來了！一口氣連擲了十次，闔營弟兄的錢都輸光了，他回到床上在一張洗衣單的反面演算他此番成功與可能失敗的比例數。他算出這樣得勝的機會只有一千萬分之一！他感到困惑，隨即向鄰床弟兄借來兩粒骰子，試著擲擲七點看，但是只得普通常有的次數。他仰臥片刻，再繼續地擲，一口氣竟擲了十把以上的七點。

對於這件事，他很可能把它忽畧過去，但是相反地，他却仔細思索他那兩次交好運時一切的環境。他發現在那兩次機會中，有一個共同的因素，即當他擲骰子的時候，會有一串奇異思想急速地穿過他的腦子，從那時候起，他的腦細胞便排列成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武器了。

大學教授所具有的慎重態度使他並立即宣佈他的新發現。他需要更多的事實以及與之相配合的一個完整理論。其後不久原子彈丟在廣島之上，他立即開始種種試驗，相當時間內他發現了心靈威力的另一驚奇特性，原來它的力量是愈用愈強的。在六個月之間，他能指揮相隔一營之

香烟，手微微的在顫抖，「你這青年我想是要我指導你做論文來的吧？」

「是，先生！」我說，數分鐘內他使我的疑懼變成震恐。

「你是從海外退役回來的嗎？」他問道。

「是，先生。」

「剛回來不久？是不是？」他皺皺眉，「喜歡上次大戰嗎？」

「並不。」

「你看還會有一次大戰嗎？」

「有點像，先生。」

「有沒有避免的方法？」

「除非產生一個奇蹟——」我打開了話盒。

「你相信魔術嗎？」他尖聲地問，並從背心袋內取出二粒骰子，「我要擲幾把二點。」他說。接著一口氣擲了三把二點。「這種巧遇是只有四萬七千分之一的機會，對你是一種奇蹟罷？」他忽然展出了一絲笑容，隨即就結束了此次談話，他說他還有課，在十分鐘前已經開始了。

他並不馬上引我為心腹，關於玩骰子的把戲他亦不再說什麼。我猜想那二粒骰子是裝了鉛的，亦就把這件事忘

了。他給了我一棒工作，要我去觀察雄鼠群如何穿過電片以獲得食餌和雌鼠——此一實驗在一九三幾年間已經使人滿意了。

一個月後的某天早晨，他說。「我希望你幫我觀察一個更有興味的問題——即，我的神志究竟否清明。」

「要你做的工作很簡單，」他柔和地說，「看住寫字枱上的墨水缸，要是毫無動靜，你照直說好了。我就立刻帶著寧靜的心情悄然投入最近的療養院去了。」

我茫然地點點頭。他鎖上實驗室門，拉下了百葉窗，這樣一來我們頓時在昏暗中了。

「如果那墨水不發生事故的話，那末，只有『瘋子』二字才足以形容我了。」他一面說一面把頭上的電燈旋亮，他的眼睛睜成了細縫。「我要告訴你一個多麼瘋狂的感想，每當我上床以後，思潮就起伏不定，我想我也許可以拯救這個世界。也許能使每個國家無所置乏，亦許能使戰爭永遠絕跡，亦許能在熱帶森林中開路，亦許能使沙漠得到灌溉，亦許能在一夜之間築好堤堰。」

「是，先生。」

「快看住那墨水缸！」

我小心翼翼地注視著，一種音調頗高的嗚々之聲似乎從墨

幾天為止，我一逕以為最好保守住我這秘密，因為我怕為人所利用，」他繼續說，「現在我明白了，一個人沒有把原子彈保為已有的權利，我亦沒有保守它的權利。」

他從紙堆裏翻出一封寫給國務卿的信稿遞了給我說：

「這封信完全說出了我要說的話。」

國務卿先生：

我已經發現一種新型威力，運用的時候無需花費分文，而且可能比原子能更重要些。我想眼看著它有効地用在致力和平的途徑上，因此敬請

閣下賜告達到此一目標的最好方法。 彭豪斯啓

這封信付郵後的第五天，我們就被迅速移送至佛金尼亞州夏洛特維爾城(Charlottesville)附近的一所古舊大廈內。四周滿佈鐵絲網外並置有二十個守衛。

巴克將軍和國務院的寇斯萊爾先生(William K. Cuthrell)奉派和我們作伴。他們對於彭教授的從消滅置之以及達和平的論調只加以深沉的微笑，而對實用的方法和現實的思想則縱聲大談，在如此情形之下，不到幾星期，彭教授的脾氣從柔順轉變為固執。

他最初答應用口頭報告「心靈威力」的產生運用的方法，後來因為寇斯萊爾和巴克不斷地絮煩，他就說需要一個

水缸裏發了出來，隨後它就開始驚人地搖動起來，後來在檯面上躍々的跳著，的篤的篤的走了兩個圈子後就不動了，嗚々之聲重復又起，顏色變成了熾紅。最後，一道青色的閃光一閃，墨水缸爆成了紛末。

我的頭髮不由得直豎起來，他却文靜地笑笑。「是磁力作用吧？」我勉強找出了一句話。

「但顯是磁力作用！」他喃喃地說。就在那時候他告訴我關於心靈威力的事。他只曉得有這樣一種威力，但能加以解釋。

「如果我所做的不過是使墨水缸跳舞而已，我就高興了。」他聳聳肩，很不舒服的樣子。「可惜我不是！孩子，要是你高興的話，我們可以駕車到鄰近地方去跑一圈，我要指給你看我這句話的意思。」他告訴我在學校範圍五十英里半徑之內，圓石被壓為碎粉，橡樹被劈成粉碎，無人居住的田莊被打坍得不成樣子，「做這些事情時我就坐在此地，僅僅乎運用思想而已，而且並不會用強烈的思想。」

他神經質地搔搔頭，「我從不敢盡力集中我的精神威力，為的是恐怕造成大的破壞，我已經使空想變成力足毀滅一個街區的炸藥了。」接著是難以忍受的沉寂。「直到前

長的報告才可以寫完，最後，有一天晚餐時，巴克將軍剛讀畢「心靈威力試驗」的密令，彭教授說：「需要五年的時光才可以寫成那報告，但是亦許需要二十年。」他一面說一面兇狠地瞪著巴克。

巴克的神色閑適似渡假日，大喜若狂地宣佈說：「打靶用艦隻現正首途駛往卡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一共有二百二十艘之多。十個V-2飛彈已在新墨西哥州準備就緒，靜候發射。五十架受無線電指揮的噴氣轟炸機亦已裝好，預備對阿留申群島(Aleutians)作一次假襲擊。彭教授！到下星期三十一點正時，我要依照命令請您集中您的心靈威力，希望您盡力加強思想力以能使擊沉打靶用艦隻，破壞行將落地的飛彈，打落行將進入阿留申群島的轟炸機群。您以為有這把握嗎？」教授的臉轉成灰色，緊閉著双眼，「朋友，我以前告訴過你，我並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些什麼。」他痛苦地繼續說：「這個心靈威力試驗，並沒有徵求過我的意見，在我看，這是件帶有孩子氣的事，而且浪費太大，近乎瘋狂。」

巴克昂首說：「先生，您所研究的是心理學，我不敢對您的領域有所置喙。但是，我的領域是國防，已有三十年的經驗與成就。教授，請您不要批評我的判斷。」

教授向寇斯萊爾哀訴說：「寇先生，我們想辦棄的不是戰爭與武器嗎？教我移送大批雨雲到旱區去以及做類乎此的工作不是更有意義更省錢嗎？我承認對國際政治完全外行，但是我粗全世界各處都有充足的物品時，沒有人會要戰爭的。你們爲什麼不列舉每個國家盡力利用該國資源時所需要的東西呢？我能供給那些東西而無需美國納稅人化費分文的。」

「永遠不懈的警戒才能長保自由。」巴克將軍重重地說。

寇斯萊爾向巴克丟了一個微表不滿的眼色說：「不幸得很，巴克將軍的看法是對的。我亦巴不得世界合於您的理想，可惜現在分明不是，在我們周圍的不是兄弟而是敵人。引我們接近戰爭的並不是食物或資源的缺乏，而是我們的敵人競爭霸與奴役這世界的緣故。」

教授點點頭，總算勉強同意了。於是站立起來說：「二位先生，請你們原諒，你們的判斷不錯，我願意照你們的意思做。」說完，踏上樓梯到臥室去。

爲了國家的安全，「心靈威」試驗」並不讓全國人民知道；連與此有關的觀察員技術人員和軍事人員亦只知道有一個秘密試驗，試驗些什麼？他們亦毫無所悉。全國只

道。

教授嘴上掛著淺笑，仍然看住電視板。巴克空洞的音調在計算剩餘的秒數。「五……四……三……二……一，集中您的精神威力！」

彭教授閉了眼睛，鼓起嘴唇，用手撫摸著額頭。如此過了一分鐘，電視板上的景物攪碎了。無線電信號被彭豪斯效應所引起的喧鬧聲所蓋沒。教授嘆了一口氣，睜開眼睛很有自信地笑笑。

「您已把全部力量都放出去了嗎？」巴克問道。

「我已竭盡所有了。」教授回答說。

電視板上重又現出景物：阿留申群島的天空中，噴氣轟炸機群都冒著火，發出尖叫，尾曳縷縷濃烟從空中跌下去；作爲火箭目標的沙漠上空瀰漫著一片白煙，煙後隱隱傳出雷聲，原來火箭沒有著地之前就在半空爆裂了。

巴克將軍歡喜得搖頭不止，大喊道：「好啊！好啊！」

「看！」坐在我旁邊的海軍司令喊道：「打靶用艦隻仍然文風未動！」

「艦上的槍炮似乎已經全被毀壞了。」寇斯萊爾先生說。

有三十七個核心人物（連我在內）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心靈威力試驗」的那天，佛金尼亞州的天氣出奇的冷。起坐室內的火爐中木柴畢剝的燒著；火光經整排漆光亮的金屬櫃反射，更是耀目。唯一沒有搬出去的傢俱是一只長沙發，端正地放在室中央，面對著三只電視機，此外僅有一條長靠椅，是從外面搬進來預備給我們十人坐著觀看的。三塊電視板上，從左至右依次顯映出當作火箭鵠的用的廣大沙漠，打靶用艦隊和阿留申群島的天空。

在預定時間前九十分鐘的時候，無線電宣佈火箭已經準備放射，觀察船隊已開回到安全地帶，轟炸機群亦已出發。我們這一小群在佛金尼亞州的聽衆按照階級並排坐在那只長靠椅上，大量吸煙，很少說話。

時間只有十分鐘了，巴克引導彭教授進入起坐室。教授穿著輕適，一双軟底膠鞋，一條白灰法蘭絨褲子，一件藍絨線衫和一件敞開領口的白襯衫。他們兩人並肩坐于長沙發上。巴克流著汗，態度很不自然。教授倒蠻清靜愉快，先向每塊電視板看了看，隨即點了支香煙，身子向後靠著，樣子安適而冷靜。

「轟炸機在望了。」阿留申島上的觀察員喊說。

「火箭已經射出去了。」新墨西哥州的無線電員大喊

我們離開長椅，齊集在電視板前細察艦上的情形。寇斯萊爾所說的完全真確，艦上所有的槍炮都向下彎曲著，一切炮口俱躺在鋼製甲板上，我們大聲喝采，以致連無線電的報告亦無法聽見了。突然，收音機爆出兩聲彭豪斯效應的鬧聲，我們才趨于沈寂。仔細向室內一看，我們發現彭教授已經不見了。

一個驚惶失措的衛兵推門進來報告說彭教授走了，我們朝著他所指的方向看去，遠處一輛吉普車開足速率翻過山脊隱沒于山背後去了。空氣中充滿了令人窒息的濃烟，因爲地上一切車輛都著了火，要想追蹤顯然是不可能的了。

「鬼知道他竟會如此！」巴克怒吼道。

寇斯萊爾先生，先前曾奔出前廊上去，此時蹣跚地踱回室內，口裏讀著一張鉛筆書寫的條子。他把那條子擲給我，要我唸給大家聽。

「各位先生，」我大聲地唸，「我作爲一件具有良心而威力最強的武器，現在從你們的國防武器庫內逃出來了。因爲我不願意變爲武器而希望成爲破壞武器的人。彭豪斯啓。」

從那天起，每天有消息傳來說是什麼國家的軍備又被

神秘的心靈威力所破壞了；但是彭教授隱跡何處的謠言亦是每天層出不窮。單單上一星期中，就有三種刊物發佈出各不相同的消息。一說教授藏在南美洲西部安第斯山(Antes)的印加廢墟(Inca Ruin)中，一說他躲在巴黎的溝渠內，最後一種刊物則報導說他住在墨西哥的卡爾池拔地穴(Carlshad Caverns)的河床內，但是我認為那些地方都不適合他的個性，雖然有許多人急切的想殺害他，而對他關心和想掩蔽他的人一定會有數百萬之多的，我想現在一定是安居於這種人的家中，因為十分鐘前彭豪斯效應的干擾使無線電窒息了些時候，所以當我寫這篇文章時，彭教授還在人世是無容置疑的事。

不過教授自己一定以為不能再活長久了。我說這句話的原因是我在聖誕夜接到一封短簡的緣故，那封短簡一共只有十句短句，是用打字機打成的，末尾並沒有簽名。前九句都是心理學上的術語，好像是些不常經見的書本中摘錄出來的，使人困惑萬分，第十句却迥然不同，構造簡單且無難解的字，但是其意義更難以瞭解。我起先以為是朋友的惡作劇，想把它撕了；但是不知怎的，竟把它放進桌上的雜物箱內，那箱子裏面藏著的許多紀念物中有彭教授用過的兩粒骰子。

幾星期過去了，我仍然推敲不出那短簡的意義。直到昨天晚上我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教授的骰子的時候，才突然發現它的含義。於是我就試擲七點，結果一口氣擲了五十多把的七點。

現在，輪到我退隱的時候了，我想，這篇報告刊登的時候，我已經與彭教授在一起共同進行解除全世界武器的偉大事業了。

譯自 Colliers

不可理喻

一對新婚夫婦在一家旅館裡作蜜月旅行，離開旅館的那天早上，丈夫仔細查閱帳單：「這一項是什麼？二百法郎的水果？」他抗議着「我們沒有要過什麼水果！」

旅館經理回答道：「水果我們每天都放在你們的餐桌上，你們不吃跟我們沒有關係，錢得照算。」丈夫不置可否地掏錢付賬，然後平心靜氣地對旅館經理說：「你跟我太太接吻，扣去一百法郎。」經理吃驚地喊着：「天曉得，我沒有跟你太太接吻！」

丈夫回答道：「她每天都在這兒，你是否跟她接吻與我無關，錢也得照算。」

一九四三年八月，盟軍轟炸意大利米蘭時，有一枚炸彈落入十五世紀布拉曼特氏(Donato d'Aglio Bramante 1441-1514)所建築的聖馬利亞修道院中。倖倖地那堵畫着世界上最著名最珍貴的雷翁那圖·達·文西的傑作「最後晚餐」的牆垣，未被炸毀。

這一張偉大的名畫在千鈞一髮的情況下逃避毀滅實在並不是第一次了。自從在四世紀以前產生以來的第一年起，它就無時不在外來的或是內在的極度危險下苟延殘喘。

十五世紀末葉，米蘭大公爵羅維利·司伏薩的宮庭(Ludovico Sforza)在歐洲是赫赫有名的。這位赫赫有名的專制統治者對於各種學藝頗具癖好，並且是藝術界的自由獎助人，當時有很多淵博的學者，醫生和美術大師均樂於受他的恩助。

這位羅維利公爵對這群博學多藝之士也極不猶疑地加以適當的利用；在宮庭中時常舉行的盛大宴會常以宗教上和哲學上的辯論作為餘興節目，天文學家被指定去推測未來事件，鍊金術士被召去表演他們的新發明。

「給我們看一點新奇而有刺激性的事物吧，」當宴會中的宮庭貴婦們如此要求時，那些偉大的多才多藝之士就

我們如果要列舉世界上最有名的幾種繪畫傑作，那末我們決不會忘却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名畫家雷翁那圖·達·文西的「最後晚餐」，在內在與外來的千難萬阻之下，它終於奇蹟似的脫離了毀滅。

萬劫長存的名畫——「最後晚餐」

微之編譯

約翰福音第十三章。「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吃晚飯時候，那時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門底兒子猶大心裡了。耶穌心裡憂愁，就明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了。』門徒彼此對着，猜不透所說的是誰。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接近耶穌的懷裡。西門彼得點頭對他說：『你問問看主是指誰說的。』那門徒便就勢靠着耶穌的胸膛，問他說：『主阿，是誰呢。』耶穌回答說：『我蘸一點餅給誰，就是誰。』耶穌就蘸了一點餅給加略人西門底兒子猶大。他吃了以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開始扮演了。如果因熱烈辯論過於尖銳化而發生了衝突，那更會使雍容華貴的貴婦們得到更大的滿足。

美術家爲了要使自己能名滿於朝，他們便不惜化了很多時間來致力於這種盛會的裝飾。據說有一次他們曾用一塊巨大的水塊來彫刻成一個陳列在餐桌中央的圓形點綴品，上面滿佈着用鸚鵡胸部彫製而成的男女神的模型，經過一番彩繪裝飾過的發散着芬香的水果，以及用醃麪製成的城堡牆垣，當這一件精緻的食品切開時，還能奏鳴出一種悅耳的軍樂。

羅督維珂的妻子貝特麗絲 (Beatrice) 公爵夫人同樣地也雅嗜藝術。她在十六歲時結婚，當司伏薩宮庭極盛時代，她的年歲仍未滿二十。她像孩子似的酷愛着歡樂，使這繁華的宮庭更如錦上添花。但她雖是如此的年輕和美麗，但她也具有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怪誕的陰謀才幹。她在政治上的翻雲覆雨的手段也許更勝於公爵一籌，因此她被羅督維珂公爵視爲錯綜複雜的政治陰謀詭計中的重要助手。而那時的米蘭國正不斷地縈繞在這種此起彼伏的陰謀中。

羅督維珂公爵對貝特麗絲非常崇拜，爲了要博取她的歡心，他不惜以如雨般的麗服、珠寶、獵犬、詼諧的倖臣、侏儒、猴子，詩篇，圖畫等等禮物投向她的身邊。雖然

一隻在宴會中端進來的大盤盛着一隻烤好的孔雀，但仍披着五色繽紛的開屏的羽毛，一件巨大球形晶體當轉動時能發出幽美的音樂。

雷翁那圖絕不會因那些花巧的玩藝而疏忽了他的偉大的工作，他仍是抽出大部份時間來完成他的內心中最渴望表達的一件奇蹟，這便是繪在聖馬利亞修道院的齋堂牆壁上的「最後晚餐」，在這一張壁畫上表示出雷翁那圖是一位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和具有最精確的繪畫技巧的實驗者的双重特質。

他的內心喚起了他去創造這一個前人未曾表達過的最悲壯的一刻，當耶穌最後一次聚集了他的十二個門徒——來紀錄他們對於師長嘴裡所吐露的那一句話：「你們中間有一位要出賣我了」的不同底反響。

在羅督維珂的垂惠之下，雷翁那圖·達·文西開始工作，但突然因貝特麗絲公爵夫人和她的幼兒故世而中途停頓了，他在聖馬利亞修道院設計建造了一所坟墓，用一個四周圍着繡金的黑天鵝絨的木棺中所藏的鉛製棺柩埋葬了這一位一代尤物。因爲他生前對貝特麗絲公爵夫人所懷有的敬愛使他在十分悲慟的心境下從事聖馬利亞修道院內的裝飾工作。

他仍有幾處外室寵姬，但貝特麗絲却是他不可或離的伴侶。

是這樣一個放縱豪華的環境，才產生了這樣一個燦爛新生的佛羅倫斯時代。雷翁那圖·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這一位大畫家，音樂家，建築師，哲學家，發明家自然地將以司伏薩宮庭爲他表現自己才能的目標。在他寫給羅督維珂公爵的一封信上，他毛遂自薦能製造各式戰爭武器，能繪寫家族肖像，「在和平時代我可以建築紀念碑，以及從事開闢運河的工程。」

這一類多才多藝的人物，正是羅督維珂所需要的，於是雷翁那圖便成爲米蘭宮庭中的座上客，他很快地在當時成了一位名人，在他的四周聚集了一群學生和景仰者。他那有創造性的天才和能力是極難令人置信的，而他在繪畫和其他設計上的成就更使後人嘆爲觀止。

司伏薩氏的偉大塑像，城堡，戰爭武器，一條運河，貝特麗絲和她孩子們的繪像，以及宮庭上貴婦們的寫照，這些不過是他一部份的作品，但是他最所關懷的一些偉大工作却常常爲了給宮庭製造一些珍異的裝飾工作所分心延誤了——在這些宮庭玩藝中，他曾設計製造過一隻金獅用一隻裝有機括的後腿支持兀立着，能在嘴中吐出玫瑰花，

從此以後，宮庭中的盛大宴會也延擱着不再舉行了，這倒使雷翁那圖有更充裕的時間來致力於他的繪畫，但是他在「最後晚餐」上的工作仍進行得非常緩慢，因爲這是一件他悉心以赴希望能傳之久遠的藝術工作，才使他對畫上的每一個小點都要考慮躊躇。據說他常常沉思默想地徘徊於米蘭城的街頭和方場中，有時則在祈禱中靜默良久浸沈于苦惱的思索，有時非常狂熱地整天在壁上繪畫甚至忘記了飲食，有時他只是匆匆地踏進這一間齋堂揭開遮幔，在某一個使徒的臉上添繪了一二筆便又匆匆離去。

他老是在忖度着每個門徒的性格，和那時可能有的表情，他把他們都認爲是和四周完全相同的凡人。當他進入餐館中進膳時，他常在觀察那些進餐中的客人們的形態——他們怎樣用手，以及在吃齋時怎樣地掀起了眉毛。

沒有人能說出這幅名畫究竟化了多少繪畫的時間，據說他在耶穌頭部面前就思索了十年之久。那個修道院的主持人會焦急地寫信給公爵說：「閣下，那張壁畫只剩猶大的頭部未曾完工，但雷翁那圖已經有一年多不會接觸過這幅最後晚餐了。」

公爵在憤怒中叫人傳來這一位大藝術家，當面給他看這一封信，雷翁那圖也大光其火。

「這禿驢懂得什麼繪畫？」他怒氣沖沖地喊着：「他說我一年多沒有到那兒去是真的，但這並不能表示我沒有在關心這幅畫，我正在覓尋猶太人面部的模型，每天我到波海托的下層社會裡去找尋我需要的形象，但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一個我意識中相同的型式，也許這禿驢倒可以做猶太人的模型！」

他終於毫不氣餒地繼續着這項工作，差不多立刻就獲得了最高的讚譽，「最後晚餐」的偉大聲名遠播全歐。

聖馬利亞修道院的齋堂是一間素樸的長條形的屋子，一條條暗色的樑從這端直伸到那一端去，在正對入口堂門的那一端狹窄上就是這一幅震動世界的傑作。

這幅畫好像是這一間齋堂的延續，同樣地有着天花板底橫樑和縱樑。在盡頭處的三扇窗外可以看到藍色錫安山上所籠罩着的寂靜的黃昏，餐桌上鋪着細長條紋的桌布，四角打了結，桌布的褶痕清晰可見，桌上擺着杯盤刀叉和玻璃酒瓶。

面上充滿了無限煩惱和認識的苦味的猶大。身軀稍向後仰，痠癢的手指緊握着一個錢袋，他在心神不寧中碰翻了一個鹽缸。

彼得在他身後跳了起來，右手握着一把刀，左手搭着

約翰的肩頭，好像詢問一個主所寵愛的門徒：「誰是賣主的人？」他那銀樣的白頭髮出火一般的熱烈和急躁。約翰靠近耶穌身邊坐着，披着柔軟卷曲的頭髮，眼皮低垂着，謙遜地合着雙手，表現出不痛苦，不害怕，不氣憤的安靜。

在約翰和西庇太兒子雅谷中間，在開向黃昏天空錫安山遠景的窗子方框地位上是這位有着小孩子般無邪的眼睛的基督。他以憐憫、透悟的神情來表達他的情緒而成為畫家筆下描寫基督的另一種典型。

這一幅傑作已完成了嗎？這是需要後人推測的事情了。據歷史上的記載說：當一千四百九十九年法國路易十二進軍意大利並將羅維維珂逐出米蘭時，雷翁那圖仍在繼續潤飾着這幅名畫，但不久他就被迫離開了米蘭，可能這幅傑作在雷翁那圖的心目中是未曾完成的。

路易勝利地踏進米蘭，被當地人民擁護為解放的救主。他一到米蘭以後的第一件事便是一直跑進聖馬利亞修道院去瞻仰這幅名畫「最後晚餐」。他長時間的逗留在這偉大的藝術作品前不忍離去，最後他吩咐他的侍從：

「把他砍下來帶回法國去！」

奇蹟出現了，在破壞工作未開始以前，有人向路易十

壁畫就一小塊一小塊地剝落了。

一千五百一十七年阿拉岡主教的秘書倍底斯曾在他的日記中記載着這張名作的情況：「這是一張最卓越的名作，但它已在開始損毀了。」一千五百六十八年，歷史家伐賽利記載着說這張名畫已進入一種任何人都能看出的色彩模糊的不良狀態了。

從那時起就有人企圖把它從毀滅中挽救過來，但經多方試驗證明無甚效果，甚至那些住在修道院裡的僧人們也認為這是無藥可救的了。一千六百五十二年，他們想從齋堂的那一端也打開一扇門，便不再對這幅行將消滅的名畫懷存着顧忌，就在這畫壁上開了一扇門，因此毀損了畫中使徒的腿部。

十八世紀時，已可以聽到「最後晚餐」業已毀滅了的傳播，這時代的著名畫家們還存着起死回生的一線希望，一個意大利人名叫倍羅蒂的，宣稱他已發現了一種秘密的方法，經過幾次在壁畫上的重施塗抹以後，他在畫面上敷上了一層油質想藉此來保護它不再退色。但不久油上黏附了一層灰塵，使名畫更增加了幾分灰黯。

一千七百七十年，蓋希潑，莫柴把倍羅蒂敷在壁畫上的一層油質拭除了，想另施一種挽救的方法，但幾經蹉跎

二及時地上了忠諫，總算保全了這張名畫的被毀，但是米蘭城內的其他藝術品却沒有這樣幸運，被毀於法國軍隊手裡的不計其數，雷翁那圖的另一件可以不朽地傳諸後世的司伏薩彫塑像也在這次遭受了毀滅。

雷翁那圖在這幅畫上所用的緩慢平動的工作，方法也許隱藏着他在繪畫上所習而得的精髓，但這一點也幾乎註定了「最後晚餐」在日久後自動毀滅的命運。

在那時代，一般畫師作壁畫時都採用在新鮮而帶潮濕的石灰牆面上工作的方法，當乾燥以後，水彩色便永遠和石灰面契合而能維持久遠，但雷翁那圖需要精心地構製這幅圖畫，他需要耗費長久時間，所以他只能放棄衆人所採用的老法，而用一種特殊的油色；他先用攪和杜松漆和乾燥油的黏土塗上作為牆的第一層，然後再塗一層乳香，柏油和石膏。待畫壁完全乾燥以後，他再在上面用油色繪圖。

假如這堵牆壁永遠維持乾燥，這種作畫方法是不成問題的，但米蘭的氣候相當潮濕，而那時室內又沒有裝置暖氣管的辦法。這堵畫壁不久就開始霉了。漸漸地一層灰白色的薄膜佈滿在壁畫上，使原來畫上鮮艷美麗的色彩黯然無光，最後季節的變化使畫壁開始因冷熱而有了漲縮，

未曾開始。

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拿破崙進佔米蘭，和路易十二一樣他也被先睹為快的渴望所驅使進入修道院來瞻謁「最後晚餐」，他在這幅行將毀滅的名畫前還領受到極度感動，他立刻下令禁止手下軍士對這齋堂有任何的侵擾，但他的命令並沒有絕對被遵守，兵士們仍任意地在壁畫上使徒們的頭上拋擲磚塊，這種損傷的痕跡到現在還遺留在壁畫上。

但是最大的損害還是由於那些想挽救這幅名畫的畫師們所造成的，有一位想用膠把這些呈小塊狀行將剝落的油色黏回原處，但却造成更多部份的起泡和褶皺。

一九〇〇年初一位專使被指定來研究這一項工作，這才有了「絲希望的曙光」意大利畫家卡凡奈希調和了一種漆液塗在壁畫上可使這畫減緩剝落，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他

在畫壁背後加熱，於是那種霉氣漸漸消失了。

雪爾佛司屈利繼卡凡奈希之後繼續這項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那時所有想挽救這幅傑作的工作都被迫放棄了，這畫壁的四周全用沙袋堆疊起來包圍着，以後的三年中不再從事烘烤的工作。

炸彈掉落在這聖馬利亞修道院中，齋堂兩旁的牆垣都坍塌了。只剩下這一堵為沙袋保護着的畫壁兀立於日晒雨淋。

師的綽號便是由於修復了幾處其他的著名壁畫。

培理雪利開始工作，利用無色脫臘的膠漆成細霧狀地噴在畫壁上，再用細長柔軟的刷子緩緩地抹拭着，使它完全跟原來的油色密合。最後這種細心費力的工作得到了報酬，幾百年來不斷為畫師們所追求着的方法終於完成了一油畫的色彩永遠地固定了。

這位「魔法師」不但要使它不再損壞，他還更進一步地想使這幅傑作恢復過去的光華。畫上的一些霉翳和白霧

淋中，隱蔽在這沙袋裡面的名作將變成何等形態是沒有人再敢作樂觀的臆測了，大家都認為砂袋搬走以後，這堵本身已受了震動創傷的畫壁一定會自己崩潰。

大戰結束後，這一件移去砂袋的冒險工作落在位年青的建築師克來門脫·培奈斯可尼身上。直到現在他一起這件吃重的工作還會使他的臉色發白。

「假如這堵畫壁真的坍塌了，人們一定會忘記炸彈的那一會事，而我將在歷史上負起毀壞「最後晚餐」的罪名。」

這件工作進行了五天，謹慎地，一時又一吋地，傾倒的樑舉起來了，每個砂袋都打開了，把砂子慢慢地除去，最後發現這堵畫壁竟奇蹟似地依然無恙。

壁畫上的那一層灰塵立刻被掃除乾淨，霉翳又再度出現，龜裂和剝落現象又在開始。

這所齋堂的房子在開始修整畫壁時已修復復原了，畫壁的前後在相當距離之外架設了加熱管，使前後的溫度均勻而不變，牆垣本身的漲縮停止了，壁畫也不再繼續起皺和剝落。

修補壁畫的精細工作由馬利奧·培理雪利擔任，他是中央復興研究所裡的「魔法師」，他之所以獲得這個魔法

也被去掉了，它又顯出了已隱埋幾世紀之久的真面目。

他留着畫面的一小角不加修飾，因此你可以從這一小角和整幅壁畫作一顯明的比較，被這位魔法師所施過法術的地方看上去是如此熾熱地煥發着光華。

現在，這一幅為舉世所珍愛的傑作是返老還童了。因為培理雪利的謹慎處理，和這幅名畫本身希望能傳諸久遠的奇蹟使「最後晚餐」終於獲救。

譯目 Coronet

宇宙的奧秘

習柔

科學家能够造出一種人造海水，它的化學成分與自然海水一樣，可是水中生物却不能它裡面發育生長。只要再把一個很小百分數的自然海水加到人造海水裡，水中生物將又能滋長起來。生命所以是一種奧秘，僅僅因為我們不知道有關它的第一件事。

×

×

×

×

我們的地球與其他行星圍繞着暖和的太陽運行真是件特別的事嗎？還有別的相類似的體系嗎？在天河裡有一百萬以上的星星，裡面有些行星，您可以生活在上面

而絕無不舒適感覺。假如您在天河上向外看，您會看到一群比較上不太重要的星球中有一個却是太陽。但是即使藉着一架最具威力的望遠鏡，您也不見地球或者太陽系的任一行星。

×

×

×

×

天空中的星星比從亞當時代開始離開地球的靈魂還多的多，而且，它們在天體中運行的軌道與速度，忠實地遵循着一大套定律的法典。地球上的科學家能够詳細地引證與解釋這個法典，直到您問到：「這些定律又從那兒來的呢？」

深海的底蘊

Hako Miyoshi 著
白丁譯

人類已將深海的每一方寸都探查明白了，現在不知足的科學家們又將着眼於深海之下五英里深的不可知的地域了。

請看看整個地球罷，你可以發見僅有一部分是陸地——約佔地球面積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即是海洋，並且，此廣袤的海洋有一半以上其深度超過一萬一千呎，就是說，一個大於所有陸地及島嶼之和的面積，尚未被人類涉足過。

被海水浸覆的廣大地區之探查，自開始於七十年前，準備海上的探查耗資甚多，至新的儀器需要建造，同時，深海的探險很費時日——即使中等深度也是如此。

雖然，我們對海上及深度介於八千呎至九千呎之間的海底的事物，有着充分的智識，但是由此而直至海洋的最深處——距海面三萬二千四百呎，尚有一段距離呢！海面下九千呎至三萬一千四百呎之間的事物——並不誇張的說——正如西元一四九三年前的新大陸一樣的未爲人所知悉，其秘密一直爲永恆的黑暗所埋藏着。

路程是計劃由哥本哈根經比斯開灣，卡那雷島至非洲西海岸，循着海岸直下好望角，自此航過馬達加斯加，和歐寧，毛里蒂亞斯的海面，訪過孟拜塞後，航程即指向塞西利斯羣島，錫蘭和加爾各答，更遠至尼古巴羣島。新加坡及曼谷而至菲列賓，此處有三萬二千四百呎的深淵，是全世界海洋最深的處所，在去日本之前，將加以詳細的考查。過了日本，「加萊齊亞」將駛向印尼，新幾內亞，所羅門羣島，澳大利亞，她沿着澳洲西岸航行再去訪問他斯馬尼亞及新西蘭。繞道甘伯貝爾島後，該船即駛入南海羣島，訪問菲賓島以及通加群島附近的深淵。作一番考察之後，又經塞摩亞，打赫鐵，匹脫根和意斯脫而到達南美洲的西海岸。訪問凡爾拍拉索，開來奧和哥葉奎爾諸港，然後經過巴拿馬運河，西印度羣島，亞述爾群島而歸還哥本哈根。

在探勘隊沒有回來以前，必定有駭人聽聞的消息自船上發出，毫無疑問的，將有若干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生物自深海中撈出。

在船上現代化的配備良好的實驗室中，科學家們及許多助手，將研究每一次用曳網或打撈機所撈起的事物。儲藏室內將充滿着數千種標本和得諸天日的各種魚類，牠們在未死之前均被攝成有色的照像及影片。

極少數送儀器下達如此深度海底的企圖，正如哥倫布和其同伴第一次由新大陸回來的報告一樣地不爲人們所注意，但是，這個海裡的新世界其面積要比陸地島嶼總共的面積還要大。

這真是一個現代裝備完善的深海探勘隊的用武之地，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歷史上第一次海洋最深部分的探險開始了，攜帶着能入海三萬呎以上深度的儀器去海洋的最深地區深探底細。

這個探勘由丹麥舉辦並不是偶然的，丹麥人有着海洋探險的傳統，第一次丹麥的探勘隊在「老加萊齊亞」號上在一八四五年環繞地球航行。此後續有多次的探查，帶回許多震動全球科學界的資料。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喬漢姆斯，須米特教授解決了鰻的問題，他發現北歐的鰻游泳至大西洋中部的沙加述海中，在此繁殖並死去，幼鰻立刻啓程經由相同的路徑回到他們父母所目出發的江湖裏去。

現在，在「老加萊齊亞」號揭起白帆百年之後，「新加萊齊亞」號在丹麥海軍的紅白色旗幟下也已經出發了她載着丹麥水手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以及報界，廣播界和電影界的代表，人員共百名，預計兩年後返回哥本哈根。

船上的神經中樞是一根三萬六千呎長的鋼索，繞成一卷，用兩個各重十噸的捲揚機來拉曳。此外，船上還有一根長兩萬四千呎和一根長一萬二千呎的鋼索，以及許多可以吊在繩端的機器如曳網，落網，各種大小的鉤子和打撈機。

他們同時準備研究若干關於地磁的問題。爲了要安放測量儀器需要製造一個圓球，該球須具備二項特性，就是能够反磁和抵抗海水最深處的可怖壓力——一項高達每平方吋一萬四千磅的壓力。

但是地球上沒有這種金屬，科學家們帶領着專家們在美國，英國和瑞典進行研究，但無結果。最後祇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去發明一種具備上述二種特性的合金，此事爲丹麥工程師保格，勞恩所完成。用了此種金屬——加萊齊亞青銅——製成一個直徑三十六吋，重約一噸壁厚四吋的圓球，鑄成兩半，合攏時絕不漏隙。置儀器於球中，沉入海面下三萬餘呎，將磁鐵的擺動記錄在照像機底片上。此項實驗是否能有結果，很有疑問，地球磁力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無人確實知道，接近地心的磁力量增加還是減少。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英國的勃來克達創立了一項定律，說地球磁力接近地心時要減少，爲了證明此定律，勃氏會身

入六千呎的深礦中去測量，因為地內含有金屬礦物之故，結果不可靠。在廣闊海洋的最深處，仍有獲得準確解答的希望，這對於理論物理學家是非常重要的，勃來克達定律恰與普通觀念相反，普通都以爲愈近地心則磁力愈強。

探勘隊的主要目標是動物學的研究，海的最深處有生命存在嗎？如有，是怎樣的生物？海上此處或那處常有發見怪物的報告，其秘密是否爲深海所遮蓋着？

凡此一切，我們僅能猜想，因無人能够攜着器械沉入海的最深處撈起海底的事物——即使很小的生命——到海面上來。

歷史上有兩次從並不很深的地方撈起了奇特的生命而轟動了科學界：第一次是在一九三〇年但那探險隊曾捉到了一條長七十三吋的幼鰻，普通一個幼鰻不過二三吋長，生長的鰻，也很少有超過三呎的，但是，這條幼鰻有尋常成長鰻兩倍那麼長，這條幼鰻亦可稱之爲海中的怪物嗎？

一九三八年，一個普通曳網在南非的海外，捕着了一條發光的藍色魚，有三呎長，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當科學家們詳細觀察之後，發覺並不神奇，原來他們曾在一千萬年以前留下來的化石中看到過這種魚，現在游入了近代的網罟中來了，無疑的，深海的波濤中尙藏着更多的秘

密，正在等待加萊齊亞探險隊去揭發它們。

探勘隊將對深海中各種生物及可能是生物的東西加以研究；將各種標本自深海中捕獲起來，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來探究各種有機物質來自深海中何種植物。同時將研究海水內各種生物的數量及分配，並對生命生存的條件作物理上及化學上的研究，如溫度，塩分等等，記錄海洋中的潮流，和用迴聲儀來描繪海底的側面圖形。

假設你去詢問科學家們，他們究竟要去找尋些什麼，他們自己也不能夠問答。這是一項開天闢地的工作，去到世界上的處女地方作一次前驅的旅行，黑暗在創世以來即已籠罩在該處了。探險隊的工作是努力設法將光明投入黑暗，幾乎每個問題都可能得到解答。

譯自 Popular Mechanics

一語驚人

麥克司的孩子約瑟娶來買一根氣鎗，麥克司不答應說，「當我是一家之長，你永遠得不到一枝氣鎗。」

他兒子憤憤地說「假使我能得到一枝氣鎗的話，你就不再是一家之長了。」



信仰是神奇的

鏡文

你有魄力可以改變你將來生活的方式嗎？

一組科學家在芝加哥正用飛蛾作着一種實驗。把一只種類比較稀罕的雌蛾關在一間房子裡，再在四哩以外的地方把一只同一種類的雄蛾放掉。在幾個鐘點以內，這只雄蛾會撲着双翅在這間關着雌蛾的房間外面，玻璃窗上飛舞着。寫這篇實驗報告的一個觀察者說，他相信着一個觀念，這只雌蛾一定用了什麼方法，把她關在什麼地方的訊息傳達給雄蛾，才能使牠排除萬難，不辭艱苦地飛到牠的情人這裡來。

提起此事，我們不妨再考慮一下後面幾件事實：在加里福尼亞，聖胡安·坎壁司屈萊諾(San Juan Capistrano)地方的燕子，每年十月廿三日飛走，第二年三月十九日回來，絲毫不差一點日子，標着附簽的鮭魚，在哥倫布河的幾個據點放去，在太平洋裡經過四年的流浪；終於又回到原來離開的地方；貓與狗，把牠們帶到離家幾哩遠的

地方，仍舊會摸索着回來；野鴨與野鵝都會飛回到原來聚居的地方；類乎這樣的例子，不知有多少多少，不勝一一枚舉；我們何嘗不又面臨着一些事實，證明輻射光波和心靈感應的力量，在魚類，在鳥類，在獸類，事實上，在我們周圍的每一樣東西，都有着這種相似的反應？有許多科學家聲稱，凡是有生命的東西，都有着一種彼此傳遞資訊的方法。

早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無線電聽衆一定聽到過幾個傷官士兵所述，關於他們「面部視覺」(Facial sight)的經驗，靠着這種視覺，他們可以經由第六知覺或者是一種「心靈上的雷達」(Mental Radar)而測知目的物。傑可勃，李文博士，一位波斯頓的心理學家，在康涅狄格州的愛馮區舊莊地方，創立一所學校，專門教導一些戰時傷官的士兵怎樣運用這種第六知覺。他說他並不知道這裡面的

機構如何，但是他知道這是能用的。

我在很早以前就知道，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都在運用着這種心靈感應 (Telepathy) 或是思想傳達 (Thought Transmission) 的各種方式，遠比許多人所懷疑的方式還得多。我相信許多偉大的領袖人物，傳教師，演說家，實業家，和一些所謂超級的推銷員，有一部份固然是盲無所知，但是有一部份却是完全清楚這種感應的用途，或多或少地在運用着這種力量。遠距離的治療或是感應人家，唯一可能的解釋便是經由這種現象的中間體的作用，而這種作用，到現在我們才開始獲得一點科學上的說明。

一位成功的書籍推銷員告訴我說，她在決定一個顧客有錢而且確實想買一本書，但是正在猶豫兩本書中究竟挑選那本書好的時候，她就會在心裡重覆的默念着，使她的思想傳達給這位顧客說，挑選一本標題最適合你胃口的書。她又補充着說，她所推銷出去的許多東西，都是假由這種思想指導的能力 (Thought Directive Power)。一位汽車公司經理告訴我說，當他發現一位有錢可以買車子的對象的時候，他就常常自言自語的說，「你買這輛車子，你買這輛車子」——果然那顧客就選中了這輛車子。

我知道很少有人會相信他們在買東西或是做事情這方面

很好。」

有些人有過一種經驗，當你進入一間暗室時，你會覺察到裡面有人，即使那人並沒對你說過一句話。當然，這種現象除了是個看不見的人，所散發出來的一種振動告訴你，表示他的存在以外，不可能另外還有什麼原因。這不是心靈感應的一種證據嗎？你以為對不對？而且這種現象還可以說明一下，如果這位第一個在房間裡的人，當第二個人進來時，正在想着一些身外之物，完全心不在焉，沒有覺察到有人進來，那末這第二個人亦就不知道裡面有人了。有過許多多人，剛剛才想念着他們的一個親戚或朋友，果然不出幾天就接到了那人的來信，或是就看到他了，所謂「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但是他們却並沒有注意過這種現象裡面所包含的意義。

這種經驗，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巧合；不過我們假使再適當的考慮一下思想的能力，難道我們就不會有一個比較確實的答覆了嗎？因此我不得不認為任何一個人，只要有一顆坦白謙虛的心情，願意親自去研究和體驗這種事實，他早晚會把這種現象歸納為 Psychokinesis (精神的力量超越一切) 的一種表示，而承認心靈感應的真實性，正如科學家所指出的，每個人的心裡都潛藏着這種力量，

面，會受着人家這種沉默的思想所影響他們的行動，可是事實却證明我們大家都屈服在這種令人不解的勢力之下，隨便他是心靈感應也好，或者你高興另外給他一個新名詞也好。事實所表現的，也證明這種看不見的力量是確實存在的，只要你自己略微作一下體驗，你就會相信這不但是令人驚奇，而且是萬試萬靈，效驗非常。

關於這種不可理解的力量例子的，其中最奇特的一個是我幾年前所聽到的一件事情。我以前曾協助經營的某一公司經理，對其業務部主任頗感不滿，可是因他服務多年，不便辭退他。「我到了智窮才盡，束手無策的時候，」他告訴我說，「我突然起了一個念頭，正想暗示他，請他調換一下職務，與其作個業務部主任，毋寧改作一個推銷員。在一天晚上，我把這念頭考慮了有好幾個鐘點，誰知，幾乎把我驚倒在坐椅上，第二天早晨第一件事情，便是他走到我的辦公室裡來，請求調遷工作，他說他想放棄主任的地位，他自己以為如果讓他到街上去充任一個推銷員，他可以比現在這樣多有不少錢的收入。我不知道是我事先應該存有這種類似魔術般的思想，但是我現在却十分心安理得，因為那人現在的確要比在業務部主任多賺一倍的錢，而且他亦比以前愉快得多了，同時我二人也相處得

不過他的發展程度各有不同罷了。

記好，信仰是一種力量，能夠幫助你建立事業，但是亦能夠毀滅你的一生，完全在於你自己怎樣的去運用牠，在心靈感應方面作過大規模實驗的哈佛心理學研究院的許梅勒博士 (Dr. G. R. Schneider)，曾經說過，如果仍舊有人認為心靈感應是一種神話，或是這種假說完全是虛假的話，那末這種人一定是絕無僅有的，我們還可以說明一下奇異的信仰主宰着我們的生活一切，如果你相信牠是靈驗的，牠就靈驗，反過來說，你相信牠毫無作用的，牠就毫無作用，所謂誠則靈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什麼人還會抗辯着說事情是不受思想所影響的？他能否認那些古時候所認為是不可思議的奇蹟的秘密，逐漸都屈服在近代人類面前的事實嗎？

在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所舉行的著名心靈感應實驗不是已經證明，所謂幸運也者，却實實在在是由於一顆決定的內心所發出來的強力思想振動所造成的後果嗎？而組成一顆決心的因數却是一種夢想，集中的意志，願望和信仰。考慮考慮這一點再把你自己的，和你所計劃的目標，聯想在一起，這種科學的基本秘密便完全在這裡面了。那些杜克實驗並且還證明了下面的事實：由於集中的

意志，懇切的希望，和鞏固的信仰，我們的確會發生一種振蕩的力量，使之發揮權能，終致造成合於期望的事實表現。

巫術，符籙，籤語，神咒等等，本身都並沒有什麼力量，但是一到那些虔心誠意，相信這些的人們手裡，便會毫無疑問的變成一種力量，這種力量亦即是我們所稱的心理動力(Psychokinetic Power)。這種由於信仰所造成的力量，可以看作是一種法寶，你想達到怎樣一種境界，牠就會幫助你達到怎樣一種境界。但是，有一點必須要證明的，如果你的信心不夠堅定，那末這種力量亦就能於頃刻之間化為烏有。而且一個人的信心是很容易搖動的。有幾千幾萬個人，曾經霄雲直上，已經攀登成功的極峰，可是一個小小的顛覆，就地一滾，便跌入萬丈深淵裡去了。另外又有許多人，為着覓求健康，多多少少地業已獲得神秘的治療，可是只有幾年功夫，甚至幾個月以後，便又舊病復發，纏綿床第不起。社會上有着衆多的容易削弱我們信心的因數，和潛服的魔爪——全部是帶有挑撥性和誘惑性的——往往都是候機以待，只要我們偶然疏忽一下，牠便乘機很快地溜入我們的胸襟。一旦讓牠侵入裡面，便毫不客氣地施展出看家本領，與以種種破壞，把我們建設力以

够鼓勵，號召起一批他們的擁護者，面臨着種種煩重艱難的反抗力，終於白手起家，創造出偉大的事業，強大的帝國，和新局面的世界。他們並沒有擁有這種思想力量的專利權益。你和每一個男人，女人，都天賦的有這種力量。只要你會利用牠，那末你就會變成一個你所崇拜着的英雄人物，因為根據因果律，你在你生活裡面帶來了一種活力，這種活力是你超越萬物的思想在你內心憑空所創造起來的。

積極的創造思想使你付諸行動，而終於成就偉舉。但是在這一過程裡，真正的力量却並非是行動，而是由於思想。始終記住：「無論是誰只要心裡有着一幅美麗的想像，他就一定能付諸實現。」如果你已有了一幅適當的心像，且能持之以恆，那末隨便你所求的是健康，財富，或是快樂，都會自然的接踵而至，因為終究因果律是顛撲不破的。

瞭解你自己，瞭解你的力量。只要相信在這誠的信仰裡面有着天賦的創造神力——那末自然而然神力便在裡面了，因為信仰可以不斷的產生力量，幫助你完成你所從事的一切事業。你的信仰如果你再有堅定的意志支撐，那末你便是一個偉大的英雄——是人類中萬人的領袖人物了。

前含辛茹苦好容易創造起來的一點規模，一旦摧毀為零。因此，你得站出來，立在最前線，隨時提高警覺，一直向着陽光的一面，那末這種暗影才無從擋住你的光明大道。

這對普通一般在這方面毫無所知的人，一旦要他們接受這種看不見，摸不着，完全內在的意念，的確是件困難的事情；但是毫無疑問的對大多數講唯物主義的人，就其本身而言，他們總應該明瞭，沒有一樣東西在他們身體以外是能夠存在的，除非他能覺察到牠，或者除非在其意識中有一個固定的形象。換句話說，他心裡先得創造一個事物的意象，才能反映出身外的真實世界。

尋求快樂的人多，而享受快樂的人却着實有限。所以快樂，完全是由於我們內心所決定的一種抽象名詞。我們所處的環境，和我們日常所過的生活，根本對我們的快樂與否沒有一點關係，除非我們自己允許把外界境物的心像(Mental Images)進入到我們的意識裡來。快樂本身完全全對地位，財富，和物質的佔有，沒有一點牽連。這只是我們心境的一種情況，我們自己天賦有一種力量可以控制牠——而怎麼樣的控制却完全在於我們思想的作用。

歷史上充滿着意志堅強，野心蓬勃的人們的故事，他們緊緊地把握着他們衷心的信仰，由這種信仰，他們才能

譯自 Pageant

去年全世界地震的總威力

李元慶

據美國哈佛大學地震測驗台李脫(J. E. A. 教授的估計：去年(一九五〇)一年中，全世界地震發生的總威力，竟相當於四百萬顆原子彈的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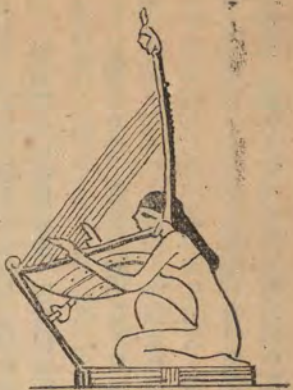
按去年是一九〇六年以後最猛烈的一個地震年。從正月起到十二月十六日止一共發生七百九十六次地震。

最猛烈的一次，發生在去年八月十五日，地點是在中印緬交界處的喜馬拉雅山，其猛烈的程度堪與一九〇六年南美洲哥倫比亞及智利地方所發生者相當。

李脫教授估計那次地震大概等於去年全世界所發生的地震總威力的四分之一——換句話說：這一次地震，就等於三百萬顆原子彈同時爆發的總威力！

這次地震的結果，死於非命的約五千人。據李氏說：「大地震並不一定有很多死傷，有時在人口稠密的都市中，一次普通的地震，如果引起大火，那麼死傷的程度，往往遠超於冷僻地區的猛烈地震之上。」例如一九〇五年舊金山所發生的地震，並不怎樣激烈可是因為引起大火，以致死傷之多竟無法估計。」所以在地震多的地方，應當特別注意防火才行。

其次三個大地震，都發生在去年十二月的上半月內。其中有一個是發生在太平洋新錫蘭北部的東加(Enderby)群島上，其威力約相當於喜馬拉雅山的五分之一。另外兩個，則發生在太平洋的赫布利里底(Hebrides)群島上，(十二月二日及阿根廷的北部。(十二月九日)



發掘特洛伊城的 業餘考古學家

朝 譯

那時我們倆正在火車上，突然，他放下手中的文件，問我：「你在看什麼？」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utho)
「給我唸一節吧。」

我開始朗誦某一節，不料他竟從這一節的末了接了下去，又頁地朗誦給我聽。原來當他十九歲學英語的時候，把這本書統統背熟了，至今雖已過了六十歲的人，依然能喚起少年時的記憶，宛如對着書本朗誦一般。

亨利希，脩里曼精通十八國語文，而且每一種國語均有兩本書能够背誦。他不但對於我——他的女兒，並且對於全世界的人們也是一位難忘的人物。他是當時第一流語言學家，同時發見古代特洛伊城遺址（荷馬詩「伊利阿特」所載）並發掘阿加農之墓的自脩成功的天才考古學家。（阿加農係參加特洛伊城包圍戰的古代希臘王，凱旋歸國後為王妃所殺）

在過去的考古家中，有那一個像他一樣從八歲的時候就決定將來所要發見的目標，並且保持四十四年之久直到實現了他的願望的人物？幾乎可以說是命運所安排的，當一八三〇年在安卡斯哈根（德境）的牧師家裡，他的父親告訴這個好幻想的可憐的少年，當時在龐貝進行的發掘情況，並把荷馬描寫特洛伊戰爭的偉大著作唸給他聽。（龐貝係意大利古城，於公元七十九年為火山噴發而埋沒）

「特洛伊也許像龐貝一樣可以從地下發掘出來的吧。」那可憐的少年喊道。

他父親搖搖頭。「即使實際上有過特洛伊這個城，也早已在幾千年前焚毀了。」

可是其後不久，少年在歷史書上看到為火所包圍的特洛伊城的圖畫。他覺得那些偉大的石門，周圍雄厚的城牆必不致於完全燒毀的。他父親雖然告訴他那是畫家們的幻想圖，可是那少年還是不肯拋棄他的美夢。「特洛伊一定還存在的——在某一個地方。」他這樣說，表示他的信心。

從這時起，他心中從未放棄發掘特洛伊城的願望。

十二歲的時候他就得輟學去當食品店的夥計。此後四年之間每晨自五點工作到晚上十一點，除了膳宿之外沒有得到任何酬報。到第五年有新金的時候，有一次想搬動過重的大桶而傷及胸部，喪失了提起東西的能力，以至失業了。於是到他漢堡去，充當一艘開往委內瑞拉的船上的侍役。

這個冒險失敗了。那小船剛駛到大洋裡，就遭遇暴風雨被衝擊得粉碎。他抓住浮桶，在冰冷的水中飄流好幾小時，終於於半生半死地被海水帶到荷蘭的海濱上。那兒的德國領事給了他到阿姆斯特丹去的旅費，於是他又拖着遍體鱗傷的軀體，彷徨於不通言語的異鄉，尋求職業。

拾穗

後來他找到了跑腿的差使，待遇菲薄，而且一天難得有機會坐下來休息。可是他即使在等着橫過馬路的時候，也決不會忘了從衣袋裡拿出書本學習外國語。這樣他在最初的一年中學會了荷蘭語，英語，與法文，接着又是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每一種語文都是只需六個星期就學會的。

做一個小差役是沒有出頭機會的，可是當他腦子裡裝滿了七國語文，去訪問大輸出商B.H.許羅大公司的時候，他的運氣乍然展開了新的局面。他從簿記員，通信員做起，逐漸昇格，二年後已經是幹部了。在這期間他又學會了俄文。又二年後，以許羅大公司的代表資格被派駐在彼得堡。並在二十七歲的時候，在那地開始獨立經營輸入商，業務頓時興隆起來。

語言方面的才能，使他成為一個完全的世界人。他週遊世界，無論到什麼地方，總像是在自己國家一樣。他以商人為榮，正誠與公明是他的基本信條。不過由於意志的堅強，和精明強幹，使得他稍有對人取高壓而獨裁態度的地方。同時因為他自己是敏捷果敢的，所以不能寬恕那些慢條斯理的人。有一次，他寫信給以前同他在阿姆斯特丹一起工作的人。

「首先爲令愛訂婚事，向您和尊夫人致衷心之賀。

可是，前此答應馬上發送的砂糖五十噸到底怎麼樣了？」

儘管他有如此熱中於某一件事的性格，他仍不肯把他身心僅僅貫注於商業一事。即使是在生意興隆的當兒，他的心常在惋惜少年時代所虛度的歲月，而埋頭於補救那些虛度的生活與學業。他學會了說古代與現代希臘語，並學會書寫。之後他又學阿拉伯文，背誦可蘭經（回教的經典）。爲了證實所學的阿拉伯文是完全的，他穿上土耳其的服裝，腕上帶着回教徒在祈禱時所用作跪拜的氈子，去到麥加（回教中心之都），口裡唸誦着可蘭經走進最神聖的卡拔。他慎重而又慎重地，在來到麥加之前受了割陰莖包皮禮。因爲如果萬一被捕而暴露他是異教徒，難免要受死刑的。

四十二歲的時候，他停止行業，開始從事於發掘特洛伊城的工作。專家們都反對他的意見，有幾個人甚至說特洛伊城並沒有存在過。又有些人對於城址有和他不同的見解。所有的人說他不過是個業餘考古學家——實際上確是如此——見他拿了一本「伊利阿特」，把它當作測量師的藍圖似的在那裡勘測距離而嘲笑他。他所勘定的地方是一座小丘，比一般認爲是特洛伊舊址的地點更接近達達尼爾

氣走了。可是這時他的心已經爲她的幽雅清麗的風度所吸引住，而且他們已彼此能理解。不久，他發見她的愛情之深切正如她的楚楚動人。

媽會跟我說起當時的種種爲難情形。度蜜月時，媽被父親不斷地拉着去參觀意，法等國的博物館。她又得學習各種外國語，而父親教導她的辦法可又是毫無假借的。譬如說，當母親學會法文以前，彼此不准使用法文以外任何一種語文，而當她好不容易能領會他的意思時，又轉而教授英語了。

同這種爆發性的，專心致意而不知倦意的天才人物生活一起，在尚未習慣以前，對一個年紀青青的女子是一種嚴厲的考驗。

就是我，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當我童年，父親經常在冬天早晨五點鐘叫醒我，一同騎馬到八哩外的法雷隆去，叫我在海裡游泳。不過他自己是每天如此作的。他又爲我們蓋了宮殿似的家，可是家中却沒有一件傢具是舒齊適用的。他用簿記員用的那種高台，站着讀書和工作。母親會送他一把靠背椅，可是他卻把它用作庭椅。

他對健康的關心是瘋狂的，當我的弟弟受洗禮的時候，不顧教堂裡肅然地聚集着許多來賓，竟突然拿出寒暑表

海峽。他的理由根據「伊利阿特」所載希臘人會每天乘船進出二三次，而且奧德賽（攻城軍的名將）在赴戰場途中，曾聽到信鴿的啼聲。

這時候他最需要的是與他抱同一信念，願意爲證實此信念之準確而與他共同工作的女性。這個女性必須是一個會說他所喜愛的希臘語，能理解「伊利阿特」的希臘姑娘。于是他寫信給他的友人皮魯達涅薩斯的大主教。

「請爲我找個伴侶，……不管她是如何貧窮，只要受過高等教育，同時必須對荷馬有熱烈的愛好。她的頭髮須是黑的，最好是美麗的希臘型的女子。可是最主要的是有一顆善良而充滿了愛的心。」

馬上寄來了幾張照片——不用說，都是大主教的窮親戚。我的父親選中了一位他認爲「最可愛」的十七歲的蘇菲亞。偶然地她也是其中最美麗的。

爲了要與蘇菲亞舉行婚禮，他動身到雅典去。可是，第一她得先用古代希臘語背誦荷馬的一大段詩句。這樣當她證明了她有着與美貌相稱的頭腦時，就來了一個新的問題。

「你爲什麼要同我結婚？」

「因爲我的父親說你是富有的。」她率直地說。把他

量聖水溫度。惹起了衆人和僧侶的憤慨，結果總算由母親和言相勸，重行淨水儀式了事。

雖然他是如此任性，可也是仁慈的，他能寬恕他人的錯誤。而且具有他獨特的謙遜之處。他最不喜歡裝模作樣。他的功績與財富雖然足以使他列入世界大人物之一，可是他從未有過傲慢的心。

父親愛護花草與動物達到一種神聖的程度。我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我摘下園中一枝薔薇花苞時的情形，當時他把我帶到園中指點着各種各樣的薔薇花，告訴我「你摘下的花蕾過一兩天就要枯萎了，可是如果讓它生在枝上，你就可以看它慢慢地長得蠻好看的呢。」即使是七十年後的今日，我也常躊躇于採摘花朵。

當父親爲取得發掘特洛伊的許可，到伊斯丹堡跟土耳其政府交涉時，我還是一個小娃娃。他雇了翻譯開始交涉，可是兩個月後，他索興自己用土耳其語把這事了結了。

那時還是考古學的搖籃時代，發掘的技術也剛開始發展。父親雇了一百名苦工，叫他們在他所選定的小丘上開掘三十公尺的滾溝。

我想父母一定沒有想到爲這工作竟要在這小丘上耽擱三年之久。自從石器時期以來，這小丘上曾建立過九次不

同的城市。他們出城下第二層發現了那些燒燬的門壁。父親斷定了這地方就是荷馬所描寫的特洛伊城。他又發現了宮殿，可是却比他所預期的爲小，而且那兒並沒有找到寶藏。于是他只得原諒他所敬愛的荷馬的幻想性的誇張。他至少是證實了荷馬的故事爲真實而自慰。雖然，當他一八七四年暮春宣佈六月十五日結束這項工作時候，總免不了——一脈悲哀之感。

六月十四日清晨，他和媽站在深廣的洞穴底下，焦黑如炭的城牆旁。傭工們照例於早晨五時開始工作，是最後一天了。這時候太陽自地平線升起，照在地上，突然有一樣金屬性的東西在古老的灰土中閃了一下。父親急忙回顧站在身旁的媽，興奮地說：「快過去喊『排杜斯』。」『排杜斯』是休息的意思。

「怎麼？現在還不過七點呢？」她吃驚地問。

「沒關係，你去告訴那些傭工，今天是我的生日，休息一天。你回來的時候再把你那件晚間用的大紅肩巾帶來。」

她不再說什麼。媽一逕都是默默地順從他的吩咐的。當媽獨自回來時，看見他匍伏在亂土上，用小刀挖着，也不管很可能巨大的石塊連同城牆潰落的危險。媽領悟了

是父親開掘特洛伊的時候，比「伊利阿特」中所寫地層更深。原來荷馬的特洛伊是在自底下第六層的地方。而這市街也正如荷馬所寫的一樣寬闊。所以他所發掘的寶藏無疑的是遠在海倫時代之前數百年之某王室所有。（海倫係美內勒斯王之妃，爲派利斯王却奪至特洛伊城，特洛伊戰役即因王妃而起者）

父親聽了這種說法，很是惱怒。可是他愛真理甚于自己的榮譽。從此以後他就聘請專家指導發掘的工作。關於那些被埋沒的市街中，荷馬所指者究竟是那處這問題的錯誤判斷的證實，實可說是由於父親和專家共同努力之結果。父親雖然在公開確證之前去世，可是當時他已默認這一結論了。不過這些都是無關宏旨的。亨利希，脩里曼終於實現了他的夢——他發現並發掘了荷馬所寫的特洛伊城牆。並且他給予考古學界很大的刺激。在這領域中恐無人比他更榮耀的了。

（譯自讀者文摘）

變本加厲

二個女人擠在一群觀衆中仰頭觀看飛機在空中放煙寫字，其中的一位對她的同伴說，「我真想不出這位飛行員爲什麼有這樣的興趣在空中寫字？」

站在她們身後的一位紳士搶先回答道：「太太們，這是因爲他在家裡被他的太太禁止抽煙的緣故。」

他這動作，就把大肩巾張開來。他就一個又一個地掘出來放在肩巾上。這些東西正是那驚動世界的傳說中的寶藏。其中有二座大金王冠，二十四條金項鍊。又有些耳環，鈕子，偶像，金瓶，連茶盤共重六百〇一公分的茶杯，四千〇六十六塊小碑和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枚戒指。一個少年的夢想竟會如此富有奇蹟性地實現，可說是空前的事。

當兩人回到他們的小屋裡，他靜靜地拿出肩巾中的寶物，把最名貴的給掛在媽的頭上，頸上，手腕上。父親老是保持一種奇異的想法，以爲這次的成功是由媽招來的。他絕不能把兩人之間的愛情和這輝煌成果個別地去思量。

繼此特洛伊的收穫之後，父親又到南部希臘的邁西尼去，據荷馬的故事，那地方有希臘軍統帥阿加免農的遺蹟。這一次，父親依然根據古代的著作家和他自己的本能，決定了阿加免農和他一起殉身者的墓址。學者們還是嘲笑他。而實際上父親也沒有發見到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所以他決心作罷了。可是就在這最後數日努力中，他居然發掘到了骸骨和王室的黃金裝飾品，還有六個墳墓，其實藏比在特洛伊發掘的要重五十倍。

關於這些墳墓究竟是否爲阿加免農與他的從屬者之墓，意見頗爲紛歧。不過這一點却獲得了確定性的勘定，就



無動於中

漫画



怎樣補救姿色的缺憾

伴 琴譯

一個空懷想望然而苦悶的少女，最近寫信給一位選美專家，訴說自己獨處的悲哀。「我在這世界上能得到什麼機會呢？」她的信寫道。「我既不過胖，也不過瘦，不高也不矮，我只是一個普通不美的女子而已。」

「我的頭髮毫無生氣，我的藍眼睛最沒有光彩，我沒有動人的外表。像這樣一個最平常的女子，除了在寫字間裡消磨歲月。電影院裡虛度春宵，碰巧嫁一個平庸的丈夫以外，是不是還有別的希望呢？」

這位少女傾訴了千萬個平常女子心裏的話。過去每天從不曾由電影電視和雜誌供給這麼多美人，也沒有使呆頭呆腦，樸素而容易着迷的姑娘們，這樣痴心妄想的要變成社會漩渦裡的一部分。

很少人能够了解這些平常女子所感受到的奇怪而說不出來的孤獨之感。每個女子總希望自己是一個追求的對象和被人追求，何況妖艷媚惑大受歡迎的時候，質樸女子們蹉跎易老的問題，自然更比過去要嚴重了。

間的事。既然大多數都沒有什麼藉藉之名，那麼勝利和采禮終歸屬于最肯用心的少女。

多少年來太多的少女曾經認為男人都是只喜容貌不顧實質的，但現在再也不是這樣了。不但一個成功成名的實業巨子不再卑棄學德兼備的妻子所給予的助力，即連一個沒有踏出學校大門的學生，也早就知道了一個具有智慧的少女比一個頭腦空洞的美人更有用處。

肇嘉州立大學最近舉行的一次測驗裡，男子和女子都把品德一項選列為終身伴侶的第一條件。學識第二，志趣相投列為第三，第四是個性。男子把體諒公平和合作列為第五，第六，他們希望妻子健康；而第七項，最後才想到美麗。

差不多任何一個少女，甚至連過於「不美就是罪惡」這句爛調的人，都可不費多大力氣而具有上述種種美德。簡言之，早先認為口紅捲髮性感的衣服和誘人的香料是戀愛和婚姻主要動力的見解，現在已被拋棄了。

中西部某個小城裡一位戲院經理，雇用了一位女出納員。她的職務就是在售票窗口上和顧客們一一見面。這位女郎口齒伶俐，衣飾整潔，身段苗條。但臉上却有一條又長又黑的火傷疤痕。

但是，一九五一年的平庸女子，要再顧影自憐，不是懶惰，痴心妄想，便是完全和她們所處的時代脫節。差不多任何一個少女，縱無美麗的容貌，倘有耐心和欲望而能堅貞自矢，必有楚楚動人之處。比這個還要緊要的，平庸的姿貌，甚至醜如無塩，在當今之世對於一個少女也並不重要了。

這不是說一個債台高築的農家女兒，能够依靠着五十元一次的美容院。大多數女子都很清楚，在好萊塢只要花上幾千塊錢，威斯摩兄弟公司或安德里安時裝店，便能使一個平庸的女子變成天仙。但這類知識對於每星期只賺卅五到五十塊錢的女子似乎並沒有多大安慰。但姿貌平庸的少女們自己可以想些好方法，不信，每天不妨試試看。

姿貌平庸的少女感到安慰的第一件，便是真正美麗的少女人極少。那些麗泰海華絲海蒂拉瑪拉娜透納等實在太少了。大多數的少女們並不是真正不美，不過她們不是好萊塢捧出來的妖艷皇后而已。因此競爭是平庸者和平庸者之

經理太太一見就大叫道：「傑姆，什麼人不好找，為什麼偏找這樣一個女的照應門面呢？」

這位熟悉人情的經理簡單的答道：「等着瞧她那一手吧。」

三個月不到，全戲院的人爭着約她吃飯。那些招待員，本來看見她就垂背過臉去的，也輪流約她了。經理最近說過：「你們也不考慮她的傷痕了，假如有人提起它，我還不免覺得驚訝呢。她是我所認識的最伶俐，最雅緻的一位女子。」

不久以前我和一位最有雀屏中選希望的朋友經過她的售票窗口，他揚起手來愉快的叫道：「金妮，晚上見！」然後又向我說：「那個女的真漂亮。她有一種品格，是我從來沒有在別人身上看到過的。」

就美國婚姻情勢上來看，有些姿貌平庸的女子反而得到最使人羨慕的歸宿。現在羅斯福夫人之能被人稱為美麗固不必妄費猜測，即使她年輕的時候也並不美麗。她在自傳裡已經承認了。她把容貌上的缺憾，設法從其他地方加以補救。她贏得了她那時候一個最漂亮最有希望的青年，由這件事就足以證明她是如何發展了她別的特性。

另外一個很貼切的例子就是海倫赫絲，她要算第一個

承認自己不美麗的人，可是因為她富有魔力，結果赫絲小姐就一躍而為百老匯的尤物，但這種地方美麗一向是無價的資本。不特此也，她更獲得了溫雅有禮的名記者兼劇作家查理麥克阿瑟，自結婚以後，兩人已經愉快的度過廿二年年頭了。

一時記起來的還有瑪格達拉比斯古，和羅馬尼亞的前王結為夫婦；辛浦森夫人，愛德華為了她棄王位如草芥。回溯歷史上，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約瑟芬，拿破崙眷戀着她直至于死。這一切都證明姿容從來不是愛情和婚姻的主要條件。

另一方面，請看今日幾位著名的美人吧。她們雖也結過婚，但多是不歡而散。常是根本就沒有完成這樁婚姻大事。任何一個豪華的夜總會裡，不難看見那些漂亮女人，裝點在華爾街大老板以及百萬光棍的手臂上，但當這些人要結婚的時候，所選中的對象，往往不是高樹艷幟的女人。甚至海蒂拉瑪，這位前無古人的美女之一，也遭到了一次不幸的婚事。最懂得人類情緒的桃樂珊狄克斯說：「老實講，男人喜歡你既美麗又活潑，而不願掛在牆上當作美人圖看。」

這樣說起來，倘若姿色不算第一要務，那麼姿色平

現在，連傷疤都不覺得難看了。何況市上還有的是化妝品，足可掩飾一切痕跡，而且毫無損害，其應用之簡便，不啻化妝方法。

如果有的女子覺得自己本非佳麗，却因和眼鏡有不解之緣，而覺得懊恨的話，也大可從此放心。自從桃樂茜派克發表了她那著名頌揚以後，已展開了另一片新天地。她說：「男人輕易不肯放過戴眼鏡的女孩子。」匠心獨運的工業家不但設計出各式各樣美麗的眼鏡，來裝璜不健康的眼睛，更制定了一種有效的推銷方法，幾乎使每個人時時都戴眼鏡——海灘上，讀書時，化裝外出，或者純粹為了增進女子面部輪廓的美觀。

出不起錢在紐約第五街購置華貴的長袍，或者她家鄉成衣店式樣的女孩子，關於衣飾這個重要問題，也可以自行解決。無麗質的小姐們，衣飾無妨力求樸素——雅潔而便宜的布料，冬季，只要一套好衣服，配幾套廉價的外衣。一件樸素的白外衣，抵得好幾件衣服，一條好裙子，一條寬或窄的束腰帶。一個女孩子這樣打扮起來，任何地方都可以去。

沒有很多錢的女郎，在一毛和五分錢的商店裡，差不多能把全部衣飾買齊。在這種店裡，一件很好的外衣，只

庸的女子憑藉什麼使生活美滿，憑藉什麼才能找到男人呢？多得很！她不妨從第一條規律做起——去掉顧影自憐，打起精神，檢視一下自己的資產。言情天地中，是不容許失敗主義的。它付還的報酬極高，很值得下一番工夫。

基本原理是整齊清潔，和一副健康的身體。一把好牙刷，一把好髮刷，一把好修指甲刀，就是基本工具，任何一個女子都能向一角商店買得來。適度的睡眠和休息能令人明眸善睞，肌膚爽潤。髮色黯淡的總不大好，縱有一個好家庭的將養，和每晚刷它百十次，都難以補救。

已經從基本原則做起了頭的女孩子，便能於此時開始學習怎樣把她的臉型作適當化妝的藝術，以及研究估價甚高的整潔問題——適當的服飾。這種化妝問題不難解決。各報都闢有專欄，登載化妝專家們的貢獻，健身操，以及其他增加美貌的方法。

中之姿的女郎，倘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那麼不妨寫一封信，隨便寄給那一位專家，只要說明她的頭髮眼睛和面孔的顏色，回信就會告訴她口紅的深淺，香粉的厚薄和胭脂的濃淡了。同時也會教給她晚會中怎樣去修飾眼圍。因此，再無需去夢想高等美容院的技术。各小型百貨商店足可供應頂好的化妝用具。

賣一元九毛八，一條樸素的裙子，兩塊錢都不到，一條假珠串的價錢也不相上下。由此看來，衣飾也無須當它是一個大問題了。不怎麼美的女孩子，應該守着最簡樸的式樣，少用或竟不用首飾。首先表現的，應該是她的真面目，而不是嫣紅姹紫的孔雀尾巴。

那麼，姿色平庸的小姐們最基本的物質問題已經解決了，再從她的性格，思想，以及她處理生活，應付人群，和處世的態度講起。說不定，她着手找尋藉以生活的內在資料，當地的圖書館報紙和幾種好雜誌，涉及的生活範圍較廣，能給她一個良好的起點。

更有一點，隨便那個少女都會笑。我認識一位其醜無比的少女：她眼小，鼻狹，下巴上翹。可是我看見過她走進一間房子，笑了一笑。這一笑簡直可以點起一株聖誕樹，而且終夜一直在笑。她散放出生活的直純享受——喜愛大家，而大家也被吸進她的圈子。有一個人說：「她從自己的醜陋中翻出美麗的事物，無論在那一個房間裡，她都勝過其他所有的婦女。」

成功的社交活動中，懂得幽默也非常重要。並不是說這位小姐一定要說些卑猥的笑話，知道最近的內幕新聞，或是對別人所說的每一問題，都有一段夾梯滑稽的辯駁。

她無須乎使自己成為幽默的來源，只要別人這樣的時候，她能表示欣賞就够了。諧謔橫生，喜歡遊戲，愛笑的小姐，縱然姿容稍遜，也足可使一位冷若冰霜的美人兒，黯然失色。

有不少地方，創造力能補救姿色的短絀。不過，說到創造力，不大美的姑娘們應當再加上點生活裡面最優美的小事情——探望病了的朋友，愛撫鄰近的小孩子，積極參加社會上增進公益和道德的事務。隨便那個女孩子，差不多每星期都能勻出一個晚上，替本地作一件公益事。或者花幾點鐘協助看護工作，或者協助募捐，或者訪問傷殘病院。這樣的一位少女，將使自己的生活無限充實，就像她發現社會對她的讚譽日漸升高一樣。

另有一件重要事情——對於容貌平常的小姐也非同等閑——是積極參加運動。在滿腦子運動的時代裡，一種健康的戶外興趣是生活的一種自然形象。這並不是希望一位小姐必須舞動網球拍，精通高爾夫，善騎駿馬，或是成為某項運動的選手。不過無論在什麼地方，隨便那一個女孩子都可以參加一項運動。操練可以變為遊戲，進而至于一種曠達的人生，活動的身體上出現奇妙的變化。

現在「姿色平庸的小姐」值得知道，一個人是多方面

的。當她沿着光榮的大道向成功邁進的時候——永不要灰心，永不要因競爭和厭煩而撒手——她會發現美滿的結果近在目前。那時她已得到了作事業的資產，甚至達到了更大的目標——即是快樂的妻子和母親。那時她絕不會再為姿容的最後悲劇而惋惜——因為姿容是不能經久的。

等她到了四十歲的中年，便不願再聽：「她還沒有老吧？」這種話了。因為少女們利用簡樸而不費錢的方法補助了姿容以後，就忙于作慈祥的母親或者成功的職業婦女，無暇顧慮歲月的飛逝了。實際上，她的美來自內心——縱使時間也不能加以困困的。

譯自 皇冠雜誌

永不死心

一位老年人已病人膏肓奄奄一息，根據他的病象看來，已經不必再向他隱瞞他自己的危險症狀了。

「你已經病得非常嚴重了，」醫生向病人開誠佈公地說：「我想你應該知道這個事實。現在，請你告訴我，你還希望看到什麼人嗎？」

病人衰弱地點點頭，用着低微嘶啞的聲音回答道：「我希望再能看到一位高明的醫生。」

管油輸大

譯海

建造油管的工程師們曾經在美國土地下面鋪設了卅萬哩鋼管接成的大動脈，現在的興建高潮只有前一個世紀修建鐵路與興旺時化可以媲美。

一清早人們擠在各式各樣滿是塵土的卡車上，趕到鋪管子的工地去。在單調的德克撒斯州大路上開不了幾哩路，車隊就又支到支路或者便道上，穿越松樹林到達工地，正建造着從德克撒斯海灣輸送天然氣到芝加哥，跨越鄉野的大輸氣管。

到了工地人們馬上有組織的活動起來。最前面的一班人，帶着機器鋸根機和推土機，連鋸樹帶平土粗糙地整理出一段長約七十五呎的路面來。他們後面另一班人從巨大的拖車上，沿路放下一根根長約四十呎重兩噸的大管子。再後面龐大的掘溝機在爬動，一聯串像蛤蜊殼的輪轆，連續轉動掘出一條六呎寬的溝來。跟着使用彎管機的工人

就隨着地形起伏，把管子彎好。配管班的人把一段段的管子對好成一條連續不斷的長管。電焊班要把每一個接頭焊好。在這後面帶着X光檢驗器的卡車檢查每個焊口。一幫臭油匠帶着煙氣油污的塗裝總管機——用一種熱的瀝青塗料和特種纖維織的帶子嚴密纏繞包裹起來，以免地下腐蝕。現在殿後的人來了，落管班把完成的長段管子吊起放到溝里，清理班填土清除地面完成最後一步。

這樣一種體力與機器的完密配合，一天可以鋪好一哩長〇、直徑的大管子。工程進行的時候，每天六點鐘開始，日落收工，一星期工作七天，乘着晴天趕工，一下雨好好的路也成了泥塘。這樣三百多人一千多噸機器組成的一個工程隊，他們行話叫做一個「散列」，自給自足和機械化兵團差不多，以驚人的速度推進原野。

鋪設油管實在是一個開創的工作——可以說是這個世紀幾種最艱巨冒險而又生意興隆的建造工程之一。牠和國防關係密不可分。現在有卅萬里長的管子，蜿蜒穿過美國土地下面，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一九四〇年以後鋪的。油管承造業去年打破紀錄鋪建了兩萬哩。其中大多數是大尺寸



一直徑十六吋以上——百分之七十是輸送天然氣的。

剛剛完成的兩大工程，一個是長一千八百四十哩橫越大陸自里奧格蘭多(德克撒斯州)到紐約城，世界最長的天然氣輸送管；另一個是長一千零六十八哩，自波斯灣到地中海穿越阿拉伯，世界最長的大輸油管。現在美國十分之八的原油是用輸油管送到煉油廠去的。

目前大尺寸管線有更形加大趨勢，因為效用是隨着管子直徑作幾何級數增加的。橫越大陸輸氣公司的天然氣輸送管，就是從原來計畫的廿六吋一下跳到卅吋的，同時該公司計畫到一九五六年另一條平行的卅六吋管也可完成。

當一九四二年油管建造家們在阿肯色斯州小石城集合分配建造那有名的「大尺寸」時候，(這是現在所有大尺寸的開端——廿四吋戰時緊急輸油管)大約只有廿五家承包商有夠重的機械設備，足以承辦這件工程。到今天各式各樣的油管承造商大約有一百四十家，其中約有五十家的工程隊——散列，可以擔任中等以上到大尺寸油管敷設工程。

油管承造商敷設油管費用差別很大，從小尺寸油管每尺六角錢到八元多錢一呎的大尺寸。一個大工程隊——散列的開消可以高到每月四十萬元，其中半數是用在發付工資。顯然的如果一個油管建造者的工程進展受了阻礙，他的

要飛芝加哥去接洽另一件生意。康諾蓋從五點鐘起就拿起放下的長途電話不離手，和散在全美國各處的十五個工程大隊通話，同時又預備同一批人乘另一架公司飛機飛加拿大的愛德明吞城，參加加拿大第一條大尺寸長一千一百一十五哩的越省油管接竣工典禮。威廉兄弟公司一年的長途電話費用要超過十萬美元，公司的幾個主腦人一年裡跑上廿萬哩路簡直不當回事。

一個油管建造商投標報價時，總先找一張油管經過的長條地圖，可是因為沿途地權的購買和測量尚在進行，路線多半還未能完全確定，總是依着大概路線空中先飛一過，再順着附近的公路就近考察一下。隨後坐下來分析影響建造費用因素——牠們出入往往驚人。第一件是天氣，參考以往廿年氣象記錄，五年來平均雨量，氣象局遠期天氣預報，根據這些資料來權衡工程期間可能遭遇到的天氣。第二件是地形，看看經過的路線究竟是平原，山嶺，沼澤，岩石或是人煙稠密地區，所有這些對於建造費用的影響全很大。綜合上述兩種因素再加上以往經驗就可以預計出將來工程進展速度，總合各項可以得到每呎油管建工價，再加上一大筆預計中的損害，這就是投標的價格。

一長條隱埋在土裏的石脊或者一場大雨把曳引機陷入

利潤會很快的減低或竟賠本。風險大到沒有那一家敢單獨承包整個一件工程，同時也沒有那家承造商的規模擴展到可以單獨承辦一件工程，因為這是需要同時派出許多「散列」迅速完成的。

一個內行會說過：「就我所知還沒有那行的風險和厚利能大過鋪油管。」這一行業裡多數老手全都磨練得很精明，不少新混進的也很不錯。問起來他們絕不承認能賺很多錢，可是他們對於華貴的「卡德來克」轎車和私人專用DCC飛機的嗜好是很出名的。

從吐魯撒城(在歐克拉荷馬州)威廉兄弟公司辦公室裡，可以充分體味到油管建造業這行的特殊作風，人們來去匆匆，一批人剛回來，另一批人又準備要出發，話談不了好久就非利用牆上掛的大幅地圖不可。這個公司卅年來一直在沉重穩健的威廉米勒和威廉大衛弟兄二人主持下進行業務，史坦福。西錫爾主持財務調動，康諾蓋做工程隊總監督。

去年秋天一個早晨，威廉大衛剛從沙地阿拉伯趕回，跟着忙亂的把一堆文件塞到皮包裡，就坐了公司的飛機去阿特蘭塔城(喬治亞州)參加貝爾唐魯(德克撒斯州)到沙路特(北加洛林納州)通過墾殖區域油管的投標。威廉米勒正

泥濘難行，掘好的地溝土方陷落都可以超出原來估價兩三倍。幾年以前三家包商聯合起來冒險承造一條長僅二百哩通過整漢隘口的管子，因為趕上一場大雪災，聯合損失四十五萬元之多。

在這種行業裏，每天工程進展四千呎或五千呎的差別就可以決定賠賺。一切全靠着手地監督，各班領工，曳引機駕駛人以及一切管線上的人的推進。一個油管建造商的成功與否，大部份關鍵在他手下的這批管子上的工人。好多建造商就因為這方面班底不足，不敢放手展開業務。

管子上的這批人多數是從德克撒斯州、歐克拉荷馬州和阿肯色斯州等處來的。牠們是一羣獨立機變和像候鳥一樣遷移的人。一年里有八個到十個月是隨着工程隊移動的。整個家庭住在拖車上，小孩子一季里換三四個學校，趕不上學期的時候他們就自己請一位教師。工作人員流動性極大，謠傳另外一個工程給的工錢高的時候，像電鍍匠們就會成幫的收起東西趕過去。

在冬天的兩三個月裡，建造商們停下來整補磨損了的器械配備時，這批管子上的人就移動到南方去釣魚遊玩休息，這對於他們常常是必需的。

有一個建造商曾經說過：「有時你也許奇怪為什麼他

們會跑到那種遊樂的地方去，可是你再想想他們常常遇到的那種艱苦驚險的工作環境，在泥濘沒腰的深坑裡工作；兩輛曳引機，前一後連在一起和爬山隊一樣上坡時忽然滑下來，所以有了機會當然要好々玩一下。」主要的還是他們的經濟條件充裕，一個工程隊領隊一年連分紅可以掙到三四萬元，一個好領工一年也在萬元左右其餘的人一個星期多半能拿到一百五十元到三百元。

拿造油管的這行人生活來和走江湖的遊藝團來比，雖然過的是另外一種奇異的生活，可是無論怎樣人們那種爭強好勝，互不相下的勁兒是相差不多的。

我們也許懷疑像以往的那種建造大油管的盛況，究竟可以繼續多久？一般估計現有長距離輸氣管，僅能供給可能的市場需要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現在擴展的方式是利用各種方法增加已有管線的容量，像添加壓縮機站等方法，最後是鋪設新平行管線。單單今年一年，計劃建造中各種新管子總和就有四萬多哩。

多時以來大輸送管的興修，就和美國以往建設開發時代的工程進展一樣，那種氣魄和活力許多人認為早成過去的了。

譯自讀者文摘

生意興隆

在捷克兩位朋友久別相逢，互訴別後遭際。其中的一位名叫簡的拍拍對方的肩膀道：「老馬，你現在一定很得意囉？」老馬回答道：「是的我現在很忙。」

「做什麼生意？」

「我從事燒磚工業。」

「那好極了，現在老百姓正需要磚頭來重建破損的家庭呢，你一定可以大大兒的賺一票了？」

「可是我的磚頭是只准賣給瑞典換取鋼鐵的。」

「那也不錯，現在捷克也正需要鋼鐵，這也是好生意。」

可是交換來的鋼鐵仍得強迫交給蘇俄。」

「那沒有關係，蘇俄還是得付錢給你的，他們是不是付現款？」

「現款？他們付是爛泥，他們命令我用更多的爛泥製造更多的磚頭。」

譯自 Catholic Digest

近三十年來氣象儀器之發展

戚啓勳譯

——本文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理工學院教務長史畢豪斯氏 F. S. Richards 爲紀念氣象學會三十週年而作。原文載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之氣象學會雜誌中。——

美國氣象學會在一九二〇年成立，到現在恰好三十年。這三十年來氣象儀器和觀測技術之發展單從氣象學會出版的刊物中就可以明瞭其大概。

氣象台之設置，和天氣報告之傳遞有密切的關係。回溯氣象通訊網之成長實在非常有趣。一六四四—四五年美國已經開始有了氣象觀測（凱貝納斯 John Campanus 在狄來威 Delaware 之瑞典式堡壘中施行觀測）但天氣報告之傳遞却由於外科醫生之參考需要才開始，因此一八一四年五月二日出版之陸軍外科醫學通訊可算得最早軍事氣象期刊，內中載有一八一六年七八兩月份之氣象記錄。較有系統之觀測始於一八一九年，距今約有一百三十年之歷史。一八一〇年全美氣象台計有八處，包括最早之斯耐林堡 Fort Snelling 氣象台（位於明尼蘇達州之明愛博立斯 Minneapolis）在內。一八三〇年增加到十四處。到了一八四二年已經有了四十處。可是那時候有氣象紀錄的地點都在密蘇里河以東；觀測次數已經從每天三次增爲四次。在

一八三六年雖然大部氣象台都已裝有量雨器，但觀測內容都以溫度爲主。直到一八四三年由於氣象人員之合作，天氣報告作爲本身應用，才有五十處裝設氣壓表。

從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七〇年這十年中，氣象傳遞都是由斯密遜研究院負責，天氣報告用電報收集，製成預報後印刷出版。一八七〇年以後改由通訊隊負責；直到一八九一年美國農部成立氣象局後，才由氣象局主司其事。此後三十年以至於氣象學會之成立爲止，氣象網廣汎地擴展了。早在一九二〇年氣象設備費之總值已達七十萬美元；當時有正式氣象台二百處，包含有各項氣象要素；另有六百處氣象台具有溫度，雨量，水位，雪量等之特種記錄；此外尚有四千五百處和其他機構合作之氣象站作溫度和雨量之觀測，以爲氣候上之應用。

美國氣象學會最近舉行三十週年慶祝大會，展望地面氣象台雖有增加，但地面觀測所應用之儀器並無多大改變。這三十年來氣象儀器不絕改進固屬事實，然而一般而論

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四三年隨軍氣象法規所講到的量雨器及其使用法，和今日出版之手冊相比較並沒有顯著的不同。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並無重大變更之必要。

最近三十年來氣象儀器之發展，是在高空氣流之探測和氣象傳遞之各方面，並不在氣象要素本身之觀測方法。

高空探測

第一次世界大戰將終了的時候，經常用風箏作氣象探測之氣象台已經有了五六處。這種方法始於一九一八年，直到一九三〇年才用飛機代替。那時已經採用了汽球：一種是攜帶自記儀器隨風飄流，一種是乘人的汽球用以研究空氣之途徑；另一種是許多汽球用時釋放，以對大氣之潮散作用作初步研究。

那時候，載人汽球的比賽很有趣。氣象學會梅山崎 Meisinger 博士強調定高度之載人汽球對於研究空氣途徑之重要性。一九二四年三月國際升空競賽中不幸汽球失事。其中兩美國人因而殉難。氣象局乃與空軍當局謀商合作用自由汽球（不用繩索拉住）作氣象上之探測。當時的目的在求了解自由大氣之各層中氣流概況。經過了十次試驗，後來有一次由於惡劣天氣反向襲擊，梅博士不幸殉命。二次大戰中，日本人應用厚紙浸過油質之絲織品製造球囊用以減少內部氣體之漏散，使汽球能在空中逗留較久。

多。此後由於無線電探空儀之正式被採用乃取而代之。在這一段期間麻省理工學院對於飛機觀測之技術和探空資料之應用，悉心研究，才奠定高空氣象網之基礎。

靈敏之氣象儀器一旦被高速之飛機穿越大氣之各種情況携入高空，其間受動力作用之影響自所難免，其在高速上升之氣球或火箭當然更見嚴重。

飛機氣象探測雖然由於無線電探空儀之發展而趨於黯淡，但不久由於戰時的需要而再受重視。因此而考慮到怎樣校正高速之飛機對於乾燥球溫度表所產生動力受熱之影響。基於一九二一年保豪遜 Pohlhausen 的初步研究，英國雪彼特 Sheppard 教授和美國通訊隊實驗室才求得了此種溫度表因動力受熱之訂正數。此後不久寺田和山本兩氏設計了一種「汶多利管」Venturi 以自動校正其誤差。一九五〇年馮內蓋脫 Vonnegut 利用空氣湍渦中溫度低降可以勻消動力受熱影響之原理，乃設計成一種旋流式溫度表以用於飛機觀測。

英國杜勃遜 Dobson 發明了一種霜點溫度表，能應用於溫度低至絕對溫度一九〇度，在實驗室中所得之露點誤差猶不過攝氏半度。飛機上應用這種溫度表可以測定可靠之溫度達海拔十二公里。後來巴立脫 Barrett 又設計了一

，再加以自動調節之鎮壓物和控制的開關。無數這種汽球自日本本土釋放，帶了汽油炸彈，指望飄到美國爆炸。其中大約有百分之七逗留空中達四天至十天之久。這些汽球居然飄到美國西岸幸虧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然而英美當局對此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設法研究這種能够控制高度之自由氣球怎樣用於氣象目的之探測。

差不多和國際汽球升空競賽同時，在玩具用的小汽球比賽中李却得遜 Richardson 從汽球群的飄散情形對於大氣之潮散作用有了重要之發現。目前研究空氣途徑和側面潮散都用一種小型膠質 Plastic 汽球，這種汽球足以抵抗內壓力，用不到其他輔助控制之機構就能夠維持合理之高度達相當長之時間。

飛機探測

二次大戰便飛機氣象探測從研究階段發展到技術上常規之運用，也好像第一次大戰期間用飛機偶而作氣象觀測，但在戰後英國氣象機構仍繼續舉行。這種氣象觀測用之飛機，飛行高度大約在一萬呎上下。到了一九二五年美國華盛頓才開始作每天的氣象飛行，指望能夠代替風箏。一九三〇年以後，空軍海軍和氣象局經常以飛機代替風箏作氣象觀測。到了一九三七年出動的飛機每天已有三十架之

種量露點的儀器，這種儀器，還能測定高空低壓，甚為氣象界所重視。

除了垂直方面探測以外，遠程氣象偵察也跟着發展，早年發明之空中氣象儀和空中投擲之無線電探空儀又被採用。後者為一九二九年摩脫却諾夫 Molichanoff 所設計，原來目的是用在齊泊林 Graf Zeppelin 號極區飛行。探空儀掛在汽球的下面，汽球本身另加重量使牠緩緩落下，落地後重物自動脫離，汽球再携探空儀上升，一直到汽球爆破為止。這種儀器為最初設計無線電探空儀之一種，和二次大戰中美國通訊隊實驗室所發明之投擲探空儀相類似。過去飛機探測雖然有了不少的成就，使我們知道了航程中氣象要素和地面記錄的關係，然而在二次大戰中這種飛機探測才獲得了新的評價。尤其是太平洋中搜索颱風工作之輝煌成就，因此最初之飛機探測在今天已發展成了「飛機偵察」一獨立部門。

無線電探空儀

就在一九二〇年氣象學會成立之時，首次利用繫留汽球作無線電傳遞氣象的試驗。一九二四年美國勃拉 Blair 步德法國實驗之後，第一次從汽球上獲得訊號。一九二七年美國氣象局和法國的伊爾來克 Idrac 發明了能以汽

球帶到空中之真空管發射器。那時摩氏所發明之探空儀已經被廣汎採用。一九三二年八月至翌年八月之年期間，摩氏製成了八十具探空儀，使用相當成功。（大部在極區）同時美國氣象局在歐美及其鄰近地區也有了八十次以上之探空記錄。

摩氏和美國氣象局之探空儀都是用電碼傳遞，而圖卡脫 Duckert 和佛塞拉 Vaisala 的探空儀則用靈敏的氣象儀器變更它的射頻。這種可變射頻對於聯邦的通訊管制很有問題，因而限制了它在美國和藍山氣象台萊琪 Langle 早年用奧倫 Olland 原理所作實驗之發展。美國標準局所設計之台蒙亨曼 Diamond Human 式爲近代探空儀之前身，應用可變音頻而射頻則固定不變。這種探空儀有一種長處：就是出廠訂正雖然經過裝箱起運仍不失其爲準確此在海外應用尤爲重要。

美國標準局所設計之探空儀最大的成就在於「導電濕度片」。這種濕度片爲鄧摩 Dunmore 氏所發明，係用一條氯化鋁之薄片製成，視其濕濕之變遷而得電阻之強弱。這種導電濕度片不僅可以消除毛髮之惰性，而且毋需機械連繫，實際上並不限用於探空儀，就是飛機或地面觀測也可以適用。

高度。美國通訊隊實驗室後來又裝置了一種極小的無線電定向儀，只需要一個地方觀測它的仰角和方位角就可以算出高空風，另自氣壓開關或探空儀求得其高度。

英美德各國爲戰時需要設計了各種不同的定向儀和雷達以測定高空風。他們利用種種儀器和方法以確定氣球的位置。其發展過程最初從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測站求其方位角，另自汽球上升率，氣壓開關或探空儀計算其高度。其後利用雷達之反射，求得仰角方位角，和斜面距離。後來才把無線電定向儀和探空儀相連繫以測定上列各要素。最近正在研究一種最新的儀器能够自動追蹤汽球的位置，並且自動地換算成風向風速。

汽球不能到達之高空最初是用間接的方法，例如：貝母雲，北極光尾之折向，音響之反常傳導等，以推測其空氣流向。現在已經可以用種種方法（一包括火箭在內）測定極高之風向風速。

火箭

講到火箭，我們不能忽視了克拉克大學高達德 R. H. Goddard 教授之辛勤研究。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之氣象雜誌中，曾經刊載了他十四年中對上層氣流探測的記錄。而其他的火箭專家們却只注意到火箭在航行上之應用。一九

爲適實際需要，探空儀在一九三九年已經完全代替了飛機偵察，那時美國已有三十處，到了一九四五年增加到八十處。

探空儀最近的發展是在聯繫了電動測風以及溫度部份反射套之設計。後者用以避免太陽輻射而產生之誤差，同時又要設法免除溫度要素所用之套管和遮蔽罩以圖簡化。

高空風

在一九二〇年美國測風汽球觀測站大約有十處，現在已經超過了十六倍。這三十年來由於觀測儀器的改進，對汽球上升率日漸了解，因而使觀測結果更趨準確。但一般說來測風汽球的觀測技術並無重大變更。高空風之觀測最顯著之發展是在利用無線電和雷達。第一次大戰期間，法國曾經用兩個以上的觀測地點以求得雲層以上之風向風速。在無線電探空儀剛發明的時候，一般人就注意到可以利用無線電定向儀以追蹤汽球。美國通訊隊氣象部門對此曾加辛勤研究。一九三〇年以前曾經用重不足一磅之無線電發射器繫在一束氣球之下，由地面上兩三個觀測站用定向儀測定其飄浮之途徑。假定上升速率不變的話，只要一個地方觀測其方位角就能夠確定汽球的位置。這種方法英國到現在還應用，僅改自探空儀所得之溫濕氣壓計算其實際

三六年高氏的探空火箭在新墨西哥州洛斯威爾 Roswell 施放到達了七十萬零五百呎之高度，時速爲七百哩。

二次大戰末期，德 V-2 火箭之研究成功使整個大氣圈得以直接測量。其中像臭氧分佈，日球輻射，大氣成份，空氣密度，氣壓，溫度等不過是目前應用火箭探測的幾種基本要素。

假定氣象學者不欲滿足於目前致力的低空氣圈，那麼火箭之應用無疑地將帶來了許多氣象儀器上的新問題。

雷達

雷達在氣象上也有好幾種用途，同時因爲絕對高度和氣壓的關係目前業已明瞭，因而也成爲飛機偵察的重要工具。此外過去認爲妨礙雷達之大氣現象，（雷達反射因雲雨而折回）後來就利用這種特性研究水氣現象和雲層之結構，使雷達測定空中降水量和降水強度遠較雨量計爲精確。關於雷達的用途現在已經發展到把興趣集中在極高射頻的反常現象怎樣影響氣象因素。我們靠了雷達知道了雲中水點大小的分佈情況，因而對於雲和降水的過程獲得了澈底的了解。

電場測定

大氣中由於天氣的關係產生放電現象，從而有電磁波

動的自然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根據這一原理才發明了無線電定向儀，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英美德法波蘭南非澳洲等國對於此都有新的進展。一般而論電場最活動的區域是在惡劣天氣的中心，例如在低氣壓中心，界面，積雲或雷雨中。二次大戰中天氣圖之範圍擴展，可是有些地區氣象台很少甚至毫無記錄，使氣象人員無法應用正常之預報方法。英美兩國乃從事於電場測定以助預報。大戰末期，美空軍氣象機構在全球各地設立了四處觀測站，構成了四個電場探測網。現在美國通訊隊正在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希望根據一個觀測站就能夠決定由於氣象因素而產生電場騷動的位置。

自動氣象台

自動氣象台的發展似乎已經落後了相當時期。所謂「自動氣象台」包括氣象要素連續的記載和自動用無線電報出兩方面。前者早在十八世紀末葉已經在蒙脫白朗克 Mont Blanc 觀測所和秘魯愛爾密斯梯 El Misti 之哈佛觀測所實施。這種自記氣象儀包括了五種氣象要素，只需要過相當時日去照顧它一次就能經常記載。即使在今日地球上大部地區尤其是在南半球，我們還很少知道它的氣象情況，因此研究全球氣象情況這種儀器在今日依然有很大的價值。

距離內能自動搜索雲層，找到雲底以後就能自動連續記載

活動氣象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飛機場上的軍用氣象勤務車可能是最早裝置在汽車上的活動氣象台。從一九二九年到現在這種設備完善的測候車已在火災氣象機構上廣汎使用，二次大戰中，美國空軍和德國陸軍曾經充份予以利用。當然這種測候車只有在突然發生的事件才有價值。例如洪水，火災，或戰時前綫。但正常應用，仍以固定為上策。

洋面觀測

海洋上的船舶氣象報告不僅位置移動，並且不能按照氣象上的條件和需要設置。在海洋區域採用船舶報告應該選擇其內容和位置有用的，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從儀表的觀點而論，船舶報告最不可靠，而且地球上大部洋面船舶絕跡，或者很少過往。目前我們還不能做到在這些地區專門為氣象上的目的而耗巨資停泊船隻，以彌補這種缺點。雖然我們明知道如果能够耗費數百萬美元以發展特種小型浮置自動氣象台的話，對於氣象上一定有很大的貢獻。然而無論如何，氣象學者將來一定會設法在必要的洋面上設置氣象台以供應用。

拾穗

值。

從無線電探空儀發展到用無線電傳播氣象記錄，其間並沒有相隔很久。事實上摩脫却諾夫在一九二九年已經發明了一種自動氣象台，從齊泊林號飛船掉到極區冰塊上。這種自動氣象台每天發三次報告，可以維持到一年之久。美國氣象學者在二次大戰中也曾研究過，而德國人那時候已經在北大西洋中應用這種飄浮的自動氣象台。可惜大多數國家對於這種自動氣象台並不發生很大的興趣，因為它們雖然也有人跡罕至的地區，或者因為財力的關係無意於對氣象求更大的發展；有些因為目光短暫並不想把氣象台擴展到荒漠的地區，不過真正講起來，這種自動氣象台如果能設在極區或南半球實有很大之價值。

自動雲幕探照燈

由於飛行的需要，低雲或低雲幕離地的高度在氣象觀測上非常重要。一九二〇年中美國航空事業迅速發展，才要求氣象局用小型氣球和雲幕燈以探測雲高。捨此而外雲高就只有靠目力來估計。這種估計即使在今日也不能視為準確。雲幕對於飛行的重要特別在於它的連續演變，這樣才促成自動雲幕燈的發明，藉以避免飛機失事。這種雲幕燈在日間也可以應用，光綫調節器垂直向上，在鄰近若干

完備之氣象儀器

由此可見氣象儀器將來之發展，關鍵在乎怎樣使氣象記錄自動傳播；並且使高空風等都能夠自動地計算出來；把全球氣象報告收集在一處，用打孔卡片的方式利用機械先行分析；把這些觀測記錄分類為研究或實際應用。

另一方面講，由於氣象觀測內容和數量的增加使人力窮於應付，有些資料根本就沒有被利用過。純粹用於預報分析的儀器目前已經發明。在普林斯頓 Princeton 最先應用電動計算機以作天氣預報。電話，無線電等當然也可說是半自動的儀器。現在的問題是在利用這些個別的自動機構連繫成一套完整的氣象儀器。

完備之氣象儀器是把全球各需要地點的地面和高空全部氣象要素自動地傳遞到氣象中心站。這些原始記錄還經過電動計算機，就需要的資料先行計算，製發天氣預報，自動地傳播到各地應用。

這種完整系統的各部門現在都已有長足之發展，一旦完成並不是說可以完全不用氣象人員。（當然在工業革命以後人力為機械所代替已經是一整個的問題）然而我們到那時必須完全改變現在的預報和編纂方法，而集中注意在天氣過程之了解和科學的預報方法。到了這種階段，電動計算機一定會發揮更大的效能。

崇高的母性

苗子譯



有史以來，女人始終是被目為弱者的，這世界也永遠是以男人為中心。即使在古時所謂婦女中心社會裡也不能例外，雖然孩子們襲授了母姓，丈夫也像是妻子的附屬品，但家庭中却另有一位男人——孩子的舅舅——為一家之領袖和立法者。

女人為了要在這男人社會中保護她自己並滿足她的慾望，她應用了每一個她可能獲得的武器。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她的柔弱，性的魔力和美麗來抵抗一切。但這些同樣也成為社會咒詛的中心。數千年來這些都成為權威人士最有趣的題目。自從有男人以來，他們就用女人來作爲他贖罪的羔羊。亞當對上帝說：「你賜給我作爲伴侶的那女人，給了我那株樹，所以我就吃了那禁果。」

這贖罪的羔羊也就成為衆人非難的目標。目前最時髦

的格言仍應遵守，而今日却又說，應讓孩子們做他所願意的事情，不可嚴厲管教。

自從維他命與營養學發現以來，權威人士又說沒有蔬菜，橘子汁，和消毒牛奶，孩子就不能長大。於是做母親的就盡盡一切方法，威逼硬逼地要孩子們去吃這些營養品，而今日實驗證明應盡可能讓孩子們按他個人的好惡去飲食。

因爲這批權威人士的固執，每當孩子發生神經病時，人們總會責難父母。若孩子是一個天生的色盲，或是有六隻手指，人們決不會責難父母，因爲那是天生的。但有些智力的特性與個人的個性也同樣是天生的，決不能說用某些特別的方法就可以造成一個愛因斯坦，莎士比亞，或牛頓。

暫且不提神經病的真實原因，不妨先看看神經病孩子所給予母親的是什麼呢？母親爲他日夜焦慮，孩子束縛了她的一切自由，且還損害了她自孩子們身上應得的驕傲與愉快，千萬個母親裡可能有一個似有驅使孩子們成神經病的責任，但有多少孩子使母親心緒紊亂，日夜痛苦，毫無生趣！

即使是一個後天不正常的孩子，他也可能因受社會環境而受影響，就心理上說孩子是時代的產物。社會對他的影響遠較父母爲大。有幾個良善的父母願意讓孩子們進納

的責難就是將各種神經病都歸罪於母親。有些母親過份保護了他們的孩子，而偶然其中有些孩子發生了神經病，於是母親的過份保護就成為神經病的起因！可是這在科學上是毫無根據的。很多過份保護的孩子未得神經病，有些不太保護或正常保護的孩子也同樣地得了神經病。而且這論點也完全忽略了經濟的，社會的，和宗教的因素。

母親爲着要做好，她們不時聽信權威人士的忠告去實行一切。但這些權威人士却像鐘擺般在兩個極端間擺來擺去。僅數年前他們說不要寵愛孩子，而今日他們又說不可讓孩子覺得沒有人愛他。以前他們說應每四小時喂一次奶，而現在他們又說，當孩子們哭時就應該讓他吃奶，否則他會覺得沒有被人愛，會歧視一切，長大時就很可能變成神經病或精神錯亂。不久以前他們說「棒下出孝子」這

粹學校去受野蠻的教育呢？

筆者認爲當孩子一歲時，父母應該作爲一個慈善的統治者，因爲那時孩子毫無智識，也不會判斷是非。二歲至四歲可建立憲法君主式，規律與權利應並重，但權力仍應操在父母之手。當春情期時，父母應像是共和國的領袖，當孩子們漸漸長大時，父母與孩子應同樣漸漸變爲民主國的國民。

我們在並非我所創造的制度壓力下討生活，受着這些承繼下來的宗教禁令及偏見等種種限制，所受到的這些限制正如同承繼着的皮膚一樣地嚴格。因此母親也是這社會壓力與其曲解事實下的犧牲者，而這社會壓力却係由男性將帥們發行的一條又長，又混亂，又複雜的限制。

即使她有那末多錯誤——其實她的伴侶也同樣有這些錯誤——但不容否認的她却帶給人類以溫柔，並非是性的熱情，而是一種溫文與熱誠。沒有這些溫柔，男人們將成爲不可救藥的最兇猛的野獸，這已經够罪惡的世界將再無止境地墮下去，毫無希望再變善。

或許有些母親的錯誤使孩子發生了神經病，但這是有什麼根據的，因爲直到現在心理病態的確實原因仍未探得。但不能否認地，母親的確是合宜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沒有她，未來的權威人士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家讓他長成，事實上，沒有她，根本就不會有未來的權威人士！

(譯自科學文摘)

生男 孕女



的秘法

羊西譯

在迫近生產的時候，最緊要而惟一引起人們關心的一件事，就是這行將出世的小東西，究竟是男的還是女的？這也許是期待已久的父母們首先要發生的第一個問題了。

企望心切的母親們，如今還有些服用着各種富有誘惑性的葯水，或是助產士的處方，「心理治療」，限制飲食，以及各種葯物和類此的醫葯上的方法，希望能影響她腹內胎兒的性別。其實，科學早已明白的告訴我們，每個胎兒的性別，於受精的刹那間便已決定——而其主要的因素乃在於父親，而並不在於母親。自從父體的精子進入母體的卵內的瞬間，就再也沒有方法可以任意改變它的性別，使由女轉男，或由男轉女。

決定性別的因素

人體的精子，含有二十四條容易染色的「絲索」，稱為「染色體」，這種染色體包含有遺傳所需的各種原質，

過去舊的理論是認為男孩的胚胎平均一般都要比較強壯，所以較能適應於分娩的過程而生存着。

可是事實上的證據男性的胎兒却遠較女性為敏感而脆弱，並且容易在分娩的過程中死亡，許多男嬰或是流產，或是胎死腹中，或是產後即死，或者是生出後不健全，這些都比較女嬰要多，平均死於腹中或產後即死的嬰兒，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約為一二五比一〇〇，總之，在生物學上雄性總比較雌性要來得脆弱，這不僅在產出以前，在幼年，或是在幼年以後的各時期中。

雖然男嬰有比較多的弱點，而且在生產的過程中死亡率率也較大，但是男嬰的生產率仍較女嬰為高，這惟一的原因可能是男嬰的受孕率較多——也許要高出百分之二十。

如果「產生雄性的精子」和「產生雌性的精子」在數量上相等的话，那麼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這中間很顯然是這種帶有「Y」染色體的小精子在運動的速度上超過了帶「X」染色體的精子，或是在它的化學反應上比較適合於子宮內的环境。

在生活的各階段中，雄性似乎註定了較高的死亡率，這可能就是自然界開始決定性別的時候而所以要賦予雄性一部份過剩的數量，以彌補其爾後的消耗。

此為父體所賦予，至於卵細胞核內也有二十四條相似的「染色體」。

關於決定性別的因素，母體所產生的祇有一種卵子，每個卵子含有「X」染色體，但是父親所產生的精子却有二種，而其數目完全相等，一種是帶有「X」染色體的精子；另一種為帶有「Y」染色體精子，設若含有「X」染色體的精子首先進入卵子之內，與卵子的「X」染色體相配合，其結果就孕女；如果含有「Y」染色體的精子速度較快而搶先與卵子結合，其結果則生男。

生男總比孕女多

依照各種記錄上顯示，歷來生男的總比生女的多，在美國和大多數歐西的國家，若干年來所生產男嬰和女嬰的比例約為一〇五·五比一〇〇。雖然，其間相差的數字很微，但是，何以男孩的數字總是超過女孩呢？

男嬰在胎兒期的狀況如果良好，那麼分娩的安全性也可大大增加，年青而健康的母親比較年歲大的，對於男嬰的生產率平均相當的要佔高一些。根據調查報告，在十九歲到二十二歲之間的母親當中，其生男和生女的比例，高達一二〇比一〇〇。而在三十八歲到四十二歲之間的母親，其生男和生女的比率便降到九〇與一〇〇之比。

高等家庭子孫多

另一重要的特異之點，據彭斯坦博士(Dr. Marianne E. Bernstein)在一九四八年研究所得，她報導在已經三十年中，美國和德國的上層階級的家庭中，不斷地提高了相當數目男丁的人口，這些家庭中，生男和生女的比率已經提高到一二〇至一二五與一〇〇之比。至双胎或三胎等，由於子宮內的擁擠，造成每個胎兒的環境都不良好，因此，死亡率也較大，但是其男女的比率，則仍依照其生產的總數而增高。

戰時男丁多

還有一件傳得人們信仰很久的事，那就是戰時男嬰生產率的提高，這或者是受了戰時自然界許多神秘的影響的緣故。據推測這也許是爲了要補充戰時男丁的死亡。照統計的結果看來，似乎也正是爲了要支持這一個目的。

美國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間所生產男嬰和女嬰的比率爲一〇六·一比一〇〇，較之五年前男嬰的比例數一〇五·八爲高，共主要原因或由於戰時與戰後許多比較年青，健康，而被寵愛的母親中，大量的增加其生殖，而這些母親們通常正是生產男嬰比率較高的女人。

生男和生女的趨向

某些一些家族或個人老是生育男孩，這是不是一種趨勢呢？是的，這是很可能的，通常某些一些老是生男或是生女的家族與個人，也許正是一種巧合。但是若干大家族中事實上表現出來，對於生男和生女的繁殖率有著顯著而高度的不平衡，大概也許由於遺傳上的因素而影響到男女兩性的比率——或許直接由於這一族元始的統系上就有了變化，或者間接的由於母體子宮境況之僅利於（或不利於）男嬰胚胎的生長，或者由於父體內「帶雄性的精子」較一般情況爲活潑有力（或衰弱），以致生殖子女的數量不能趨於平衡。

住地與生男孕女

還有你居住的地方也能影響生男和孕女嗎？美國曾經作十年以上的調查，顯示出國內任何部份與其他各地比較，其平均生殖男女的比率大致相同，雖然各地在氣候上有着顯著的差異。

老頭子試飛員

著譯 懷 美 Frederiel G Vosburgh 陳

從事這高速度試飛任務的試飛員梅，大家以爲他必定是個年青小伙子，雖然他看上去依然很活躍，有如一位輕量級拳擊家，他今年却已四十六歲，雙額已經灰白了，身爲數個孩子的祖父，當他試飛時也只是在他家常穿的衣服上加了頂頭盔，背上一隻保險傘很安恬的坐在「天空之箭」的加壓座艙之內。

他說：「當在一萬呎高空作超音速飛行時是非常的舒服，跟你每小時飛三百哩的感覺沒有什麼不同，一般人都分不出究竟有什麼區別，可是假如你作低空飛行那整個的大地却如一個飛輪在下面迅速的轉動。」

「我問。」

「你難道一點也不害怕嗎？」

「酸、鹼性治療」

至於受孕之前用「酸性和鹼性」治療（酸性可使孕男鹼性使孕女）能夠影響胎兒的性別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雖然近年來對於這一問題已引起廣泛的注意，接續精密的研究，迄尙無正確的結論。任何藥物，或用限制飲食的方法對此都不能發生作用的。（據一九四九年的報告，婦女受孕的時間——即在經期前或經期後受精——可能影響其爲男胎或是女胎，在經期前受精，大概每係生女，但是這一種理論，祇少還是有待於證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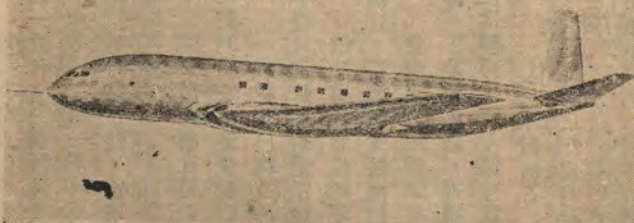
科學方法總將被發現

用若干科學方法，最後總將要爲人所發現的，果爾，則將使爲父母者有權力可以隨心所欲以決定他們嬰兒的性別，最有可能性的，也許是想出方法來把帶「Y」的精子（帶「X」的精子分開，然後用人工受孕法便可以隨便使用那一種精子；不然，如果能夠發現這兩種精子在化學性質上的區別，再設法使某一種精子增大其運動的速度以爭取受精的機會。無疑地假使爲父母的能稱其心願而生男孕女。這將帶給許多人以快樂。但是，就社會全體而言，這也許又將產生一個新的痛苦的社會問題了。

因此，也許原始性自然地來決定胎兒的性別，雖有其缺陷惟至今仍恐不失爲最妥善的方法！ 譯目讀者文摘

「有一次真是嚇了我一跳！」他回答。

「是在摩洛哥基地試驗飛機的速度用地面儀器來校對正確的空速，我沿着一條預定的航線飛得只有指揮塔那麼高，當時指示空速每小時五百七十哩，突然一對紅的警告燈亮了，火警喇叭也在發響，我趕快把飛機拉到兩千呎使空速減低，爭取高度必要時準備跳傘，當時我判斷時間不允許我作一次正常的逆風落地，我通知塔台說要作一次緊急的順風落地，然後關了發動機，打開了滅火器側滑進場，用二百四十哩的空速着地，爆了一個輪子，可是火警的燈仍是亮的，喇叭還在響，後來我才曉得警告電路上某處短路給我開了一個大玩笑」。



噴火筒的飛行時代(中)

大自然贈予空軍的禮物

在洛磯之北六十哩處有一個十一哩長七哩寬的乾涸的大湖，是天生的試驗高速度飛機的理想場所，二次大戰中空軍總司令安諾德將軍以其遠大的眼光早在若干年前就會預料這塊在模亞克沙漠中的乾湖對於航空事業將有無比的價值，雖然她是一個空軍基地，可是海軍及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及許多其他的飛機製造廠也在使用她，她是一塊巨大平坦的陶土湖底，其顏色及硬度都好似水泥混凝土一樣，由於它面積的廣大使最快的飛機能有一個安全的起落空間，空軍當局說摩亞克已替美國節省了許多生命及免去了許多不可估計的金錢消耗，如果沒有她的話，恐怕最勇敢的飛行員在超音速飛行試驗時也要猶豫不前了。

「無畏犯難的精神」——工程師——「好的試飛員」

當太陽很好的時候，我由東落進摩亞克，她看起來好似一個有水的大湖似的，你站在乾湖的一邊展眼望過去，蜃樓幻景的原理使這大湖閃爍發光，簡直使我發誓要相信眼前是一片湖水，可是每逢下雨，這湖却成了一個真的湖了，除去用附近人造的水泥跑道飛行之外，其他的飛行都得暫停，而要待太陽將它晒乾，這張好像水門汀似的乾湖

不致使她受損。

查理士上尉的「X」有一個翅膀漆成白色，另一個是橙黃色，本來她的雙翼都是橙黃的。塗白之後使牠容易被看到，同時也有個好處，因「X」翼面上裝有幾束絲帶，在飛行時有一自動照相機，就在照這些絲帶飄動的情形，而供給研究氣流之用，白翼也給照相機一個比較好的背景。

飛行員用氧氣面罩呼吸，他坐在用氧氣加壓的座艙當中，同時高壓的氧氣也推動「洛克斯」（液體氧氣）及酒精到四個火箭引擎內，變成混合氣而燃燒，XIA能飛得更快的原因主要是用渦輪增壓裝置來代替用氧氣壓力來輸送燃料，使全馬力飛行的時間加長。

當我坐進那小巧的座艙裡，我的頭可以碰到艙頂，我祇能看到上面及正前方而不見下面。

在所有「X」飛行時都有一架噴氣的「追隨機」在其後伴同着飛行，雖然在「X」的火箭工作時她被牽在後面。至「X」之火箭燃燒完畢後要落地時，這架追隨機緊緊地跟着她，用無線電幫助她落地，你往往可以聽到追隨飛行員說：「你現在離地還有五百呎高，帶住桿，帶住！」「X」用每小時一百七十哩的速度落地。

底是不透水的。

摩亞克現在叫做愛德華空軍基地，他的定名是為了紀念一位有名的飛行員在一九四八年試飛YB-49失事摔死，YB-49這一不可思議的蝙蝠似沒有機身的轟炸機，當時空軍訂做了些，後來被製造B-36的熱浪所埋沒，因此她被擱置。

試飛員們整日與危險密切的生活在一起，視危險如同他們的朋友，至少也視其為一高傲的敵人。

一個試飛員說：「政府也未給我們額外的金錢，我們不過只是真正的愛好飛行者」。

這些勇敢無畏的老手，也往往是個卓越的工程師，舉例說，雷德萊少校他也是個航空工程的碩士。

整潔年青的愛非埃士少校說：「我想我也能替諸位解釋一點疑難之處，飛過音速區域並不會使你頭髮脫落或者使你變得年青，這些我們都已經試驗過」。

XI飛行員是生活在氧氣中

除他們之外也有些人飛過這迅速的「X」，他們稱這好似子彈上裝了一雙翅膀的飛機叫「布來」，爲了要抵禦穿過聲速的界限，這小飛機設計上可以承受十八個「G」，十八倍於其本身的重量，在她的身上可以放上十八架同樣飛機

除這些作高速度研究用的飛機而外，那些由工廠裡才造出的快而新的戰鬥機及轟炸機也送到此地來，由空軍當局作過種種認真的實驗後方才予以接收，然後再送到佛羅里達州的愛格林基地作戰術上的試驗以爲改進之用。

「空運重炮」

在墨西哥灣的愛格林基地上，有些巨大的從事作氣候試驗用的大棚廠，用以試驗各式飛機在不同情況下使用的結果，那裡可以產生世界上最熱及最冷的氣候。

副司令得堡雷上校說：「我們在此地試驗各種飛機的一切情形，像在做戰時一樣的使用她們，由瞄準器一直到尾管。」

史提華得中校說：「噴氣飛機是非常好的作戰飛機，尤其是射擊方面，像普通的螺旋槳飛機有扭力的產生，使你在俯衝轟炸時不得不用舵改正扭力，而你飛噴氣飛機時，在任何速度之下都沒有扭力，她是理想的射擊堡壘，尤其是用於放火箭及掃射，她們的命中率是非常之高。」

這些飛機火力之強竟似魔鬼一般，如轟炸戰鬥機轟炸式，無異就是裝了翅膀的重砲，她可以帶卅二枚五吋口徑的火箭，或者是四座「小湯姆」火箭，其彈頭每個重達五

百九十磅，並以每小時六百哩的速度施放她們。

這裡更有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教訓，二次大戰的飛行堡壘可以投擲一打的五百磅炸彈，今日的 B36 可以擲下一大堆炸彈，其爆炸時的震動好似地震一樣半天都不停，可是你想想，這比起原子彈却又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空中戰艦」

在得克薩州佛斯曼塞附近，我看到了這些大鵬鳥的誕生，她們的家是佛爾摩那些巨大無邊的工廠，竟是那麼地長——四哩長，工頭們都坐着摩托卡監工，現在所有的 B36，無論新舊都在其六座碩大的滾來脫華特萊引擎之外又加上了四座噴氣引擎，她的螺旋槳是推進式的，裝在翅膀的後沿。

在邊上的考斯維爾空軍基地，這些環球性的大轟炸機常在作訓練飛行，她們常常一飛就是一天半，或者還要久些，或者就沿着全美國的邊境飛行，今晚上她們就可能飛過你的頭上，飛得那麼的高，你既看不到她也聽不到她，可是即使天上是陰雲四佈，她用那銳敏的雷達都仍然可以看到地上的目標——一個河灣，一座橋樑。

「沙孩子」——進抵未落在跑道上的學生們就加以此

綽號。回去必要受到其他同學的嘲笑，在此地還無所謂，有很長的跑道可供學生們練習，可是在其他機場就不同了，一次判斷錯誤往往就可能影響一個飛行員的生命安全。

好些小伙子落了幾個非常漂亮的落地，真是輕輕的接觸上跑道。好似一位畫家在畫板上輕輕地塗了一筆，後來來了一個測場太低的學生，指揮塔叫他「重飛！重飛！」可是這架 E80 還是下沉得非常地快，經過了緊張的幾秒鐘時間後，她的引擎才得到馬力，推使這些噴氣機脫離險境，然後再飛了一個正確的航線。

我問：「為什麼這條伙動作這麼慢？」

主任教官古耳少校說：「噴氣機油門的反應比較慢不像普通飛機那樣快的一下將油門推上去立刻產生了馬力，假如飛行員太性急，或者緊張說話，他加油門時動作粗魯一下將油門推上去，就必須發生了所謂「熄火」的現象，先是一聲低沉的爆炸聲，接着由尾管中噴出一團火球，這引擎就停了，她的火熄了。」

「某些時候她又開始咳嗽，好似一個汽油爐子似的你打氣進去她又開始燃燒，如果她不再燃燒了，那麼那飛行員的情況必是險惡萬分。」

一個上尉告訴我：「我們並不當作一架飛機看，而是當作一條飛行戰艦。」

事實上她也像一條大船，同戰艦一樣她也有砲火指揮系統，遠距離控制的砲塔可以神奇地（藉雷達）瞄準自動的射擊飛來的襲擊者，她的尾巴比四層樓還高，她機身的空間比三座房子還要大，在長途飛行任務中，輪到休息的人們，他們用一個小摩托車經過一條長達九十三呎長的通道至機身後面去休息，那裡裝有六張床鋪及咖啡飲食設備。

維護一架像這樣價值三百五十萬美金的神奇機器，其工作是艱巨複雜萬分的！所以一個 B36 基地的信條是冷靜準確。

「沙孩子」及「熄火」

在對面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附近威廉基地，是一個戰鬥機學校，沙漠的天空老是碧空無雲的好天氣，空中充滿了由年青學生駕駛的洛克赫特流星式機群，來來往往，進場來練習落地。

當一個學生測場低時，他落在水泥跑道頭外，沙塵被吹起來好像一陣烟雲。

格雷上校說：「這就是一個沙孩子，」他站在一邊注意每飛機的落地成績並作講評。

一位長於用噴氣機作特技的老手說：「因為噴氣有層時間上的遲緩性，所以你必须時時想在你飛行動作的前面——你必须知道將會發生什麼，比實際發生的時候要早。」

「驚人的耗油量」

噴氣機飛行員必須時時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假如你飛丟了，你將要遇到沒有燃料的危險。

噴氣機的燃料是用汽油或者煤油，可是因為她非常地費油，所以裝了一個流量表，用以代替普通飛機上的油表，以指示在油箱裡還留有多少介侖油，往往出任務歸來的飛機所餘的油量祇够她重飛一次，以補救他如果判斷錯誤的話，E80 重飛一次至少要化費廿二介侖油料。

一位軍刀式 E80 飛機員說：「當我在低空全速飛行時，我差不多每四秒就要燒掉一介侖油。」

油料噴進引擎的速度就好像你家廚房的一個水龍頭，大開時水拼命向外流一樣。

所有的噴氣機及火箭都是用牛頓的力學定理而飛行，牛頓說：「有力作用時必生一反作用力，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噴氣機的飛行的原理就是靠噴氣的那一股熱流反作用力而產生了推力，火箭與噴氣機主要的區別是在她使用的燃料不同，並且火箭攜帶她自己所須的氧氣。

沒有什麼噴氣機在低空速飛行比較省油，落地時用一小時二百哩的空速進場其耗油量與在五萬呎高空每小時飛六百哩差不多，噴氣引擎在使用其百分之九十全馬力時最經濟，而活塞引擎却在百分之六十省油，同時在高空因空氣稀薄，可是燃料的油氣比例是一定的，所以耗油也省一點。

除噴氣引擎外，有些戰鬥機還有輔助火箭，多數的都有後燃管的設備，那是一個另加的不銹鋼尾管，有可以調整的燃料噴嘴，噴氣引擎本身燃燒後自後噴擊無比威力的熱氣流經過一項燃燒器，由她的噴嘴中再噴入一次燃料，雖然她是雙倍的消耗了燃料，可是却大大的增加了她的速度。

去年四月在俄亥俄州德塘的居民在一個晴天裡突然聽到一串打雷似的聲音，他們很感到迷惑，甚至於附近的來特基地的軍官們也奇怪。後來才知道是軍刀式噴氣機在高空作俯衝試驗，他們都不相信這是打雷的原因，可是試驗却證明了這打雷的聲音是由這些飛機而造成的，軍刀式用高速度由四萬二千呎俯衝下來在二萬八千呎猛然拉起來，這時打雷的聲音就來了，甚至於五哩以外的地方都聽得見，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說顯然的是因為超音速的震動波



燃燒彈

之作用與控制

明

燃燒彈在近代戰爭中應用已久，值此戰時，工廠，城市，尤其煉油廠，均有隨時遭受敵機空襲之危險；故在緊急之際應採取何種措置，實為必要之常識。本文之目的有二：一，說明被燃燒彈擊中之可燃物如何滅火及燃燒彈本身之威力概況。二，減輕一般對燃燒彈之無謂恐懼。事實上，祇要處置步驟準確適當，90%之燃燒彈均可安全順利地被一婦人或小孩所控制消除；撲滅火災時尤須明瞭彈體之於何時何地着陸，以便迅速覓取對策。

為控制一燃燒物質或燃燒炸彈，首先必須清楚起火之原因與滅火之必要條件。火為氣與可燃物結合產出光和熱之一現象。極迅速之化合，在密閉空間足致產生爆炸；在空曠地方則生成閃光。發生燃燒之三大要素為燃燒物之存在；氧之助燃；及足量之熱維持燃燒物於燃點以上之溫度。三點中缺一即不能起火。關於燃燒物之特性，其中以油類最受注意。大家一定知道油之燃燒，並非由油之本身引

而引起的結果。

噴氣機的出現也給飛行方面造成許多新名辭，如「噴氣騎士」，飛行員在他的前面沒有發動機又沒有螺旋槳，視界非常優良，是像騎在一匹純種的良馬背上一樣，因為沒有螺旋槳自然也沒有「滑流」了。而却為噴出的「熱流」所代替，所以在落地時如果後面的飛機離前面的飛機太近的話則將有萬分激烈的氣流擾動。

許多飛行員叫他們的噴氣機做「吹火筒」「火爐」或者乾脆叫「爐子」，有時你可以聽到指揮塔叫：「把你的燈心轉小點回來落地」飛行員們大家都喜愛着他們的大煤油爐子。

「燙椅子」又是個新奇的玩意兒，這就是裝氣機上可以彈射的椅子，當保險電門打開時，隨時隨地準備「開火」在起飛之前機工長對飛行員最後的叮嚀總是「小心，這椅子是燙的！」這就是說椅子下已經裝了炸藥，隨時可以把你彈出來。

(未完待續)

人類的腦部含有神經細胞一百萬萬個。

一英畝的青草在一天之內蒸發出水分計六噸重。

起，而為其蒸氣之着火所致。如在油或汽油液面下通以電花，並不能使之點燃。因無氧之存在。汽油之揮發性甚大，在常溫下不需要加熱即有蒸氣產出。但較重之油品，如煤油，具較高閃點，必須加熱才能產出蒸氣。同時產出蒸氣必須混入適當數量之空氣後，方能點燃。例如含汽油蒸氣量少於1%或多於6%之汽油蒸氣空氣混合物即不能使之燃燒。蓋前者含油太少而後者含氧不夠。

撲滅油火不能用水，因水之比重重大，恒沈於油底，且又不易與油均勻混合，以降低其溫度至不致繼續產生油氣。最佳之滅火方法為斷絕燃燒蒸氣之空氣供應。這可在小火源上覆蓋絨毯；溢燃油面拋置砂土或其他滅火劑如泡沫劑，以隔離燃面與空氣之接觸。

木材，紙質及可燃性垃圾或廢料如油類等，除非受熱部分氣化，達到發火點以上並有空氣之存在，否則決不能起燃。此類物質之着火，可根據實地需要，應用水，水質

滅火劑，蘇打酸，泡沫，沙土及四氯化碳，以冷卻燃燒中之可燃氣體而使之熄火。

高壓電器之火災，不能應用水及水質之滅火劑，除非電流業經切斷。在此種情況下，利用四氯化碳及其產出之二氧化碳本身，以滅火比較安全。因其係非導電體。

關於各種燃燒彈所用之材料，在近代戰爭上除油類外，尚有磷及若干可燃金屬如鎂，鋁，鋅，鉀及鈉。其中以鎂及鎂為最重要。普通燃燒彈可分二種型式：一種是散佈式；另一種是集中式。前者裝有衝擊爆炸或定時爆炸之藥品，在未撞著目標前即行爆炸，而將發火原料，油或磷，或兩者之混合物，廣為散佈至目的物上。汽油彈在上次大戰中曾有應用，至今已不被採用。燃點發火原料，有用大量之鋁粉與氧化鐵之混合物（Thermitic），亦有金屬鈉者。因油之不易着火故用途不廣。其滅火方法與上面所述之油火滅火法相同。三十五磅之含磷燃燒彈能傳火達遠五十至一百碼。如無可燃物存在，磷本身之火可用水或水質滅火劑予以有效地撲滅。溶一磅硫酸銅至一桶水內即可成一種優良之磷滅火劑。不能使磷與皮膚接觸，以免受其燃燒或毒害。否則應立刻浸入水內或敷以二%硫酸鈉液或硝酸銀液，俾能藉以封蓋磷粒不與空氣接觸而停止其作用。

再用鐵錘移除之。

當鎗彈擊中並穿透油槽頂蓋時，於衝擊至發火之期間，可能該彈已沉入油液而尚未點燃油蒸氣。經試驗知如油層够深，燃燒彈第一燃燒過程間所散佈出之火點，不致進入油蒸氣空間而點燃起火。待鋁粉與氧化鐵混合物燃盡後即被油液熄滅。並經試驗證實彈落入底部存有積水之油槽內時，因水之壓力及冷卻效應，亦不能起火。燃燒彈落至能浸彈十吋以上深度之任何油池中，大概均不致着火。設炸彈擊中油槽鋼頂而未穿透時，則燃燒之溫度不够高至熔化鋼料而進入槽內。如為木頂油槽，則其火力可將槽頂漆層燃去，且能深入木板約一吋。故應儘可能地將落於油槽頂部之燃彈用急水或長柄器械予以擊落之。

不在密閉空間之火，可用四氯化碳滅火劑，否則救火人員恐有被其產出之氣體所毒害之危險。由鋁粉與氧化鐵混合物製成之燃燒彈燃燒溫度可高達攝氏四千五百至五百度，能燒穿厚木或薄鋼。至今仍無適當控制辦法，祇能護其迅速燃盡後，再設法滅火。但主要仍用作鎂彈或鋅彈之點火劑。

適當滅火設備應經常置備。除非尚有其他之滅火劑，否則裝有消防龍頭之水管必須隨時準備。同時水源亦得充

第二種燃燒彈多為輕磅式，最普通為德國所用之10.2磅型。此外亦有六，二五，五五磅者。其目的係在廣播火種，以燃着第一種燃燒彈所散佈之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鎂彈。因其雖不易點燃但能耐潮濕，高溫，長久燃燒。德製電子燃燒彈。彈壳係由8%鎂及少量之鉛及銅組成。二·二磅之小炸彈常二十個裝集一起，自五千呎高空投下，傷害面積可達一萬平方哩。稍薄之屋頂能被其穿透，但不能穿透較厚屋頂。被擊中後十秒內便開始着火燃燒。燃燒過程分二段進行：第一階段是擲下後一至一分半鐘間，彈內之鋁粉與氧化鐵混合物開始燃着，並自彈內之氣孔中將燃火散出，遠達十五呎。第二階段為其後之十至十五分鐘間，彈壳之着火燃燒。在第一時期火焰碰着軟木材，廢料，紙等均可引起火災。此時應跪藏於一厚袋，地毯，石棉布或鐵板後，接近火源而撲滅之並宜立刻用水將燃彈週旁之火熄滅。第二時期彈壳之着火，如旁邊有可燃物質可能被災點燃。此時首先應防止火源之蔓延，然後再設法撲滅，限制，或移去火彈或助加噴水至彈上，以促使其加速燃耗。滅火劑包括各種粉末劑如經過化學處理之鋁屑煤焦粉末，及食塩。土，木屑或煤屑，滑石粉及塵土亦可應用，但因質輕故須大量使用。首先將燃彈埋蓋，然後遍及其四週。

裕，設原來水管有故障時，尚應設置其他之給水方法。多量之沙桶，沙袋，空桶，長柄鐵罐均須隨時備齊。為處置落於牆內屋頂或地板上之彈丸火種並應添備利斧或其他工具。

譯自 Petroleum Refiner

酒徒的福音

根據一個法國人最近的發明，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你要喝酒的話，祇要把一枚特製的膠囊投在一杯白開水裏就行了，那時就會有一杯類似香檳的美酒，出現在你的面前來供你暢飲。

那小小的膠囊是用糖和小蘇打等物做成的，攜帶起來非常方便，一碰到水就很快地溶解了，把牠的內含物放了出來，膠囊的內含物是乙醇（即普通的酒精），少量的酒石酸或檸檬酸，一種芳香族塩類，和一種有色物質。

膠囊的構成物並不溶解於其內含的酒精，而且，正因為酒精的存在，使酸類不致於和小蘇打起作用；一直要等到膠囊投入水裏以後，膠囊是溶解了，而酸類和小蘇打也會起作用放出碳酸氣來，使杯中飛沫四濺芳香四溢，這發明的妙點就在於此。

濾色鏡的用途(續)

第十一章彩色分離 (Color Separation)

這一章我們想把濾色鏡應用在移色相片上作一簡單的述說，我們知道任何一種色別是由三種不同的原色，紅，綠，藍所組成的，所以要照一幅景緻中有顏色的題材，也可把景緻中分成三種的原色。換言之，要得到原幅景緻中含有各色成份的三張分離的正片，必須須要三張分離的負片完成之。

所謂『紅印刷片』(Red Printer)·黃印刷片，藍印刷片是指三色的負片，用來製成相片中紅，黃，藍各色成份的正片，這些正片是經過了染色和配合了數步的手續才得到最後彩色的相片。每一張『印刷片』是必須套上它的補色濾色鏡完成攝影的步驟。即紅印刷片透過了綠濾色鏡攝成的，『黃印刷片』透過藍濾色鏡攝成的，『藍印刷片』透過紅濾色鏡攝成的，為什麼要這樣？下面是一個很簡明的例子：

我們以『紅印刷片』情形來講。由負片製成的正片必得包含一份紅色的成份。一張正片有銀粒偶像的部份，才

(紅)·61(綠)和49(藍)，諸號可作為分離之用。

假若從杜發彩色透明正片(Dufaycolor Transparencies)取得分離負片，有二組杜發彩色濾色鏡可以應用，如果負片是由直接印相法得來的則用1s(紅)，2s(綠)，和3s(藍)諸號碼如果由投射取得的，則用P(紅)·2P(綠)，和3P(藍)諸號碼。

濾色鏡在照相製版上的用途(Filters Used in Photo Engraving)

關於濾色鏡應用在照相翻印的一些特別用途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為了簡明起見，我們將黑白翻印和二色，三色，四色翻印分別討論。所有會在前幾章中述及濾色鏡作為校正用途的，同樣可應用在黑白的翻印。不過有一件必須記得，經過了翻印步驟後的對比其消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得不在印刷上的型模略增一些它的對比以資彌補。可是這種手續並不通用滾筒相版法(Rotogravure)後者在尋常的對比和色調寬寬(Lung Ton scale)時可給予很好的效果。

很常遇到的，攝影家有時會被邀請用黑白照相法以作彩色翻印的分離片。舉例言之也許在某一場合中，有人請他照一張兩色或三色的郵票，或窗內的陳列品當製版家接

布勒特福特·辛克原著
陸春江譯

照上紅色的染料，因此，與此同一部位的負片感光情況必定是很輕微的。也就是說說紅光不應感到軟片上的同一部位，那就是必得應用和紅色相補的濾色鏡。利用上述的原理同樣可得到藍，黃的印刷片，(事實上，所上色的染料並不是藍，黃和紅而是藍綠，黃和洋紅)。

普通應用三色分離的濾色鏡有雷頓的25A(紅)，58B(綠)，和47C(藍)諸號碼在這章中我們不想討論這些濾色鏡的應用。因為關於這些的資料在彩色攝影的教科書本上很容易找到的。

有許多業餘攝影家甚工於自然色的軟片，有時很想從他的透明正片(Transparencies)翻印幾張彩色的相片，這樣，第一步他必須先做成一組彩色分離的負片，再由此經過幾番手續，才可得到彩色相片，像這一種彩色的分離，多半是由投影得來的。因此另外有一組不同濾色鏡是必需的。假使分離負片是由想從柯達彩色透明正片(Koda Chrome Color Transparencies)取得，那麼雷頓濾色鏡29

到了這件工作，他必將用製版鏡箱(Process Camera)按上了鍍有未乾膠棉的玻璃底板，把它攝取下來。假使需用兩色翻印的，則底板需用二張，三色的，需用三張。當這些底板完成顯影，定影，沖洗等步驟後，製版者在尚未乾時必得刻去一色以外的其他色部份。例如原在窗內紙板上所顯的有藍，黃，和紅，他宜應刻去負片上的黃，藍部份俾由此製成紅印刷片；再由第二張負片除去紅，黃部份以完成藍印刷片；類此，完成黃印刷片。通常出版商備有色樣供給製版家，作指示原有的色別。所以這是顯然而重要的，要避免辨別原有色別的困難首先應從原色的對比着想。加深原色的對比是避免製版時所發生困難的最好途徑。我們在上例中所需的必要對比可用A型的全色軟片和K2濾色鏡即可達到。此將帶給你最亮的藍色，次亮的紅色，黯淡的綠色。

色的分離有二種方法直接的或間接的，前者將有色物件放在製版鏡箱前面。照相的時候必須經過一面網板(Line Screen)，製成的負片，色調的深淺不是像普通一樣由於銀粒的密度大小，而是一片緊密銀粒的點狀形的大小。完成點狀形就是這面網板：它由二面光學玻璃所組成，上面劃着不透明的線，相互合成極小的方塊形。這面網板

是放在製版鏡箱的內面，却在軟片的前面，光線必經之處，假使該物件是最亮的，沖洗後的負片將顯出一塊有深度的點子，中間差不多沒有空白的餘地。反過來，假使物件是暗色的，則由沖洗後所得到的負片，有相同深度的點子，可是中間却有較大空白地位。假使色調是介於二者之間的，則空白的大小是中間的。

現在把這張負片印到銅板上製版，則點樣由此而得的就變成正片。每一點上沾着少量的油墨，可直接印在紙張上。假使用一具輕度放大鏡來觀察雜誌上的圖樣，你就不難找到這些點子。爲了確知你所觀察的，不是用他法像滾動相版法製得的，最好選擇雜誌上那些有光彩的印刷。

我們在上面談到的，是只涉及製一塊板的問題。假使物件是有色的，而希望翻印的印刷物也是彩色的，則底板所需要的塊數，可由二塊到四塊不等。塊數的多少看原來的顏色有幾種而定。這些底板都用同一物件，同一鏡箱而不變鏡箱的位置情況下而攝取的。假使是三色翻印的，必定用三色濾色鏡取得負片，這在本章的開端已經過。然後從這些負片製成底板。用過度的油墨，紙張就在這一塊一塊的上面翻印過去，而得到自然色的翻印。

照這樣說起來似乎很簡單，但請不要誤會；事實上這

這因爲自門外透入的光線，使銀幕上偶像的黑的部份變成了灰色，而對於白的部份並未加强的跡象，因此極度變却了它的對比。還有一件很顯著的例子，就是許多相片假使沒有起用遮光罩會產生類此相同的現象。由景物來的光線可以比喻電影放映機的燈光；而由鏡頭或濾色鏡所拾起的再反射入鏡箱的光線可以比喻門外進入的光線。即使有些微的情形稍異，而其影響是相同的。

一面遮光罩的用途，可以阻止感應到軟片上的外來散流的光線，有許多攝影家認爲這一另件是不必要的。除非正對太陽方向攝影时才用得着。這一觀念是錯誤的。我們可用實驗來證明；把你的照相機背離太陽的方向照一張景物，然後用上遮光罩用同樣的速度，光圈照一張。再用同樣藥液，時間顯影和印相，你可發覺到用遮光罩所得到的相片，神情十分生動，其程度則視當時散流光線進入相機內多寡而決定。今日職業攝影家，他所攝取的每一張相片沒有不使遮光罩而得來的。這是更進一步的事實，說明了遮光罩的重要性。

有許多國產的遮光罩，不能經久耐用。要保證合適的，是一件困難的事。質料經久耐用的也難得找到，假使在某緊要場合中忘帶了遮光罩，可以用一張厚紙板或薄金屬板來替代。在這一種情形，有一件事要特別注意，紙板或金屬面內向鏡頭的務必不能起反射作用或更好是全黑平坦的。罩的長度和直徑要調整適度，以不犧牲鏡頭的視線

是一件極度複雜和耐勞的處理工作，化費是相當可觀的。所製的三色負片必須絕對準確符合，不然會失去原樣，造成藍，綠，紅三色之一的印刷上有過度的情形。在四色步驟中，第四塊板是黑色的，它是從正片校正法取得的負片而製成的，而希望給予淺淡的印刷。這塊板的用意無非使印刷品在物件的陰暗地方增加一些灰色成份，一若我們肉眼見到原物一樣。

間接法和直接法很多類似，只是分離負片是從普通複印鏡箱完成，直接從有色的印刷品或透明正片得到的。由直接法製版的物件必須平坦，輕便，以能搬移至鏡箱前爲原則。

爲分離用的鏡頭，它的設計，必須能得到分隔頗廣的三段波長，具有相同的焦點。同樣爲分離用的濾色鏡亦應是上來的材料，有極佳的光學性能。那些淺平膠質濾色鏡顯然是不能常用的。至於黏貼型的濾色鏡，那一塊玻璃需要光學性能的平坦，俾使各色的偶像能正對同一地方而不致有差誤情形發生。

第十二章 遮光罩 (The Lens Shade)

也許你曾經在電影院中注意到一件事，當有人從休息室啓門入場的時候，銀幕上的偶像即起黯淡失光的情形。

度爲原則。假使鏡箱裝有磨砂對距玻璃，這一適度很清晰地可從玻璃上看得到。假使有使邊緣陰黯的情形，就是罩的長度過長或直徑過短。是有修改的必要。假使鏡箱面朝向太陽方向的，則爲遮光罩所擋住的散流光線，更容易從玻璃上望得見。有時候見到所謂「幽影」(Ghost Images)，等到放上了遮光罩就不見了。更常遇到的，在偶像的陰影部份有很顯著的黯光效驗，而在強光的部份則效果很少。在購買遮光罩的時候，同時應該考慮到用濾色鏡的問題，假使濾色鏡屬於淺平膠質型的，用來裝在鏡頭之間或鏡頭後面地位的，那無須考慮有不良的問題。假使這一種濾色鏡是用在鏡頭前面的，則因過度的鏡頭與濾色鏡的距離所產生的不良的結果是必須注意的。

假使濾色鏡是用玻璃質製成的，而採用套式裝上鏡頭的，有許多種的遮光罩就附着在這一型濾色鏡的鏡框上。這一設計是基於應用了濾色鏡，也必得同時帶上了遮光罩，因爲此一額外所增加的玻璃片更易使散流光線感應到軟片的緣故，而遮光罩是勢所必用的。

眼前遮光罩的設計，可以同時應用濾色鏡和廉鏡，具有最好效果的是屬於玻璃濾色鏡的一種。關於這短短一章中所敘述遮光罩的事。總括一句話，選擇一面良好的，可以配得上你原有濾色鏡的遮光罩，在每一次攝影中應用它！

(全文完)

一攝影叢談之九一

框架結構法 (Frame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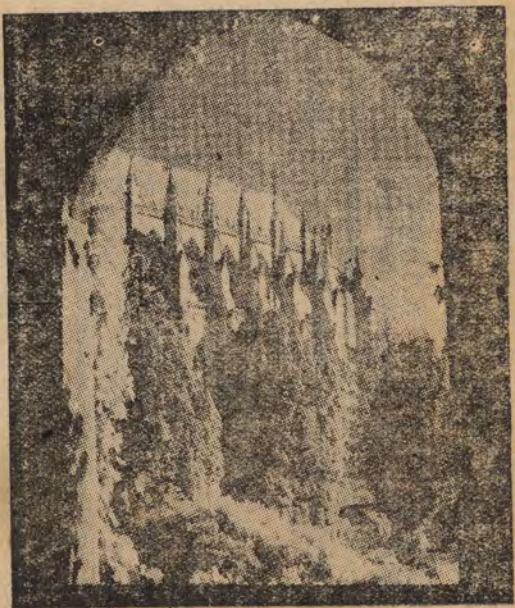
綠衫編譯

在繪畫的藝術領域內，從鉛畫，水彩，油彩，照相而至卡通電影，都有一個共同的缺憾，即不易使畫面立體化——當然不是不能，而是不易。

畫家用色澤深淺，和光線明暗的手法，把前後景物區別出來。攝影師照人像時，需用許多燈光和正確的曝光沖洗，才能得到臉的「深度」。

「深度」在普通照片內是很不易感覺到的，我們只能照出景物的長短寬狹至於從甲物到乙物的深度，即距離的觀念，則甚難表達。通常我們稱這個深度謂之 Perspective，凡能表示立體狀的照片，其 Perspective 必佳。

這裡介紹的框架結構法，即可用來彌補照片中不易表達的「深度」，所謂「框架」的意思乃指任何物體形成整個或半個的框形，把需要的景物圍在裡邊。最常見的是利用樹葉，棟樑，和窗架構成的框架。這不但可以表現出框架到目



的物的一段距離，並能把畫圖的興趣部份作一特別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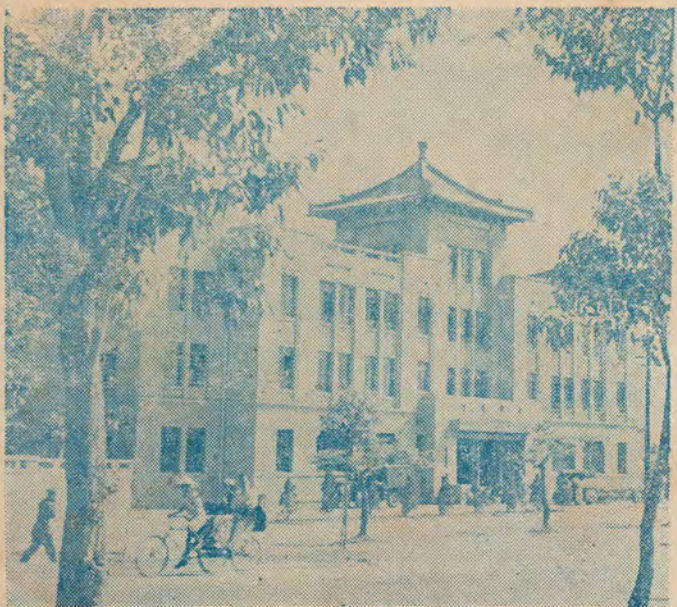
如果你照一個寶塔，背後留出一塊很大的天空，而沒有什麼點綴，則絕對不會美觀。這時你就會想到在寶塔的頂部加上一撇樹葉，造成一個距離的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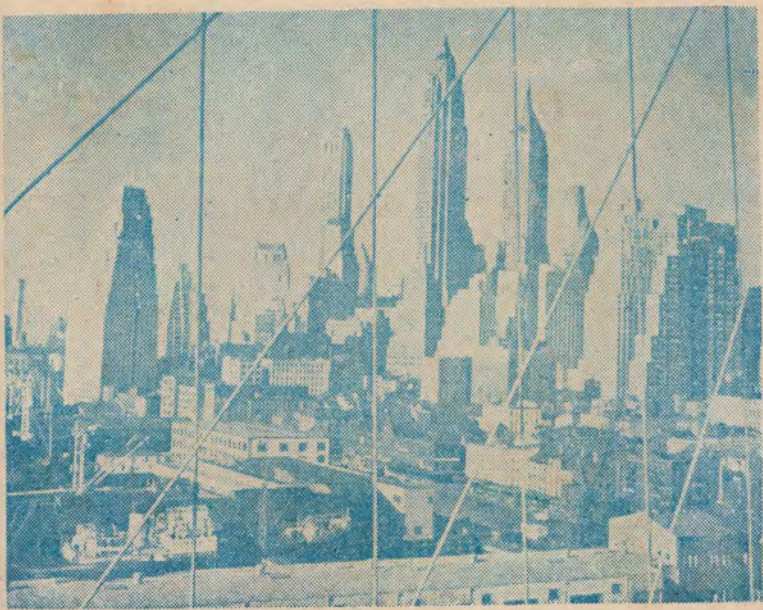
框架的形成不一定是真正的一個框架狀，有時可以二面（一半），有時可以圓形，或穿過若干小格子——通常我們總是將框架的四週攝成黑影。（參見拾穗第十四期攝影叢談之六）

因為框架離鏡箱近，目的物離鏡箱遠，（這是一定道理，否則景物無從安置在框架內，二者之間相差很大距離，所以我們攝影時情願用較長時間，而盡量用最小光圈，這樣可以得到良好的 Depth of Field，而使前後景物都非常清晰。

X X X X

赫蘭費斯東法官有一次告訴一位青年律師說：「如果情節上非常充分，而法律上並不充分的話，那麼就辯論情節，如果你法律上很充分而情節上不夠的話，就依法律辯論。若是情節和法律都不充分——便敲桌子。」





光華

凡爾賽宮中的騙案



巴黎是愛好藝術者的聖地，在這個都市裡展覽着的頭等油畫，豐富得賽過美國廣告板上的招貼，所以在巴黎藝術是一行重要的生意，像戀愛死亡一樣的重要，世界上許多地方都說不上堪為其匹的。

早在這個季節裡，我在曼哈坦五十七街一家小小的藝術商店裡，找到一張超然派大師奧古斯都聖雷登的畫，於是像別的欣慕其名的人一樣，我設法儘早橫渡重洋，到聖雷登的故鄉去尋找他的天才作品。

到巴黎後的第二天，我跑進聖愛丁奈路上一家地窖裡的小商店，那家店專賣名畫奇書，是一個敘利亞人開設的，他的眼睛大得發光，手指頭給煙燻得黃黃的。當我提到聖·雷登的時候，他抱歉地搖搖頭，「啊，先生，像聖雷登那樣偉大的人，在他的本國却並不吃香，所以我店裡沒有他的畫，我們這兒欣賞他的人實在太少了，但是我會給你記在心上。」

我很高興能找到一個人領會我這番愛賞的熱誠，「一

個人必須有一只內在的眼睛，」我咕囁着，「一種揭露潛意識的能力，才能了解聖雷登。」

「是的，」敘利亞人同意道，「等到東方的神秘能够像學童的教科書一樣，讓西方人弄清楚，那麼這位畫家就會興時起來的，」他說話的時候，那對眼睛看來就像一個古代的聖徒；即使那黃稀稀的蛀牙也不能減少他面容的端度。

他忽然道歉了一聲，走進店後去，一會兒帶了一本袖珍本大小的書來，把書交給我。

「先生，」他說，你冤枉跑來找聖雷登的作品，當然得略有所獲回去，讓我向你介紹這本小書的作者——寫作的奧古斯達·聖雷登，好嗎？」

這本書用暗紅的羊皮包着，右上角印着燙金的作者簽字，加格里特羅爵士。

「加格里特羅」我絮聒着，我的好奇心也立刻行動了「加格里特羅爵士，偉大的超然派哲學家！」

「先生，」敘利亞人應聲說，「你聽見過鑽石項鍊的掌故嗎？」

「如果我没有搞錯的話，你是不是在說路易十六朝代被竊的兩百萬元的那串項鍊呢？」

「是呀，先生，那真是一件曠古奇聞的事情，比起歷史上任何事情來，它激動了更多的小說家，劇作家和哲學家的靈感。最出色的角兒在舞台上現身說法，在那可怖的劇情中扮演著壞腳色，親王和高等妓女，皇后和犯人，還扮演著那舉世聞名的和渺小無聞的人。」

敘利亞人棕色的細指掠過了櫃台，「先生，你或者曉得加格里特羅爵士在這個鑽石項鍊案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吧？」

「我聽見過的，」我答道，「不過，老實說，我真不懂這樣偉大的一位哲學家，怎樣會牽連到那樣轟動的事情裡？」

「呵，我的朋友，不只你一個人給弄糊塗了，全世界都不會弄清楚呢。姑且這樣說吧，你，還有那些研究人性的學者，你們的答案就在你手裡那本小書裡——至於這本書怎樣給弄到我手裡來，自然也有一番故事的。」他潤了潤嗓子，「因為你正是加格里特羅爵士真誠的欣賞者，所以

一個雕花的橡木衣櫥旁邊，立著海波克來特斯，醫藥之父的彫像，僕人在它的寬袍褶縫裡按了一下，扯動了彈簧，於是那彫琢得好端端的牆上便有一部分向後面摺過去，裡面現出幾級階梯。他走上階梯，再跨進內屋——主人居住的地方。這是一間小小的套房，裡面裝飾著玫瑰色的紅緞子。僕人在那六呎高的白磚壁爐前停住，按了一下開關，整個壁爐的後牆便悄悄滑開了。這才一個發育不全的老頭子從壁爐裡跨步出來。他兩條腿長得長短不齊，卻有一付神氣活現的聰明相。

僕人鞠躬說：「主人被召前往法蘭西王的凡爾賽宮，有一輛車子等他出發。」

跛子點點頭，「我去通報他好了。」

他扭轉身去，好不容易才走上階梯到套房裡去，加格里特羅爵士就坐在第一間房間裡寫信。這房間裡鋪著阿剌伯的地氈和罩布，牆上根本沒有窗子，但屋子裡神秘的氣氛中卻洋溢著新鮮的空氣，還有澆着香油的燈成天成夜地點著。

加格里特羅擡頭看見他的親信走進來，便現出一副平靜而坦白的臉色，覺得挺優美的鼻子，飽滿的嘴唇，和澄亮而忠厚的眼睛，他穿著猩紅色的短褲，鐵灰色的背心上

我要你讀讀這篇不平凡的故事。」

我鄭重地向敘利亞人道謝，當我問起這本書的價錢時，他舉起骨瘦的手來，「先生，什麼人我都不賣，我只建議你借去看一個晚上，希望你明天早上還給我。」

他怪模怪樣的聳了聳肩，伶俐的眼睛骨碌地閃著，「我極我可以信任一位欣賞奧古斯達·聖·雷登的人。」

那天晚上，在俯瞰共和廣場的旅寓裡，我挑燈傍倚，隨後便全神灌注到這個鑽石項鍊的故事裡去。

在一七八四年那令人難忘的寒冬裡，一天下午，有一輛双座馬車轉進巴黎的聖克勞路上，在一所華麗的石邸前停了下來。這時從車子裡走出一個魁梧的瑞士衛士來，他穿著凡爾賽宮傳統的制服，叩過門環之後，便對過來招呼的僕人說，我是給加格里特羅爵士傳信來的，請你通報他入見凡爾賽宮，車子在門口等著。」

這僕人回頭穿過門廊，走進一間房間，那裡面陳設著彫刻的烏木傢俱，精緻的中國屏幔，還點綴著插滿了奇花異卉的花瓶。他按按鈴，於是房間那邊一扇門打開了，另外一個僕人走了進來，「主人被召入見凡爾賽宮，車子在門口等。」

那新進來的人點了點頭，轉身走進另外一間屋子，在鑲著西班牙的花邊。他的襯衫領兒敞開着，豐滿的頭髮分成好幾根辮子，照時新樣兒用帶子紮好。他的襪子是印花絲質的，手指頭帶著純白的珍珠，襯衫鈕和錶鍊上都是珍珠。

「老爺，你被召請到凡爾賽宮中去，」跛子鞠躬如也的說，「他們請你立刻就去。」

加格里特羅總起了眉毛，「誰叫我去呢，沙勃利多？」

「我也說不來，老爺，詔言裡並沒有提到那個，也許——皇帝吧！」他期望地添上了一句。

「呸！」伯爵咕噥着，「決不會的，那懶鬼沒有王子的心腸，只有一顆鞋匠的心，他對我的哲學是毫無興趣的。」

伯爵放下了鵝毛筆，站起來伸伸腿，「沙勃利多。」他帶着一個惡毒的微笑說，「我可以給那神秘的主人來一次凡人眼中的魔術表演嗎？我可以在那朦朧的眼睛前，把法蘭西先皇的亡魂召進宮來嗎？我可以讓他們一窺未來嗎？」

「呵，老爺，」跛子虔誠的回答說，「俄國，瑞典，德國的皇帝都稱譽你的天才，難道波邦（註一）便不能給

你弄得服貼嗎？」

伯爵把手挽在背後，急速地房間裡踱了幾步，「好吧，沙勃利多」，他突然說，「我準備去了。」

他緊張地步出房間，走下階級，經過一排正房才進門廊，那瑞士侍衛正等着他，另外一個僕人走來給他穿上天藍色的上衣。伯爵戴了一頂插了白羽的高帽子，那時候法律規定所有的醫生，藥劑師，草藥郎中，走江湖的，拔牙齒的人都得戴白色的羽毛。

伯爵坐上車子後，那瑞士人便爬上駟座，坐在車夫旁邊，輕揚馬鞭。馬兒早已拔足疾馳了。加格里特羅爵士，早年的乞丐約瑟夫巴塞摩，現在正動身進宮去。他從命運之梯爬了上來，真是歷程艱遠呢。

巴黎到凡爾賽宮足足的有五哩路，因為嚴冬奇冷，所以車子走得慢慢。那愛爾蘭棕馬的蹄子走在雪地上真是太危險了，他溜了兩三次跟，差點兒不會把車子衝進路傍的雪堆裡去。

這一路上，掛着紅皮窗幔的眩目的雪車掠過他們車傍。雪車裡載着時髦的娘們，臉蛋兒給風刮得通紅的，坐雪車兜風是皇后在宮裡弄出來的玩意兒，因此凡爾賽宮四週幾哩長的路上，湖面上，駿馬的金鈴一直叮叮鈴鈴的響着。

他在宮中很有點勢力。這位氣息高貴的偽君子是皇后的私人侍從，在皇后陛下面前可要盡了花銷。他從意地胡作胡為，然後站在神父的立場，為她洗清一切良心上的罪惡。

「呵，伯爵，」長老微笑着，「我正在盼望你來。」伯爵感激地鞠了一躬，「聽憑差遣。不曉得閣下有何吩咐？」

長老陰陽怪氣的用手指捫着嘴唇，「那位召見你的人要秘密接見你，這真是極大的寵幸呢，跟我來吧。先生。」

為了方便他們多戀的私情，波邦家族把凡爾賽宮四週造得曲折迷離，半夜裡，每當娼妓和命婦跟這家族裡的王子幽會過後，便蹣手蹣腳的穿過黝黯的走廊，再偷出虛掩着的出口，然後將幽情密愛永遠鎖在她們的身後。

維蒙長老正領着加格里特羅伯爵穿過這樣的走廊，隔得老遠的蠟燭照隨着。他們雖然走到一個台子前面。麥都莎（註二）的石像在暗中虎視着，好像要把人家的膽嚇破似的。他們在這裡拐彎過去，走上樓梯，又拐了個灣，走上另外一個樓梯。登高復登高，一連串的拐角使加格里特羅漸漸地發呆了。

最後，當他們再也爬不動的時候，長老轉動了一個門

對於那般顯貴的人家，一七八四年的冬天美麗得像一只百靈鳥，可是對於窮人却真是一場浩劫。馬車載着伯爵駛過括風的凡爾賽街上時，那些把裙子塞在靴桶裡的農婦，正擠在給雪掩蓋了攤頭旁邊，掙扎着叫賣她們的東西。那紅腫的眼睛，那瘦削的臉，都顯出一種絕望的痛苦來，還有些妓女靠在結了冰柱的牆邊，顫抖着，哀憐地盼望一夕的溫飽。

在皚皚白雪掩蓋下，進宮去的御道也失去它的壯麗之感，叢叢橘樹和苦心栽培的外國樹種都枯萎了，美麗的英國花園，草坪，人工挖成的小池，瑞士式的平屋，都給雪埋得死氣沉沉。

馬車走得有些古怪，它不走宮中的正路上進去，却繞到側殿的進口上，馬車夫顯然得了甚麼命令。儘可能不讓這位乘客闖進宮裡去。伯爵在門口被一個掌馬官接待着，把他領進一間絢麗的房間裡。那嵌了鏡子的牆上畫着背了弓壺的朱比德，天花板上則閃爍着華都畫的女神般的婦人和裸體的美女。這時有一個人鞠着躬走上來，他的個兒高大，手脚長得像蜘蛛一般，他穿了教會裡的黑衣服，面貌却奇醜無比。伯爵在觀見皇上時看過他好幾回，所以認得這個人是維蒙長老。他聽到過一些這位長老的事兒，知道

紐，把伯爵領進一間房間裡。這房間佈置得分外簡單，和樓下的房間絕然不同。一枱風琴，幾張皮的安樂椅，幾張時尚的維納油畫掛在牆上，一瓶玫瑰，屋角裡一架大鋼琴，如斯而已。這間房毗連着一條拱形的甬道，再過去便是一間簡樸的臥室。一間小小的彈子間。長老請伯爵坐下，自己便走開了。伯爵脫下帽子，敞開上衣來歇歇累。

一會兒，輕碎的脚步在外面樓梯上響着，門兒開處，一位年青的太太走了進來。她的雙頰飛紅，香唇微喘，想見是從外面匆匆上樓來的。她也沒有多望伯爵，便一直走到鋼琴旁邊，急急的放下一把中國傘，又脫下她那繡花斗蓬，取下了帽子，露出一頭秀美的棕髮。她這才看出了加格里特羅正跪着，「伯爵先生，起來吧，請不要拘禮！」他立起身來，「皇后陛下，我不勝惶恐！」

「因為皇后召見你而惶恐嗎？」瑪麗安托妮截斷他的話，「而且不在皇殿上召見，却躲到這裡來？」

她擡起她的頭——這是她最柔美的姿態之一。「先生，你相信我有時候渴望忘記我是法蘭西的皇后嗎？我劃出這間房間，好讓我跟幾位親近的朋友聚一聚，在這裡靜靜的吃頓飯或是玩玩彈子，像單純的老百姓一樣找點樂樂，

「我完全懂得，陛下。」

伯爵貪婪地望著這個召見他的婦人：他從來沒有如此接近的看過皇后，所以他儘快注意她的姿容。她的個兒嬌小，有著雪白奪目的臉蛋，溫柔的藍眼睛上蓋著長長的睫毛，彎彎的鼻準，小而美麗的嘴唇，只是下唇略微飄起來有點美中不足——一個家族的特徵。不錯，他斷然地想，瑪利亞脫萊莎的這個女兒確是法蘭西王座上最優雅的一個女人。他的心頭湧起一陣愛憐之感，他曾經發誓要毀滅她的。

「伯爵先生，」瑪麗安托妮停了一會問道，「你奇怪我為什麼要召見你嗎？」她走過去，停在那細長瓶子裡的玫瑰花前，彎身聞了聞花香，然後背向著伯爵，喃喃的說道：「老實告訴我，你聽到過關於我的什麼流言沒有？」

伯爵猶豫了幾秒鐘，然後確切地說道，「陛下，那是不可能的，我只聽到一些侮辱你的話。」

她突然奏鼓鼓的轉過身來，「不要騙我，先生，你以為我沒有眼睛和耳朵麼？你以為我不曉得那些嘯咕我的壞話，那些淫猥的歌詞，還有那傳遍了法蘭西的小冊子！你以為我不曉得我的敵人叫我做奧地利的母狼！還有維謝先

——我自己的。有些人散布謠言，說我盜用慈善事業的公款來還債！他們在說謊，伯爵先生！」

她不安地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扣著的手一會兒又放開來。她終於恢復了平靜，於是接著說，「先生，我決不讓我的仇人有機會誹謗我，不幸我又逢著一件嚴重的困難，我不能絕望地坐視它，讓這事情有些兒風聲傳到那批盼望我出亂子的人聽見，這也就是我召見你的原因。」

「娘娘，我不大明白。」

「先生，我在賭博上交了一陣子惡運，我每天晚上押下一大事賭注，總是輸掉的。以前，皇帝給我零花的錢少掉一些的時候，我只消跑去向他要一些就成了。可是，我再也不敢向路易要錢還債的日子已經來了，我已經絕望，再也無法敷衍我的債主了。」

「但是我怎樣能夠幫助你呢，夫人？」伯爵問道。

瑪麗安托妮狡猾地望著他，「先生，我們之間毋需再存秘密，在這個房間裡你可以隨便說話的。剛才你那樣勇敢，把別人談論我的話告訴我，現在我也來把別人說的話告訴你。」

「什麼話？」

「人家說你學過煉金術！」

生，皇帝的首相，經常呈報我的行動，讓路易在我背後讀著。」

她殷切地望著伯爵，「告訴我，先生，你聽到過關於皇后的什麼話！」

伯爵依然不出聲。

「我命令你說出來！」

「我聽見說過皇后陛下喜歡扮成街上的女人，秘密偷出宮去，又聽說常常和陌生人併肩出現在公園和咖啡座裡。」

「不錯，」瑪麗安托妮回答說，她的眼睛發著光耀，「接下去！」

「我聽說，有一回娘娘真的爬上一輛馬車揮鞭疾馳，巴黎的貧民窟裡給弄得好一場虛驚！」

「再說！」

「我還聽到說，」伯爵接著說，他的態度忽然變得非常莊嚴，「皇帝睡覺以後，陛下便跟同伴們到賭桌上，去，一直玩到天亮，一夜要輸掉上千個金路易！」

皇后的臉紅了，她的眼睛更顯得有點憂愁，此刻她真是更美麗動人了。「啊，那是真的，先生。賭博對於我的刺激是強烈的，我幹麼要否認呢？但是我濫花的錢是我的

「夫人！」

「黃金，先生，黃金鑰子——那是用你發明的方法煉出來的，在你的實驗室裡，用大的坩鍋燒出來，而且不只是金子，先生，鑽石，珍珠和翡翠都有，你不承認嗎？」

「不，」伯爵慢吞吞的同答說，「我不能夠否認它。」

瑪麗安托妮把身子彎得十分靠近伯爵，眼睛直盯著他。她的臉給情緒漲得緋紅。一陣馬鞭草混著木犀草的細膩的香氣，幾乎刺激得他要發狂了。

「那末，先生，如果一位公主能够受到你的恩惠，輸贏一點錢算得了什麼呢？」

伯爵憐憫而又輕侮地望著皇后，走上歧途的可憐的女人，她嫁給這笨熊似的皇帝這樣多年，因為他不能盡一個丈夫生理上的責任，她便投身在一種歇斯底里的歡樂中，以求得補償。她恣意地揮霍金錢，就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皇后也會給她用的錢數倒的。但是伯爵的心豁然又冷酷起來，他還有要完成的任務，他得把她引上萬劫不復的路上去。

「是的，皇后陛下，」他欠身說，「你聽到的都是真話。我從我的老師，埃及的大祭司阿陀泰司那裡承受了煉

金的秘方。我曾經煉出麵包塊一樣厚的金錠，金匠估計每個錠子可值十萬銀元（註三）。我還鍊過純粹無瑕的鑽石，靠這些收入來維持我王子般的生活。——他微笑着，眼睛裡現出一絲罪惡的影子，「事實上，我有一回還資助過凱撒大帝，供給他遠征龐培（註四）所需的錢。」

皇后跳了起來。「什麼，先生，你認識凱撒大帝！」

「陛下，」伯爵說，「請讓我順便提一提我的成就。我會經發明長生藥，所以一口氣活了兩千年，一代一代的把自己反老還童！」

「天曉得，先生，你一定是麥非托非爾斯！」（註五）

「不是麥非托非爾斯——我只是一個學神術的人而已，東方通神術使西方人吃驚的玩意兒多呢。」他停了一歇，伶俐的眼珠盯住皇后的臉上，「皇后，我同克里奧帕特娜不知道一起吃過多少次飯，同喜巴的皇后也共餐過一兩回，我承認她們沒有一個比你更漂亮的。」

瑪麗安托妮嫣然一笑，「伯爵先生，你的朋友一定都是非常不凡的。」

「她們的確是這樣的！我可也有一些不幸的交往呢，我和尼羅（註六）非常親暱，而且很喜歡他——一直到他弑母之後為止！」伯爵嘆了一口氣，「不過有些友誼是很

「好極了，」伯爵回答說。他從放在圈椅上的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只天鵝絨的口袋，再從那裡面拿出一隻球形的小瓶子，瓶口塞得緊緊的，裝滿了蒸溜水。他把這個瓶子放在桌上，「假如你允許我點起蠟燭，並且把窗簾都拉起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實驗了。」

皇后答應了，這個伯爵把必要的準備弄得妥妥貼貼，小小的房間便更突然給扔進黑暗之中，只有那三支玫瑰色的蠟燭發出的光來。在燭光下，皇后深遠的眼睛和細密的睫毛晶晶地熠熠着。伯爵全身給陰影罩住，他把那小水瓶挪近蠟燭，使燭光聚集在水裡面，「請望着這只水瓶，陛下，儘可能注視着蠟燭的光。」

皇后坐了下來，目不轉瞬地望著水瓶。那瓶裡的水就像一面聚光的透鏡，把蠟燭的光焰聚成一個尖點，使皇后看得沉沉欲睡，這時候伯爵一直對她輕輕地絮語着。

幾分鐘過去了，伯爵做了幾個手勢，喃喃地唸着咒咒，「睡吧，夫人，睡吧！」皇后漸漸的變得紋絲兒不動，兩只眸子呆定着，她的臉量已經褪掉了，慢慢地被催入了睡鄉。

伯爵再做了一個手勢，然後柔聲問道：「夫人，你叫什麼名字？」

有益的，我從海波克來特斯（註七）那裡學到了醫術，一直用得很有功的。」他暫停了一下，滑頭滑腦地交叉着雙手，然後又重新來擺他的噱頭。

「謝謝老天爺，皇后陛下聖躬安康，是這樣的年青美麗，當然用不着我的長生藥，但是如你所說的，有一件事我可以伺候你。」他那有力的眼睛向她瞥了一眼。

「我將送錢給你還債，除此以外還有更多的錢，我還要奉獻閃着純光的鑽石給你，對於你的艷美，這是一種完善的襯托。這是我為你效勞的，同時我要求賜給我一個恩惠。」

「是什麼呢，先生？」

「我請求陛下讓我做一實實驗，我要看看你的未來。」

「你能夠推卜將來嗎，先生？」

「相當的成功呢，那是我一種癖好，」他用那煽動性的腔調接下去說，「有誰不願意花相當代價來看一看年青曼妙的皇后的未來呢？」

瑪麗安托妮納罕地望着他，她的臉色變得蒼白，好一會兒才恢復了自制的力量，於是她抬起頭來，輕快地說道，「很好，我贊成你這套把戲，你準備進行吧。」

「瑪麗安托妮。」

「看這個水瓶裡面，瑪麗安托妮，你看到什麼？」

皇后默然了好幾秒鐘，然後才慢慢的說道，「我看見一間獄室，從窗格子裡望進去。我瞥見鐵床上有一個婦人，身傍伴着一只小狗，這女人穿了黑的衣服，她是一個少婦，臉上却像老太婆一樣的滿是綉紋。她正在淌着血，澱在那只小狗的腳上。」

「不要說了，夫人！」伯爵叫起來，他激動了好一會聲音才恢復原來那般溫順，「再看下去，夫人，你現在看見什麼？」

皇后用剛才說話的音調回答他：「我看見這女人穿了喪服，頭上的白髮給便帽掩蓋着，她正坐在一輛車上經過大街，兩傍排滿了叫聲的人們，他們在喊——打倒瑪麗安托妮！」現在，她從車上走下來，沒有一個教士過來給她些許慰藉，我看見她跨上斷頭台的木架，那巨大的鋼刀正等著斬下來，可是她的眼睛裡却閃耀着反叛的光輝。」

伯爵點點頭，「對了，你已經看到了天機，」他輕輕的走到窗邊，拉開沉重的窗簾，再把蠟燭吹熄，這才把水瓶放進天鵝絨的袋子裡去。傍晚的陽光偷進了房間，塗滿了皇后細長的睫毛。

「天哪，」伯爵凝視她的時候這樣想着，「她真是個嫵雅的女人。」

「睡吧，我美麗的皇后，」他略微高聲地說，「睡上一小時再起來準備參加今晚的舞會……」他的臉變起嚴肅起來了。「明天那串鑽石的頸鍊是靠得住的了。」

他穿上大衣，然後走了出去。

（未完待續）

大源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無任歡迎
如蒙賜顧
一應俱全
工廠器材
路鑛局廠
化工原料
五金工具
鋼鐵機械

地址：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五十三號

電話：三九七二

電報掛號：VANCO

育兒經驗譚（下）



這樣似乎使納賽弄清楚了。但是她仍有一些事情不能決定的。「我應該需要些什麼樣的孩子衣服呢？」她問。她告訴我她已有了襯衣，尿布，帳幔，汗巾，一塊大而柔軟的毛毯，和她母親替她做好的幾件漂亮的小孩子衣服。

那些在我看起來都已經很完備了。不過我提醒她還得置備一件柔軟如法蘭絨的一口鐘之類衣服，以便罩在外面。孩子只要棉布衣服好了。不要用毛皮的東西觸及孩子的皮膚。毛皮太溫柔了。多預備些絨毯和一二條輕質的毛毯，如果太冷的話，可以裹在絨毯外面。

這樣好像使納賽很滿意了，但是她還有一個問題。「我們是否需要預備一只高欄小床或者是睡籃之類給孩子睡覺呢？」我告訴她，照我個人的看法，我總覺得一個初生出來的嬰孩讓他睡在睡籃裡要比較來得舒適，溫暖，同時

也比較安全些。但是這完全隨各人的意見而不同。

下一次我看到簡立斯夫婦倆是在兩個星期以後，在醫院裡。納賽比她所預期的日子要早生些，但是各方面經過情形都很好。她生了一個漂亮的，七磅五兩重的男孩子，正合他們所希望的一般。」

當我到醫院裡的時候，簡立斯先生正等候在為未來父親們所特設的接待室裡。他張着有一哩寬的笑口。心情是那樣的愉快，使我決定正好趁機會與他個人說幾句話。

「好啊，爸爸，你感覺得怎麼樣？」我問。

「哦，大夫，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是的，我知道。」我插進去說，「我敢說這種事情開始總是好的。你們一起即將過一個新生活了，你和納賽。這可能對她是個頗辛苦的生活，但是我相信她是可以勝任愉快的。我知道你亦會盡可能地幫着她。你要記得從現在開始，你每次下班回去，你不可能再期望納賽會時常打齊整

Virginia Travell Weeks
超然譯著

甜蜜地在等候着你。她很可能在某幾個晚上弄得疲倦非常。她需要有人能幫着她。盡你可能地去幫助她料理家務。不要忘了當你是這個初生兒的父親的時候，同時亦是納賽的丈夫——她的男朋友。現在更要處處為她着想。如果有什麼時候你高興買些玩具給小的，也得同時買包糖果給納賽吃。這樣會有很大的得益。我現在去看納賽和孩子。我想他們很快就會請你進去的。」

「哦，謝謝你，大夫，」他說。「請不必顧慮。我會知道的。」

像許多產婦剛臨盆過一般，當我那天早晨去看納賽的時候，她顯得虛弱非常。但是她精神頗佳，她微笑着迎接我。

「哦，大夫。我很高興見到你，我正有許多問題要問你呢。我已決定自己哺乳了，同時我——」

我打斷她的談話，並且告訴她，叫她休息。「我知道你會問我些什麼的。妳儘管躺下去，休息着，我來回答妳。」

「到二點鐘的時候，」我告訴她，「一位護士會抱着妳的孩子進來吃奶。如果他好睡非常，不想吃奶，那亦不必發愁。他在下一次就會要的，同時這也沒有什麼關係的。」

「妳很對，大夫，你說過孩子只是吃、吃和睡眠！」她說。「我們這個孩子決定替他取名叫勞勃，他醒了以後，除了吃奶，一點事情亦不作。餘下的時間便是熟睡。」

「妳很快地領略到了我的說話，」我說。「吃和睡是二件很重要的事情，亦是我預備和妳談起的。同時還有些其他小事情。我們現在就從吃開始吧。」

妳回家以後，我對她說，妳很可以躺在床上，或是躺在沙發裡喂他吃奶。這樣可以使妳多獲得一點休息，使妳二腿可以鬆和鬆和。如果妳喜歡坐着哺乳，那末就揀一「可以把妳靠手的椅子坐，用手臂托着孩子的背和頭，使妳自己可以比較舒服些。」

不必硬守着四小時哺乳一次的規定。如果離開他上一次吃奶已經歷了有三個多鐘點了，那末他一醒來就該給他吃。如果他睡了已有四小時以上，便馬上把他弄醒讓他吃飽後再睡。假使過了兩小時或者兩個半小時以後，他哭了，那末他可能仍舊沒有吃飽，或是氣出不來。

所以每次哺乳一半以後，便得拍拍他，把他抱起來背在肩上，輕輕地在他背部左下肋骨處拍幾下。那裡是他胃腔所在，可以使吃進去的氣體拍着趕出來。有時候妳必須把他抱着坐的姿勢，再在背部拍擊，把殘留着的一點氣體

因為母親的奶水不到第三第四天是不會下來的。吃奶時，護士會告訴妳應該怎樣抱着孩子給他吮吸。他的頭看來好像有些搖擺不定，那是正常的。只要用一二個指頭扶着他好了。他的眼睛會有些腫脹，那是因為一種藥水——硝酸銀，在他生下來時就替他滴上的。這樣可以避免因嚴重的疾病而致瞎掉。同時這亦是醫生們的責任，為了法律上的需要，必須在他一生下來時，就替他作的工作。你或許會看到孩子頭上有個瘤般的突起，在那塊烏青的周圍，像煞有些紅腫，那是因為在生產時撞起的，不要多久就會好的。到明天妳看到他的時候，他的面部可能會有些發紅和擦傷的痕跡，那同樣也是沒有關係的。孩子的皮膚嬌嫩非常，即使他自己用手在臉上擦一下，或是和絨毯磨擦的緣故，都可能把他的皮膚弄粗的。

「我知道妳現在只需要知道這些東西，納賽」我說，「不要擔心任何東西。妳的孩子是正常而健康的。我會隨時來看妳的。在妳沒有回家去以前，我們還會有許多談話的機會。」

在那個週末，我們又談起來了。納賽焦急着想回去，以便早些安頓下來，擔任起她作母親的真正工作。她已經擬好了一個完美的計劃，預備怎樣去作。

亦元 一吐出來。

等他有兩三個禮拜大了，可以停止在早晨兩三點鐘的一次哺乳了。但是不要說停就停，停得太快。讓他自己去調整醒來的時間。以後再按照每隔四小時哺乳一次的規定。

不要儘把時間耗費在哺乳上面，而把妳自己吃飯的時刻疏忽了。妳需要一天有三餐豐盛的飲食，不能只靠幾塊三明治就算了事。在每二餐中間吃些點心，如菓子汁，茶，或牛奶餅干之類。爲了增多奶水的緣故，不必一定要多喝牛奶。如果妳的乳房或是奶頭有甚痛楚時，便立刻讓我

現在，等妳孩子吃飽後，他便可能想入睡了。把他放在睡籃裡，使他睡着。每吃一次仍便改換另一側睡，不要使他仰睡或覆着睡。如果他仰着睡打噁心或是吐奶出來，許多孩子都是這樣的，那末他大概是吃了一點東西到肺裡去了。使他調換着側面睡，同時也可以不致使他頭殼變歪。

替孩子洗澡是很有趣的。不要認爲是件頭痛的事情。當然在他臍帶沒有脫掉和包皮的割口沒有收口以前，只能用海綿蘸着水在他身上輕輕地揩抹着洗。現在妳孩子的臍

帶還吊在上面，過幾天牠會自己脫掉的。在牠脫落的時候，會有些許流質分泌在肚臍眼裡和肚臍的周圍。只要用酒精把牠洗乾淨，再用一塊潔淨的，消毒過的紗布覆在上面便好了。幾天以後就會沒有的。他在沒有回家以前，還得替他包皮割去，在割過的部份，有塗上凡士林紗布包着，不要讓牠散開來。每次小便以後，就替他換上一塊新的紗布。

在這些部份沒有結痂以前，只能多用些水和白肥皂，用海綿替他擦着洗，洗好後再用清水沖乾淨，然後擦乾，撲些爽身粉或是些消毒過的嬰兒潤膚油。把多餘的粉搽掉，不要讓牠留積在皮膚的褶凹裡。特別要注意頭頸，耳朵周圍，和胸下的清潔。不要有水洗及他的眼睛，嘴巴，和耳朵裡面。只要洗乾淨他的面部和外耳的褶褶便好了。眼角裡會積有一些眼屎，如果在幾天之內未能去淨，就來告訴我。

等到他臍帶和包皮結痂以後，便可以在水盆裡替他洗澡了。把他頭頸和後腦斜靠在妳的左手腕裡，同時用左手握住他的左臂，使不致於把他整個的身體滑進水裡去。每次用肘尖試驗水的溫度，使不致於太燙，應該要合於體溫的冷熱。等妳洗完後，把他裹在一塊軟毛巾裡，替他刷乾。

讓傷風，寒氣，喉痛和咳嗽的人去接近孩子。孩子們很容易由一點傷風開始而轉成嚴重的疾病。

「這些都是妳現在所應該知道的各點，」我結束着說。「妳的孩子各項經過都極良好。他已恢復所失去的六兩半體重，現在已和出生時一般，妳不會有什麼困難的了。」

吉士甫簡立斯，自從他太太和孩子平安地回家以後，馬上負起他在家庭中瞻養和保護者的責任。他沒有失信盡他可能地幫着納賽。他和他妻子都很自負，決心努力着把孩子扶養得盡善盡美，像我所知道的一些年青的夫婦們一般。當他們遇到一些看顧孩子時經常發生的疑問時。總會虛懷若谷地來請教我去幫助他們。在最初的時候，多半是飲食方面的問題——他們的小勞勃應該吃什麼和怎樣吃法，他體格上面的成長和發育，有沒有够上標準的規格。過後他們又遇到些其他的問題。勞勃已開始有些懂事了。即使他尚是一個小嬰孩，但已可顯着給他慈愛的父親知道，在他生活上除了飲食和睡眠以外，尚有其他許多活動。譬如對某一樣東西引起注意，愛好，和安全感等等都是在個性發展的工作上，大有可為。

但是在頭上兩個月，納賽所注意於她孩子的，差不多

於是再替他穿上衣服。記得，不要有毛皮的東西貼住他的肌膚。他的外衣應該要寬大而輕軟。把他包在一塊棉布毯子裡，如果太冷，再在棉布毯外面裹上一層毛毯。或者是一件連有帽子的一口鐘。不要替他穿得太熱，但也不要使他受涼。衣服應該要配合氣候的變化。

現在還有一件事情。不要擔心妳孩子的大便，無論是便秘或是拉稀。喂奶的孩子常有稀薄的黑色大便，而且每次總是在吃飽奶以後，在開始的時候，大便像紅金般顏色，不過亦會改變的。每次換尿布的時候，注意把身上的小便都要用白肥皂和水沖洗乾淨，然後再撲粉或擦油。尿布每次在洗乾淨以後，必須要泡在滾水內消毒過。

許多初生兒都帶着些小毛病來的，但是都不嚴重，而且很容易醫好的。有一種便是結舌。妳的孩子也稍微有點，還我會替他診療的。有些孩子有着過大的乳房，可以分泌一點奶汁出來，那種亦是正常的，但卻不要讓任何人去擠牠。孩子們時常會在口腔內，積起一層白膜，在上腭，舌頭，和牙床都可能有的，果如妳發現有那些東西，告訴我。

最後一句話。留心來拜訪妳的親戚朋友們。絕對不能

完全着重於他是否已經獲得充分的睡眠和飲食。要把孩子養得白白胖胖，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她措置有方，因此在二月，三月，四月終了時，孩子的體重都是正合標準。

勞勃仍舊沒有一點真正的麻煩。除了難得有些氣塞致使啼哭和屈胸。醫生們把這叫作痛痛。我告訴納賽替他穿熱些。有時候把孩子浸在熱水裡，一直浸到他的腋窩便可以使他消除痛苦。他慢慢地醒着的時候多了，常時踢着腳運動。在第三月裡，他比平時哭得多而常了，我覺得他大致是因為吃得不够飽所致。所以當納賽喂他吃粥湯和罐頭的洋芋之類後，他哭便止住了。

到四個月後便開始斷奶了。因為孩子長得太快，簡立斯太太的奶水不够供給給他吃了。因此他完全按着方紙調治的食料吃。蛋黃，水果，蔬菜，都是開始時常用的食料。什麼時候應該更換食料，要看每個孩子的營養和發育程度而不同，同時亦得看各個孩子的醫生個人的意見而決定。多半沒有一定的規定。

在第四個月的時候我替他種了一次痘，一個月以後，又替他注射了一次防疫針。究竟應該打些什麼針，配合上亦有甚大的差別。不過在第一年內，孩子多數要注意預防

有百日咳，白喉，同時我想破傷風，急驚風（牙關緊閉）亦應該在這個時候替他注射免疫。

有很多次，納賽抱着孩子來單獨看我，但是因為我決定在星期六替孩子注射防疫針，所以那次她和她丈夫一起來了。這給我一個很好機會，告訴他們一對新父母最應該注意的關於孩子們個性發展的事情。

「你們可以看到在這短短幾個月內，孩子變化得多快，」我說，「他體格上的成長已是很可觀的了。跟着體格的成長，他的個性亦在逐漸發展着。當他還不到一個月大的時候，他僅僅在餓了或是受驚時才號哭。當他再大一點，他哭的原因亦就多了——用哭來引起人家的注意——這是一種本能。他已經學會了怎樣用聲音和微笑來回報他的受人注意。即使在六星期到八星期光景，孩子往往根本沒有餓也會在晚上哭起來的。這亦是正常的。他只是要引起人家的注意，他需要有人逗他，抱他，使他滿足安全感。」

孩子在吃飽，穿暖，滿足的時候，他便感到獲得了安全，我接着告訴他們說。當他被人家抱起來，緊緊地貼在懷裡的時候，他便覺得舒適了，當他被抱着預備哺乳的時候，他便會感到有需要。但當他母親塞一只奶瓶給他，讓他自己去吃奶的時候，他會感到相反的一面。

來讓我檢查一次，一直到他第一個生日為止。

到六個月的時候，他會緊緊地拉着母親的手指，引身作坐的姿勢。讓他俯睡着，他會高高地弓起背來。他長得健康結實。他頭二個牙齒已經出來，但偶然會有一連幾天不大便，因而使納賽很為擔心。

「不必擔心，」我告訴她，「與其每加一種新食料給他吃後拉肚子，寧可讓他便秘幾天了。給他一點過濾過的梅汁吃，每次吃飯時吃一茶匙，用量逐漸增加，如屬必要的話，可以增加半瓶一次。」這樣就把便秘醫好了。

就在這個時期，他會立起來了，而且立得很久。納賽又納悶着問我是否應該這麼早就讓他立起來了。「這是絕對應該避免的。」他立的時間應該很短促。他應該先學會坐在高椅子上，再學會爬，然後才能立。因此他的腿有點彎，醫生叫他為「生理上的彎腿，」以後會好的。

等到他有十二月來檢查的時候，小勞勃簡直是自己一個人跑到我的醫務所裡來的。他有着標準的兒童模樣，舉步時二腿分開，足趾向外。

「大夫，他是否會永遠像這樣走路？」

「不會的，等他學會了怎樣平衡重心時候，二腿自然會恢復正常的。」

當他母親覺得膽怕的時候，他亦會覺得不安全。因此她本人必須要十分鎮定。她的孩子都會在她的觸覺上面感知到一切——當他在換尿布，沐浴，當他被粗心地措置着的時候。所以在妳和孩子一起的時候，自己必須不能有神經緊張。

這並不是說妳一定要驕縱孩子對他過分顧慮。小題大做，對他太姑息，這些對他都會有很大的損害。讓他自己去發展他的個性。在五六月以後，他就不應該再依賴着父母逗他玩耍了。讓他自己去找消遣，他自己會做得很好的。

當他有一歲的時候，他便懂得對他所說的每一句話了。或者他還不知道說話的字眼，但是他可以由語氣，聲調，反應，和妳面部的表情等等裡面，領會其中的意思。所以在對他說話以前，自己先要想一想，盡量用你的語氣和聲調適合你的話。

「還有一件事情，」我結束着說，「不要作使孩子有加速地進步的企圖。不要勉強他，不要叫孩子出風頭。這些事情以後都容易造成嚴重的行為問題的。讓他自然地發展着。」

簡立斯夫婦倆真是照我所說的一般去做着。每個月抱

「他在晚上發疳，那是正常的嗎？他有扁桃腺了嗎？」

「納賽連續着問。」

「是的，他有扁桃腺了。所有小孩子都是這樣的。不過他的扁桃腺並不比他們應該有的大。等他再大一點，打疳會自然停止的。」

「他大概是要說話了，老是牙牙的哼着。有時候也哼得蠻有意思的。」納賽接着說。

「他很快就會說些簡單的語句了。」我說。「所有孩子都不相同。說話先後往往有大的差別。勞勃是很正常的，你們倆都把孩子養得很好。在體格上面，他已像一個一歲的孩子般，盡善盡美了。從現在起，他身體上的發育要少些了。但是在他個性方面卻會有驚人的發展。你們只要仍像現在一般，使他一直保持愉快就可以了。」

「好，我們會的。」納賽誠意的說。

我亦知道他們會的。因為簡立斯夫婦倆正像所有的年青夫婦般肯信任他們孩子的醫生的忠告，把家庭佈置得異常愉快。

（續完）

國防醫學學院大眾醫學出版社主編

刊月藥醫化俗通

大德醫院

業事的全健有才魄體的全健有
法之身強病防獲能證保刊本讀常

內容一班

醫學史話 預防醫學 軍醫 急救隊 急救 藥物 疾病 營養 婚姻 心理 護理 婦嬰 環境 兒童 個人衛生

訂閱優待辦法

半年	六册	十四元
一年	十二册	二七元

一、請到各地任一郵局劃撥儲金「存款四聯單」

二、在該單上填明「臺灣」六〇一號大衆醫學出版社帳戶，并詳註訂閱起迄期數及姓名地址。

三、連同刊費一併交郵局驗收，不要匯費，辦妥手續後，本社即按期寄書

四、如不用劃撥儲金寄欸請用匯票寄臺北國防醫學院內大眾醫學出版社收

墜樓人

豹譯

全城的人停止了呼吸，睜着一個無辜的青年投向死神的懷抱，竟愛莫能助。到底是誰害了他？

這是一個炎熱而多雲的日子，時間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廿六日，星期四的早晨，地點是在紐約市。巡邏警員却爾斯，格拉斯哥在八點鐘按時去服勤。他的責職是隨時協助處理一些臨時遇到的觸犯交通規則的案件。

格拉斯哥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中等身材，棕色的眼睛顯得很銳敏，黑頭髮快禿到頂了。年紀三十五歲，在警察局服務已經有十四年了。他會說各地的方言故事，他所屬的警局交通組的同事們常稱他是一個道地的說書先生。

中午時分，當他在街角上的一個巡邏中以電話向總局作循例的報告時，他被命令立刻向正在五馬路和第五十五街交叉口的茂菲警佐報到。去幫忙解決正在那裡發生的一陣很利害的車輛阻塞。那一地區幾乎全是富麗堂皇的大商店和高貴奢華的大飯店所在地。當格拉斯哥走近那路口時，他猜想一定是近處發生了火災，在那些聚集在人行道上驚視着的群眾之外，他看到了兩輛救火車，一輛救助車，三輛警局無線電車，以及一輛救護車。

那在十字路口的交通阻塞委實是大規模的一次。格拉斯哥立刻找到了茂菲警佐，他正站在位於十字路口西北角上的五馬路長老會教堂的朝南石紋上，於是走向前去報到

警佐皺着眉毛，「你看那邊，」他說，指着在第五十五街對街的哥丹飯店。

哥丹飯店的屋頂離地二〇二呎，共有二十層，自屋頂下數第四層（十七樓）處牆上突出的一條狹長的橫樑上，格拉斯哥看到了一個未戴帽子，未穿上裝的人，站在一扇開着的窗子外面，他把背靠在一座花式的橢圓形的建築裝飾彫刻物上，這裝飾物約有一碼寬，高與肩齊，從建築物的牆上凸出着。這個人面向西方，正對着六馬路。

一七一四號房間去，告訴警長說是我叫你來的，看看你能否把那個可憐的東西弄進窗子裡去。却利，他們告訴我他祇是一個孩子。把他弄進去以後，這裡或者就可以稍稍安逸些了。」

X

X

X

X

那橫樑上的人叫做約翰·威廉·華特，二十六歲。他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長島的南安普頓。他的父親華特先生是南安普頓美國鐵路公司的職員。小華特剛從高中畢業，就碰上了那有名的不景氣的狂潮。

他是一個恬靜的，瘦長的漂亮孩子。生着濃密的，卷曲的黑頭髮。他愛好運動，音樂和詩。在中學時他略有憂鬱易怒的脾氣，幾年來他在一家本地的銀行中服務，工作很勤勉，雖然偶或顯得孤僻。

一九三七年七月約翰曾企圖用小刀自殺。在創痕痊癒後，他被送至長島的州立醫院中去受檢驗，十一月中出院，帶着一張診斷書：「該病人之癲狂性抑鬱心理症似已自行制止。」

有一對柏屈立克·范倫坦夫婦，年紀都在三十多歲，秉心仁慈，曾在南安普頓度過許多次夏天，和華特一家很熟，在約翰出院以後就雇用了他作為他們的二個小孩的陪

在這裝飾物的西邊，靠五馬路那邊是另一扇開着的窗子，從那裡突然出現了一個金髮女人的頭。她把右邊的身體靠在窗檻上，用左臂去招呼那立着的人。

當她一出現時，那窗外的人急速地退向另一邊，然後迅捷地彎腰，用一隻手扶住建築裝飾物，把另一隻手舉到頭上，好像要去防衛一下擊擊似的。

「那一定是他的姊姊，我猜，」警佐說，「他在那橫樑上大概已經有半個鐘頭了。他是十一點四十分左右出來的。我真希望在他把整個的曼哈坦島的交通都阻塞起來以前能把他弄進去。」

「唔，假使他在第一個鐘頭之內不跳，那末他就永遠不會再跳了。」格拉斯哥說，「至少，這種說法我從那些突擊組裡的幾年來專門對付跳樓者的伙計們那裡聽到過好多次了。為什麼不把他抓住呢？」

「沒有辦法碰到他呀，每當一個警察走近窗子時，他就威脅着要向下跳。」

「我來對付他。」格拉斯哥說。警佐低下了視線驚異地看着他。「我可以臨時化裝一下。」

警佐想了一想，「好吧，或許你應當去試試的，你算得是一個天才演員。無論如何，這是值得一試的。你到第

伴，有時亦兼作司機和雜差。他們希望在一種愉快的環境和友善的氛圍下的職業，會有助於使他克服他的抑鬱症和恢復他的自信心。

距他出現在哥丹飯店牆頭上的八天以前，約翰華特曾駕了他父親的汽車，到漢普頓灣附近南安普頓的一座橋上去，立在那兒瞪視橋下的流水，他的神態和動作引起了一個守橋者的疑心，當他駕車離去時記下了牌照號碼，並且通知了警察局。

警察在約翰的家中找到了他，但因為他並無真正的自殺行為，除了一談話之外，不會採取正式行動。他的家屬當然起了警覺，而且告訴了范倫坦們。范倫坦們認為改變環境或者會對他有好處，所以帶了約翰到芝加哥去作一次週末旅行，約翰一向就很喜歡的妹妹，二十二歲已出嫁的凱塞玲，也陪着他們同去。

禮拜二上午十點鐘左右他們回到紐約以後，就逕赴哥丹飯店，在那裡范家包下了一組套房作為城內的住處已有一年，范倫坦太太打電話到南安普頓去詢問孩子們的安好，范倫坦先生則在旅行社就分手，一直去辦公室了，那裡距旅館祇隔幾條街。剩下了約翰和兩個女人。她們閒談着天氣的炎熱和這一天中要做的事。

凱塞玲提起他要打電話給一個醫生，爲約翰約定時間去看他，「不！」約翰說，「算了，算了，理理你的頭髮吧！」凱塞琳回答，同時改換了話題。

約翰脫下了上裝，小心地摺起，把它擱在一張圈手椅的背上，然後他把他的藍色領帶的末端塞進襯衫中去。他穿著燙得很挺的灰色注法絨褲，黑皮鞋擦得精亮。「約翰看來的確很好。」凱塞玲這樣想。

沒有口角，沒有爭吵，約翰僅僅說了一句，「我要到窗外去。」聲音非常鎮定，在凱塞玲和范倫坦太太能够說話有所動作以前，就果真這樣做了。凱塞玲立刻衝到電話機旁對接線生大叫。

范倫坦太太跑到窗邊然後轉身叫道：「不必，不必，他在那裡，凱塞玲，他在那窗檯上，他是安全的。」凱塞玲跑到窗邊去看他的哥哥然後向下看看。約翰所立着的橫檔是十八吋闊，距地面一百六十呎，她再向約翰看，剛想對他講話時，就昏倒了。

橫檔上的人幾乎馬上就被街上的行人發現，他們開始成群結隊地聚在人行道上向上注視。一個在五馬路和第五十五街十字路口指揮交通的崗警離開了崗位，趕到旅館裡去了。當他在二一四號房間的窗口俯身向外時，他同約

一個紅圈圍，預備等他跳下時接住他，但那救生單却絕對吃不消從比六樓或七樓更高的地方跳下的重量。

假使在哥丹的對面有一座高度相仿的建築物，那末或許可以從那裡裝設某種援救的設備，但對面祇有五馬路長老會教堂，高度要低得多。

警察方面似乎只有一個惟一的辦法可行，那就是靜待約翰跳下來。在過去的一年中，至少有一次，也許是二次，這孩子曾企圖結束自己的生命，現在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了，只要他把身體的平衡移動一二吋就行了。

同時，很明顯地，一個穿制服的警察在他看來是一個監視者，是一個敵人是來捉他到什麼醫院中去的人，而且他立刻就認出了幾個想去勸他進來的便衣警察。約翰也許可能被設服以挽救自己，但一定要由已經獲得他信任的人，或可以贏得其信任的人。或者由於他自己的思想，或者由於他已太疲倦。

凱塞玲和范倫坦太太再一次跑到窗口去解說，去懇求，這裡是其中一次談話。

「約翰，這是凱塞玲在對你說話，這是愛你的妹妹。進來吧，親愛的，我們都愛着你，約翰，這你一定知道的。進來喝茶吧，約翰親愛的，你還有這麼多需要爲它活着的

翰叫着，「喂，你快進來！你在那裡幹什麼啊？」約翰把身體向窗子東邊退後，背靠着建築裝飾，腳掌踏着橫檔的邊沿，正像一個游泳的人預備跳水時的姿勢。

「你不准走近我，否則我就要跳了。」他對那警察說，在他的眼裡有一種神氣使得那警察立刻從窗口縮回，急急打電話到總局和消防隊，於是立刻，那救火車，救援隊，救護車和一隊由警長率領的六十個人都來了。

警察局和消防隊對於捉住一個以自殺相威脅的人有許多訣巧，大多數是基於在未被那事主看到以前設法捉住他。但約翰所處的地位使這些方法全都成爲不可能。他在那平台上站着的地位，距一七一四號室的窗口太遠，從那裡連碰都碰不到他，更別說要捉着他了，至於在東邊的一七一六號室窗口，則相距更遠了。克洛士白警長，屬於砲擊組的一個套索專家，跑到正在約翰上頭的那個十八樓的窗口去，但在那裡的另一道突出的平台使想要以繩索套住他的計劃完全告吹了。

這旅館屋頂的屋簷伸出如此之遠，使得要從屋頂放一張坐人的椅子下來至四層之遠而在約翰未曾見及以前到達，根本不可能，他的地位又太高，救火梯萬萬夠不到，救火員們在人行道上雖然已張開一張帆布救生單，當中畫了

東西，你的前程還遠大得很。啊，來吧，進來吧，約翰快進來。」

「我要一個人留着。」約翰平心靜氣的，有禮貌地，但堅決地回答：「我要爲自己解決一些問題，我需要把這些問題好好地想一想。」

「喔，約翰，親愛的，每個人都有問題的，你可以在別的地方設法解決呀，我們一直都是很相親愛的，約翰，不是嗎？一對理想的兄妹，我是說，一對兄弟，對不對？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不，我不是，你認爲我是沒有個性的。」

「喔，親愛的，我從未說過你是沒有個性的。你有的，你有着比我曾經以爲你有過的更多的個性，約翰，請你，回到我們這裡來吧！」

「我要獨自在這裡留一會兒！」

范倫坦先生，從他的辦公室中被召來了，跑到窗口去

「哈囉，約翰，喂，我有一件事向你建議，我們已準備了一頓豐盛的飯，進來一起吃吧！吃過飯後你和我一起去看棒球比賽好不好？今天是克勃斯隊出場，你最歡喜看的克勃斯隊。」

「他們和那一隊比？」

「陶奇隊。」

「我不喜歡看陶奇隊。」約翰說。

後來，約翰要了一杯水，但拒絕把杯子遞給他，堅持着要把杯子留在橫檔上讓他自己拿，而當他喝水的時候，兩邊窗口都不准有人在。當他俯身拿那個裝滿水的玻璃杯時，下面的觀眾中有人尖叫起來，而那些剛想進旅館門的人趕緊三脚二步的跑進去。

× × × × ×

在到第十七樓的他的上司報到以前，巡邏警員格拉斯哥在大廳裡停了一下，向一個值班茶房借了一件制服上裝。當他在一七一四室窗口出現時，他穿了那上裝，鈕扣未扣上，因為那衣服的腰身太窄，而且在手臂上也多少緊一點，他當然已除下了制帽，手鎗和子彈帶。

格拉斯哥決定當他第一次出現時不要坐在窗檻上，否則約翰會對他的制服起疑。這褲子與茶房的制服是不相配的，同時他對自己所穿的藍色襯衫也很擔心，這孩子會不會認出這是警察穿的襯衫呢？格拉斯哥希望不致於。

「哈囉，約翰。」他輕鬆地說。

「你是誰？」約翰眼中的懷疑畢直地向他逼來，格拉

又要去靠救濟金了。還有我的老婆，還有三個小孩。約翰，我無法告訴你我是多麼需要這飯碗，一家是多麼地需要它。」

「嘿，我並不願意使你再去受救濟。」約翰說，「我不能再喝一杯水嗎？」

「當然可以。」格拉斯哥說，拿起橫檔上的空杯，而退入室內，他放下杯子，剝下茶房制服。「他渴了，」他對突擊組的警長說，「把我用繩子縛起來，這次我要把手放在窗檻上而儘可能接近他，當他來拿杯子時，我要抓住他的手腕，然後你們把我拉進來。」

警長在格拉斯哥的肩膀上安全地打了一個結，繩子從床下穿過，出了房門，通到走道裡，那裡有八個突擊組的人抓住它，他們都是彪形大漢，突擊組在警察運動會中老是得到拔河賽冠軍的。

「假使他跌下或者你抓住他後他向下跳時，讓它掛着好了，你不會落下比五呎更多的。」警長說。

格拉斯哥回了他信任的一瞥，然後把玻璃杯裝滿了水，跑到窗口去，當他坐到窗檻上去時，約翰退回到那建築裝飾上，直到他目已與格拉斯哥之間有了數呎距離，他的腳掌又踏在橫檔的邊上了，緊張得像一頭弓起了背的貓

斯哥幾乎失去勇氣。

「我是這裡新來的一個茶房，約翰，事實上，我今天早上才到差。聽着，約翰，我並不要過問那絕對是你自己的事，但我願意和你談談這情形和我的關係。約翰，我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孩子。這旅館在今天早晨雇用我以前，我一家都靠着政府的救濟金過活，我幾乎已記不得什麼時候我們是未受救濟的了。你曾經靠救濟生活過的嗎，約翰？」

沒有回答，但約翰的懷疑眼光消失了，他的臉已轉化

「唔，這的確是一樁苦事，約翰。我並不願意把你當作不懂事的小孩，我想如果你是一個單身男子，那就不會這樣狼狽了，那些辦救濟的人對你就不會差，會盡力幫你的忙，但是如果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小孩，孩子，我要告訴你，好吧，約翰，我只是告訴你目前這情形對我的關係，不錯，你是走到那橫檔上去了，這絕對是你自己的私事。但假如你碰到了什麼不幸，你知道會怎樣？」

「那就將使這旅館蒙上惡名，假使一個旅館蒙到了，惡名生意就會清淡，生意清淡了，老板就要裁員，而誰最先被裁呢？定是最後雇用的人，誰是最後被雇用的呢？那就是不才區區了。所以，假使你在那裡出了一些事，我就

「輕鬆點，現在，放輕鬆點。」格拉斯哥說，把眼盯住約翰身上，一面把玻璃杯遞給他。「拿好，又清又涼的水」但是，不但不去拿它，約翰又退後了幾吋，他的眼中再度充滿了懷疑。

「用左手拿給我。」他

格
拉
斯
哥
除
了
服
從
以
外
沒
有
其
他
辦
法。
約
翰
背
靠
着
柱
頭
裝
飾，
伸
出
他
的
右
手，
小
心
地
用
食
指
和
中
指
夾
住
玻
璃
杯
口
的
邊
緣
把



杯子移向身邊。格拉斯哥注意到他的指甲已經被咬到盡根。當他喝水時，他的眼光從未離開過格拉斯哥。

喝完水後，他屈下身把杯子放在橫檔上滑回給他，街上發出了一陣驚呼。約翰站直了身體，慢慢地慢慢地，他把腳尖惦起，頭俯向前，去看下面的觀眾，驚呼聲更多了

·格拉斯哥覺得他的胃裡有一種生病似的感覺，咬着嘴唇使自已不致叫出聲來。

「你看那些人！」約翰說，然後慢慢地放穩了腳，伸直了身子。格拉斯哥又恢復了呼吸。

「來一支煙嗎？」格拉斯哥把一包開了封的香煙搖着，使一支香煙伸出頭來。

「好的，謝謝，請你用左手拿給我好嗎？」

仍不容許格拉斯哥接近到足夠捉住他的距離，他從包裡抽去了那支伸出的煙，從袋裡摸出一包火柴，點着了煙，饑餓地吸着，然後他看看香煙。「我看你是吸『樂更』的，而我是抽『馬力斯』的，我在房間裡的衣袋裡還有一包在着，我沒有理由要抽你的煙。」

「沒有關係，你抽好了。」

在旅館對面，報社和通訊社的攝影記者們教堂門前的人行道上仰天輪着拍照，或者在屋頂上，在鄰近大廈的上面幾層的窗口工作着。

在離旅館東北約半段街的五馬路七一號，國家廣播公司正把約翰攝入電視鏡頭，在同一建築物中，互助廣播公司開始把關於約翰驚險情形的描寫，在空中廣播。

小販們在街上的人堆中穿來穿去，兜售廉價的望遠鏡

在去看他好嗎，醫生？」

格拉斯哥把腿上的結解下了，走到過道中去。在那裡吸了二支煙，直到一個警佐從一七一四室伸出頭來叫他，立刻走進去，隨手關上了門，普拉斯耐醫生正從窗口回來。

「他問起你呢，」他告訴格拉斯哥，「那個茶房到那裡去了。那個茶房到那裡去了，他最後對我說的就是這幾句話，我們談得不錯，我儘量使他得到這印象，這裡每個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一點沒有敵對的樣子，態度非常友善，我想他是願意進來的。但另一方面，他却又懼怕假使他當真進來以後，爲了引起這樣大的亂子，他將受到的屈辱以及可能施於他的處罰。」

「這倒很出人意外，他自己居然也在擔心，由於引起……」

「對於我們將要做些什麼事有什麼意見嗎，醫生？」

「我以爲我們的進攻計劃應該是朝着一個正確的方向去影響他精神上的態度。格拉斯哥絕對是目前我們所有的最好的賭注，讓他去儘可能長久地和他談話，而當他疲倦時，我會來替代他。」

X

X

X

X

以使約翰的同胞們能把他看得更清楚一點，蝸牛般爬過五馬路的公共汽車上搭客爭着從窗孔中伸着身子來向上望。

格拉斯哥現在進去和他的上司會商了。參加會議的有一位普里斯耐醫生，是鄰近陶賽飯店特約醫師。他現在被哥丹飯店借調來此，因爲哥丹自己的醫生那天正好出城去了，普里斯耐醫生是一個矮小黧黑的人，帶着一付玳瑁眼鏡，他並不是一個心理病專家，但每一個旅館的特約醫生都有機會去觀察各式人物的精神變化，以及在住客中時常發生的奇怪事件的。

「那孩子非常聰明和狡猾。」格拉斯哥在會議上說，「目前的情形是這樣，你根本不可能挨得足夠地近以抓住他的皮帶袖子或褲腳，別說手臂、腿或手了，我很敏捷地試過二次，他一眼就看出來了。但他還相信我是一個有妻子和三個小孩的茶房，我自信我能够說動他進來，這僅僅需要時間而已。」

其他們人都同意，這件事和騙小孩的情形相仿，除了耐心之外，沒有別種方法了。「你必須使他疲勞，格拉斯哥，儘可能使他多喝水，不久他一定會覺得肚子漲而願意進來了。保持對他和氣，正如你剛才做的，使他講他自己做的事。你一開頭就和他攪得不錯，所以繼續下去吧，你現

格拉斯哥回到窗口。「你來遲了，」約翰說，看着他的手錶，「你說你將在十分鐘之內回來，現在已過了十五分，快到十六分了。」

他們談了幾乎有一個半鐘頭，他們談到了棒球，然後談到約翰對什麼運動最入迷，最先提到的一種是乒乓球，這格拉斯哥雖見過而從未玩過，然後是「羽毛球」這個格拉斯哥從沒聽到過，竟把它和「羽毛球」混爲一談。游泳也是約翰所心愛的，他喜歡游了長長一程之後，在沙灘上舒舒服服地躺着休息身上塗了日光油。」

「嘿這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生活，這從你的那付健美的體格上可以看出來，你還做別的鍛鍊身體的運動嗎？」

「喔，當然，我做啞鈴操，聽着，等我進來以後，我要帶你到我的家裡去給你看一付你所見過的最漂亮的啞鈴。」

格拉斯哥瞪着他，他心跳動着，他極力不使內心的高興從語音中漏出來。

「好極！那麼我們就去吧！」他小心地說。

「你說什麼？」

「讓我們去看看你那付啞鈴，老實說，我好早就想把我身上這些脂肪設法減少些，或許啞鈴體操正是我需要的

運動。假使我喜歡你那付的式樣，我也要爲自己去備一付，而你一定要教我如何鍛鍊成健美的體格。來吧，約翰，你提起我的興趣來了，讓我們趁現在下班時間未到，車子較空的時候搭火車去吧。」

「現在還不能。」約翰終於說。

「那麼，什麼時候呢？」

「我就會告訴你的。」

在這長久的談話中約翰已經喝了好幾杯水，每一杯格拉斯哥都被逼使自己先喝上一口，然後用左手遞過去。最後，不是約翰，而是格拉斯哥要上盥洗室去了，普里斯耐醫生接替了他。

他坐在一七一四號的窗檯上，普里斯耐醫生可以聽到從旅館幾個開着的窗口傳來了收音機中的報告，描述着約翰和他本人的一舉一動。他進去報告了這事，於是警察們便遣些沒有頭腦的住客關上了窗子或者收音機。

有一個人到很遲才開起收音機，那是格拉斯哥太太，她這一天在近郊的家中整天被家務所羈身，六點差一刻左右她的電話響了，對方是許密特先生，一個鄰居的肉商，同時是這一家的朋友。

「喂，瑪琪嗎？當你的老公還留在那窗檯上時，我想

你應當把夜飯的小菜藏進廚裡去了。」

「喔，天呀！」格拉斯哥太太着急地說，「他碰到什麼事體了？」

「你還沒聽說過嗎，呵呵呵，開起你的收音機吧！」

從早餐以後，約翰僅僅靠了樂更香煙和水在支持着，下午將盡時分，他要求咖啡，送來了一杯黑的，叫格拉斯哥嘗過以證明沒有放迷藥以後，他再要求糖和牛奶。他嘗了嘗以後，把咖啡送回給格拉斯哥。「糖放多些。」他說使約翰多飲水而肚子發漲的戰略到目前爲止，僅對格拉斯哥發生影響，而在早已使得街上的旁觀者飽受刺激的緊張情形下酷立於方寸之地歷時數小時之久的約翰，却一點沒有疲勞的樣子。和普里斯耐換着班，格拉斯哥已經以最友好的辭令，和約翰談了一整個下午的話，到六點鐘時，他已經使約翰說過了很多次「就要進來」的半諾言。但當夜色將臨時，約翰的態度好像已有變化。

他首次拒絕了允許格拉斯哥，即使是一句半諾言。然後他說，「我要和妹妹講話。」

「約翰，你們妹妹正患着嚴重的頭痛，躺在床上，她爲了這事受了很大的打擊，現在心情很壞，我們最好別打擾他，約翰。」

「我要和凱塞玲講話。」他說：

警察們先前曾經架起了一組臨時電話線，以便他們分佈在這旅館各重要地點的人員得以迅速傳遞消息，並且解除哥丹飯店接線間的過重負荷。因此格拉斯哥拿了一個電話機到窗口來，接通了在鄰室的凱塞玲，然後把話機拿過去，約翰搖搖頭，格拉斯哥把話機從右手換到左手，遞給了他。

約翰的說話聲音很低，格拉斯哥不能聽到他說了什麼，但從約翰放下話筒時的難過神氣上，他揣度到這次談話在雙方都不會滿意。

事實也的確如此，在一七一六號室中，凱塞玲放下了電話，歇斯的地哭泣起來，正在看顧着她的范倫坦太太拿起了話機，非常溫和地說：

「孩子們需要你，親愛的，我們大家都需要你，你爲什麼不進來呢？我們要再去玩乒乓球，我們要再同去游泳，來吧，親愛的，我們需要你，我們需要你，唉！約翰，你說什麼，不能進來嗎？只要肯進來，一切都沒有關係。」

在窗口格拉斯哥聽到約翰在說：「有這麼多人在下面

看，我感到羞恥。」於是他放下了話筒。格拉斯哥把機座沿平台推過去，想等約翰把話筒放上，或可以攔住他，但這一次約翰又是太機巧了，他把話筒丟給格拉斯哥。「你放吧！」他說。格拉斯哥把話筒放上機座，退入室內找到了普里斯耐醫生。

「他的情形有些不對，醫生，你最好看一看。」

格拉斯哥在一張床邊坐下，用手棒住了頭，他的頭在作痛，他的眼睛在發花，整個下午他都在窗檯上工作，他的背和腿已酸痛得要命，普里斯耐醫生從窓背後出現。

「他說假使他能得到一張警察局長簽字的公文，答應他不致受什麼處分，他才肯進來。」

格拉斯哥疲倦地從床上站起來。

普里斯耐醫生和副市長寇倫，督察長，以及警局和消防隊中的其他高級官員，還有三個後到的醫生，都是心理病治療家，一起擠進一堆擁擠的人群中去了。

車勒倫隊長，代表了警察局，跑到窗口告訴約翰說，他所要求的免受處分的公文已經去辦了。

「但你其實用不到它的。」奧勒倫隊長說，「你可以到斯卡斯代爾你的朋友那裡去，或者任何你願去的地方，

一點都不會受到妨礙，只要你肯進來的話。你相信我嗎？你看我不是很像守信用的嗎？」

「不，你不像，」約翰說。

那天太陽在七點三十三分沉沒，但在這時間很久以前，由警局所裝設的探照燈已經把強光投射在旅館的正面。攝影記者們也用了閃光燈泡在拍照。群眾在天黑以後越聚越多附近一帶的車輛也比白天更擁擠阻塞了。

有這麼多萬人的眼睛都朝空中望着，這天晚上扒手們的生意真是太興旺了。

格拉斯哥再回到窗口去。他把這房間的鑰匙拿在手裡：「約翰，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你在外邊已經有八、九、不，十個鐘頭了，你是又渴又倦，你一定够受的了，看看你的指甲吧，你幾乎已經它們咬到根了。嚟，約翰，我現在已經把這房間出清了，這裡是鑰匙，我馬上就會把它放在這橫擋上的。」

「在以後的一十分鐘內，這間房間絕對是你一個人所有的了。假使你願意的話，你可以進來好好的洗一個澡，你就會感到舒服得多，然後，假使你還願意，你可以再回到外面去。」

「讓我想一想看，」約翰說，顯然他已對這提議感到

好多年了。這人自稱是基督新教會的書記。「我能教那孩子，」他說：「他不懂得上帝的威力，這就是唯一的原因。我要對他解釋上帝的威力而拯救他。」

「抱歉之至，先生，」格拉斯哥說：

「但是我奉督察長之命，在目前這段時間內不讓任何人進入這房間，或許你可以過半小時再來，親自見督察長如何？」

這書記不耐地轉過身。朝着第五街那頭的方向走去了。格拉斯哥把耳朵再貼住門，看看他的錶，五分鐘已過去了。

不久之後，在一七一四號室，那手鐐專家從衣櫥鏡子下面一條小縫中張望着，不勝驚異地看到一個面目猙獰的人，穿了一件老式的高領衫，突然從與一七一六室相連的一扇門裡走進來了，——那扇門是警察們以前爲了方便而打通的——然後小心地把門在身後關上。

正當他在關門之際，約翰的身體出現在窗外，他屈着身，險碰到膝蓋，眼睛望着室內。約翰立即看到了那個怪人。把頭一舉，約翰立刻不見了，這所有的一切事都只在



幾分之一秒內發生。

X X X X X

格拉斯哥把門一推，衝進了室內，兩個刑事警察也都從他們藏身的地方出來了。

「快去看他！」手鐐專家說，格拉斯哥衝到窗口。約翰是在橫擋上，仍靠著那個壁龕，扶住了建築裝飾物，格拉斯哥放心地吐了一口氣，但約翰臉上的神色使他很過。

「非常對不起，約翰，那個人完全是出於誤會而進來的，他偷進了隔壁的一間房間而從邊門進來，隔壁房裡有許多人在，他們却都沒注意到他。我賭咒這種事決不會再發生了，你願意再試一次嗎？」

約翰不答，格拉斯哥知道他是永遠不願再試的了。

那個教會書記被請出去了，普利斯耐醫生已經回來，就走到窗口去。格拉斯哥坐在床沿上，把手棒着頭，他發覺督察長站在他的面前，於是站起來。

「你幹得很不錯，格拉斯哥，我們還不得把這件事

興趣，他的態度與語氣從他說過要讓格拉斯哥看他的鑰匙以後從來沒有這樣和氣過，他看了看手錶，然後看着格拉斯哥毫無猜疑的樣子。

「好的，約翰，你去想一想吧。假使你清潔一下，我想你一定可以覺得思想起來也更清楚一些。現在，鑰匙放在窓檻上，我會把窓帘拉開，以便你能看到房間是空着沒人的。二十分鐘以後我再進來。」

約翰點點頭，又看看他的手錶，格拉斯哥從窗口退回，拉起了窓帘，趕快跑到通走道的門那裡去。

「好了，約翰，拿去吧。」他高聲地說，一面跑到走道上，把門很響地關上。

在房間裡的一個衣櫥後藏着，是警局突擊組裡上手鐐最快的一個人，在浴室裡還有另一個突擊組的人在。

格拉斯哥站在門外，耳朵貼緊了一七一四室的門，聽着裡面發出的任何一些聲響。他的手把住了門鈕的走道上仍有許多人在盪來盪去，但他對他們毫不注意，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室內。

「我要對那個孩子講話。」他聽到一個聲音在響。格拉斯哥回過頭來，看到一個面目猙獰的人，生着一對發炎的眼睛，他穿了一件領頭又高又硬的衣服，那式樣已過時

繼續得更長久一些，我們已經向海岸防衛部去借一張貨網，我們要把這張網的一邊釘住在十六樓的正對這裡下面的窗子上，然後把另一邊向上一拉，拉過十七樓而拉到十八樓的窗口，這樣我們可以把牠網住在牆上，同時我們還要從十八樓掛下一張椅子，但這些都還需要相當功夫以運到這裡並且裝設起來，所以一當醫生進來後，我要你再去維持一個鐘頭。」

普醫生進來了，格拉斯哥把一包新的馬力斯香煙拆開

「他剛才告訴我，他知道每一個人都對他很關心。」
醫生說，「而且他要再見見那茶房。」

格拉斯哥騎在窗檻上，把窗簾拉向身邊，開始談話，他一切從頭開始，當他說完了所有他能想到的話後，他停止了喘一口氣，約翰說：「我希望你能使我相信生命確實是值得留戀的。」

那貨網，四十呎長，二十五呎闊，是用從十八樓窗口所掛下去的繩索拉上來的。它慢慢地升起，經過了八樓的橫擋然後是十二樓的。但正當到達十六樓時，有幾根繩子絆住了，於是這網的中部傾陷着，靠着牆壁，像是一隻巨大的網線袋。

格拉斯哥覺到腳踝上的索子一拉。

「我馬上就回來，約翰，好好的在吧，朋友。」
一個不着上衣的青年人和督察長一起站着。

「他從孩子時起就一直是約翰的朋友。」督察長解釋
「去吧，孩子！你息一口氣，格拉斯哥。」

年青人走到窗口，伸出身子去，格拉斯哥坐在床上，摩擦着他的左腿，這隻腿已經整個的麻木了。

「那網怎樣了？」

「幾分鐘之內就會弄好，却利，你想他會看到嗎？」

「不，但我以為那椅子從上面吊下來時，他會看到的。」

「唔，他們把那網再抖幾下就可弄好，以後是一帆風順了。」

「嘿，希望如此，」格拉斯哥說，擦着他的腿。「這一天真够受的了，我在這些沒辦好之前沒法回家。」

突然一陣巨大的喊聲從下面的人群中發出。

「下來了！」

格拉斯哥聯想到了跑馬場中每次賽馬起跑時觀眾的喊聲，眼淚立刻像泉水樣地湧出來。

X

X

X

X

在地面上拉緊這網下面一邊繩索的救火員們試着想去拉開他，但不成功，駐在十六樓手拿長矛的人，原來是預備當網安置好後去撐開中部的，開始用他們的矛盡力去挑開它。

「在這許多人面前行事，我實在覺得羞恥。」約翰說
「他們在準備一些東西了。」

「別管他們，我們要使他們的計劃徒勞無用，約翰。」

「格拉斯哥說。」

「我已經打定主意了。」

「別這樣說，我們要戳穿他們的鬼計。」

約翰以前一向都是把煙蒂在鞋後跟踏碎的，現在把煙蒂丟向街道中去。

有一隻手拿了電話機從窗簾中伸出授給格拉斯哥，「給他的。」

「你有電話，約翰。」

約翰拿起了話機。

「哈囉，是，你是誰，喔，很好。假使你是我的女朋友，我問你我倆最喜愛的詩是那一首？」

對於格拉斯哥，很明顯地那女人是無人指導的，他猜她大概是由突擊組的人放進來的。正當約翰送回話機時，

當約翰的身體經過十六樓時，一個駐在那裡的警察急急地想抓着他，但剛巧錯過了。約翰起先是腳朝下，直到八樓時，他擦着牆上突出的橫擋，然後一路翻着筋斗，直到擊穿了旅館門口的天棚，幾乎打着一個從下面經過的警官，終於着了地。身體的一半在人行道上，一半在水溝裡。一個牧師跳上前來想舉行最後的臨終儀式，但約翰早已不需要這種儀式了，他的屍體迅速地被擡進一輛救護車，開走了。

約翰死後一刻鐘，一彎新月出來了，在她的銀色的光輝裡，有幾個紀念品收羅者在街上搜尋着天棚上落下的玻璃片。

譯目 世界文摘

一個細肉州的伐木人，有一天在紐約第五街和一位紐約朋友路大街。走到四十二街的時候，伐木人忽然站住說，「我聽到一隻蟋蟀在叫。」

「瞎講，」這朋友嘲笑他道，「在這樣大的鬧聲裡你會聽到蟋蟀叫？」

「我的確聽到，」伐木人固執地說，「不信我給你看看。」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個銅板，往人行道上丟，立刻四十呎以內的人全回過頭來，看是誰把錢掉到了地上。

「你懂嗎？」伐木人說，「人們聽得見他們耳朵最習慣的聲音，我的耳朵呢，最習慣蟋蟀叫。」

基成行

臺北市襄陽路卅五號
電話五四二七

KEE CHENG TRADING CO.

IMPORTER & EXPORTER

35 HSIANG YANG ROAD
TAIPEH TAIWAN
TEL 5427

進出口同業公會會員
新藥業同業公會會員

棉	電	醫	化	五
毛	工	療	工	金
布	器	儀	原	器
足	材	器	料	材

各牌歐美名廠
最新西藥



O. Henry 著
鳴鶴 譯

這(所謂)凡蘭勃羅莎公寓並非公寓房屋。他是打通了兩幢舊式石庫門的住宅而成的。一邊的客堂中堆積着縫紉

機五色繽紛賞心悅目的圍巾，披肩，和頭巾，另一邊是滿目慘淡地充滿了目眩拔牙不痛的牙醫師底詭辯的諸言和猙獰的陳列品。你可以在那兒化兩塊錢租間斗室住上一星期；但也能賃到每週二十元的。凡蘭勃羅莎的房客各色齊全；其中有速記員，音樂家，攬客，女店員，以行欄計費的作家，藝專學生，報務員以及那些門鈴響時半身撲出陽台欄干的人們。

此篇文章僅與二位凡蘭勃羅莎居民有關——雖然並不是蓄意向餘者故示不敬。

有一天，傍晚六時，希蒂·薛般帶了比平日格外尖銳的鼻子和下顎，回到她那間在凡蘭勃羅莎三樓後背週租三元半的小房間。被服務已滿四年的百貨公司開除出來，而

且囊中只剩下一角五分錢，確有使人的面貌更像彫刻的趨向。

乘她爬上二層樓梯的當兒，先來數一數希蒂的小史。四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和七十位小姐走進百貨公司去謀玻璃櫃台後面的差使。群雌粥粥，組成了一幅混亂的美景。飛揚的金髮底數量足夠使人誤信爲自來位高狄伐夫人(註一)正在策馬絕塵。

那位奉命來錄用六名應徵者的能幹，鎮靜，無虞見，年輕的禿子感覺到了窒息，如同掉在氫氫香海之中；白雲朵朵，手工繡了花的漂浮在他的周圍。突然間，帆船出現了，希蒂·薛般，素色平庸，一頭巧格力色的秀髮，小小的碧眼中含了輕蔑，穿了套家常的麻布衣服，戴頂普通女帽，站在他的面前。她那二十九年的生命一目了然。

「你錄取了。」禿頂的青年得了救星，放聲大叫。這

就是希蒂如何會被百貨公司僱用的經過。而她擢昇為週薪八元的故事却是赫克利士、聖女貞德、烏娜、約伯和小紅帽(註二)艱險的總和。你無法從我口裡探出她試用時候的工資。萬一某種情感因之而生，我可不願百萬富翁和公司老闆們爬上防火梯，從天窺裡摔一顆炸彈進我那棲身安眠的閣樓。

希蒂解僱的故事正和錄用的一般單調。

公司中每一部門都有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食，被稱為顧客的人，手拿一本袖珍紀事冊，打個紅領結。指望這幾文「糊口」(請參閱糧食局的統計數字)的女孩子底命運全操在他的手中。

這位特殊的顧客就是那個能幹、鎮靜、無成見、年輕的禿子。當他漫步於一排排櫃台之間的時候，又感到如同航行在氤氳香海的海面上。白雲朵朵，機器繡了花的！飄浮在周圍。太多的甜蜜吃膩了嘴。他在如雲的美女中把希蒂，薛齡的，庸庸貌，碧眼，和巧格力色秀髮看作了沙漠中受人歡迎的綠洲。在櫃台畔僻靜的一角，他溫柔地握住了她的玉臂，肘上三寸的地方。希蒂揚起她那強壯有力而且並不潔白如同嫩藕的右手，一掌把他打出三呎開外，於是，現在你就明白了，希蒂為什麼會得到一張三十分鐘內

非山珍海味，也可勉強將就了。

希蒂拿起瓦罐，走向走廊盡頭。根據凡蘭勃羅莎的召租廣告，那兒應該找到自來水。但在你，我，和水表之間，自來水緩步徐行滴出水栓。那兒還有一個面盆，房客們都用來傾倒咖啡，遇到旁人則相互瞪睜對方的梳洗衣。

在面盆旁邊，希蒂發現一位有濃厚金棕色，藝術家長髮和悽婉眼神的女郎在洗兩顆碩大的愛爾蘭馬鈴薯。希蒂對凡蘭勃羅莎明察秋毫的程度正如鼻梁上架了顯微鏡一般。梳洗衣是她的百科全書，名人錄，來賓訪客的情報交換所。她看到這件尼羅綠鑲邊的玫瑰紅梳洗衣就知道這位馬鈴薯女郎是個肖像畫家。(Miniature Painter)住在頂閣，或者是，按照畫家們所喜歡的稱呼，「畫室」。希蒂並不知道什麼叫肖像。不過這必非房屋，因為在房屋上揮動油漆刷子的人兒，雖然身穿油漆斑駁的工裝，而且往往在街頭把木梯撞痛了你的面孔，在家裡總能姿意大嚼的。

馬鈴薯女郎長得苗條又纖小，處理她的馬鈴薯宛如一位獨身的老伯伯應付一個正在鬧出牙的小嬰孩。她手執一把鞋匠用的鈍刀，使勁地削馬鈴薯的皮。

希蒂用了那種二度會面時即能熟稔得脫路形骸的正式又拘泥的口吻向她致辭。

離職的通知，雖然錢袋中只有一枚毫幣和一枚銀幣。

今晨肋條牛肉的標價是六分錢(屠夫的磅)。但在希蒂被大公司解僱的那天的價格是七分半。這措施是爲了要使故事合乎情理否則剩下的三分錢就可以買到：

差不多世上所有優秀小說的情節都有它無法掩飾的缺點。因此請你別專對這篇挑眼兒。

希蒂帶了她的肋條牛肉爬上三樓後背到三元五角房租間去。一頓滾滾熱噴香的燉牛肉作晚餐，再加上一夜酣眠，足夠使她次日早晨精神抖擻重幹赫克利士，聖女貞德，烏娜，約伯，和小紅帽底偉業。

在房中，她從一呎寬四呎長的磁器——呢！我意思是陶器櫃中，取出一隻瓦罐。然後開始在老鼠作爲巢穴的紙袋堆中發掘馬鈴薯和洋葱。挺起身來時，鼻子和下頰益形尖銳。

既無馬鈴薯，又無洋葱，光靠牛肉可以燒出什麼燉牛肉？你可以調製沒有牡蠣的牡蠣湯，沒有甲魚的甲魚湯，沒有咖啡的咖啡餅；但是沒有馬鈴薯和洋葱，就不成其爲燉牛肉。

雖然只有牛肉，患難緊急之際也不能不把牠視同環寶。況且加點鹽，胡椒，和一湯匙麵粉先用冷水調一調，縱

「請原諒我干預我不應該插嘴的事情，」她說：「不過，如果你削這些馬鈴薯的皮，那末犧牲未免太大了。牠們是新整墨摩種，皮應該括掉的。讓我做給你看。」

她接過馬鈴薯和鈍刀，開始表演。

「喔，謝謝你，」藝術家吸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應該如此的削下厚厚的皮，真令人心痛，看起來的確太浪費了。但是我一向以爲應該削皮的。在一個人只有馬鈴薯可以充饑的時候，削下多少皮來是該盤算盤算。你知道的。」

「孩子，」希蒂說，停住了刀：「你不是也斷絕了生路罷？」

肖像畫家笑了一笑，像餓得沒有力氣似的。

「我想是的。藝術——至少我是這樣稱呼牠——的需要並不廣大。我只有這些馬鈴薯可吃。好在煮爛後，加一點兒鹽和奶油，乘熱吃，也不太壞。」

「小孩子，」希蒂說，讓一個短促的微笑軟化了一下她那僵硬的面貌：「命運把我倆聚在一起了。我也快上吊了。但是我的房間內可還有一大塊和小狗差不多大小的鮮肉。我爲了我馬鈴薯幾乎什麼都幹過了，就差沒有跪下來祈禱。來，讓我們合併糧秣，燉一頓東西吃罷！到我的房

間中去。若能加個洋葱進去該多好！喂，孩子，你不會有幾個銅子兒落在去年冬天穿的海豹皮大衣的襯層裏面吧！有沒有？那我就可以到轉角上老蓋西浦的萊攤上去買一個來。燻牛肉沒有洋葱真比茶話會沒有茶點還要壞。」

「你喚我茜雪麗好了。」畫家說，「沒有，我三天前就把最後一枚銅元用掉了。」

「那末，我們只能把洋葱剔出來而不切進去了。」希蒂說，「我本可向司閣婦借一個。但是我還不願讓他們發覺我又在蕩馬路找差使這會事情。不過，我是真希望能有一個洋葱。」

在女店員的房間內，兩人開始準備她們的晚餐。茜雪麗的那份工作就是沒奈何地坐在榻上，用了斑鳩求愛的聲音，哀求容她揮一下手，希蒂把肋條牛肉洗刷乾淨，浸在瓦罐內的冷鹽水中，擱在煤氣爐上。

「我真希望能有一個洋葱。」希蒂自言自語，一壁刮兩個馬鈴薯的皮。

床榻對面的牆上掛了一幅鮮艷奪目的新式輪渡的廣告畫。P.O.F.鐵路公司造來縮短洛杉磯及紐約間行車時刻的。縮短了一分鐘的八分之三。

希蒂，在她獨白之中掉過頭來，發現她的貴賓看住了

「這看法與其他看法並無軒輊——她被注定做一個肩。任何所在找不出幾根比她的更靠得住的鎖骨。」

雖然希蒂年已三十三，但尙且沒有活到足夠的年齡可以使她在任何年輕美貌的蜉蝣靠上來祈求安慰時而無「痛」從中來的感覺。幸虧攪鏡顧影却是顆立地止痛的萬應仙丹。她於是向掛在煤氣爐上的那面模糊的舊鏡投以慘白的一瞥，將撲撲作響的牛肉和馬鈴薯下面的火煙稍稍擰小，走到榻邊，把茜雪麗的頭捧上了他的懺悔室。

「告訴我吧！親愛的人兒，她說：『我現在才知道不是藝術惱了你。你在渡輪上遇見他的，是不是？來，茜雪麗，孩子，把事情告訴你的——你的希蒂姑母吧！』」

但是青春和憂鬱必須先洩盡過剩的嘆息和淚珠，這些乃把愛情之舟吹送漂浮進了歡愉之島的港灣。少頃，從懺成懺悔室門窗鐵梗的肉縫間，悔罪者！難道不是受過聖火洗禮的榮耀的信徒嗎？——既無潤色又不浮誇地傾吐了她的故事。

「只是三天以前，我正坐了渡輪從傑賽城回來。老史隆先生，那個畫商，告訴我紐華克有個富翁要畫一幅他女兒的肖像，我跑去見他並給他看了幾張作品。當我提及價格是五十元的時候，他像驚狗般地對我大笑。他說一幅大

那隻破浪疾駛的輪船震掉淚。

「噢，茜雪麗，孩子，希蒂說，停住了她的刀：『畫得太驚脚嗎？我不是一個鑑賞家。我只想裝飾房間而已。當然，一位修指甲(Manicure Painter——希蒂小識 Mintat ne爲何物誤以爲 Manicure譯者註)的法眼只要一分鐘就可看出這是一幅蹩腳畫。假使你認爲這畫有辱藝術。我可以拿牠下來的。唉，憑道神的名，(Saint Potluck)我真希望有個洋葱。』」

但是那個嬌小的肖像畫家，撲在榻上，鼻子揪住了粗糙的床單，嗚咽起來。比愛護藝術更深的情感是被這張拙劣的印刷品損傷了。

希蒂領悟了。她在很久以前就接受她命定扮演的角色了。抒述人類單純的品質的言辭是何等他罕少啊！一旦涉及抽象，我們就惑亂不清了。但是唇吻的契合愈接近原始，我們倒是愈易於瞭解。以對付憂愁的重載而言，人格化地說來，有些人是胸，有些人是手，有些人是頭腦，有些人是「肌肉」，有些人是「腳」。還有，有些人是「背」希蒂却是「肩」她的兩肩青筋虬起又尖削；然而在她的一生中，人們，隱喻地或實在地，都把他們的頭靠在那上面，留下了全部或一半愁苦。若用解剖學的方式來看生命

上二十倍的絲畫也只要八塊錢。

「我身邊的錢正好剛够我買張船票回紐約。那時我簡直不願再多活一天了。我的臉上大概表達出了這種感覺，因爲我看到他坐在對面一排的座位上，看住我似有所悟。他長得很好看，喔，最要緊的是，他看來很和善。一個人疲乏，不快或孤立無助的時候，和善看來真比任何別的都要。」

「我越想越慘，已經不想掙扎求生了。我站起來，慢慢地走出船艙後門。一個人也沒有。我急忙鑽過欄杆，跳下了水。喔，朋友，希蒂，水好冷呵！」

開頭一會兒，我尚希望能夠回到凡蘭勃羅莎，還是過挨餓和盼望的生活。後來凍僵了，就什麼也不關心了。再過一會，我覺得有個人在我附近正想拉我起來。原來是他。他跟蹤着我，跳下水來救我。

「別人擲了一件東西下水給我們，又白又大像個巨型的多福餅。他把我的双手套在中間的圓圈內。那時渡輪已經倒退回來，把我們一起拉上甲板。喔，希蒂，想起淹死自己的邪惡行爲，真是羞慚無容。此外，我頭髮披散渾身刺透濕。這副怪模樣羞死人了。」

「後來，幾個身穿藍制服的人走近來了。」他掏出名

給他們。我聽到他向他們解釋道，他看到我伏在欄杆上想檢那隻掉在欄杆外面船舷邊上的手提包，一不小心就跌下了水。我記起在報上讀到過自殺未遂的人要與謀殺犯一起監禁在牢獄內，我真害怕極了。

「船上幾位女客把我帶到下層鍋爐間去，烘得半乾，又梳好我的頭髮。船抵岸時，他過來把我安置在一輛馬車內。他身上還在滴水但是他談笑的模樣似乎把這會事看作一個絕大玩笑。他苦苦求我，我可無論如何不肯告訴他我的姓名和地址。我是太慚愧了。」

「你這個傻瓜！孩子，」希蒂慈愛地說：「等一下。讓我把我火旋高一點兒。我真希望老天爺能給我們一個洋葱。」

「於是，他舉了一舉帽子，」茜雪麗繼續着：「向我說『很好，不過無論如何，我總會找到你的，到那時我可要提出我那救護費(Salvage)的權利了。』他付了錢給車夫，吩咐他載我到我所要去的地方，就走開了。什麼叫做救護費，希蒂？」

「紡織品的邊(Salvage)，」女店員說：「你真大大地撕裂了那位小英雄的心了。」

「已經三天了，」肖像畫家悲泣道：「他還沒有找到

門牌出去，看到他坐了汽車離開輪渡碼頭。汽車夫脫下了自己的外套給他穿上，因為他是裏裏外外通通濕透了。這是三天以前的事情。」

「這個傻瓜！」希蒂說，唐突地。

「喔，汽車夫並不濕，」茜雪麗低聲說：「他好好地把汽車開走了。」

「我在說你，」希蒂說：「不把地址留給他。」

「我從不把地址留給汽車夫。」茜雪麗高傲地說。

「我希望我們有一個。」希蒂說，異常悲傷。

「幹什麼？」

「潑在牛肉裡，當然！喔，我意思是一個洋葱。」

希蒂提起水壺，向走廊盡頭的面盆走去。

一個青年打樓梯上下來，在最後一級正好和希蒂對個正着。他服裝雅緻，可是面色慘白，形容憔悴；似乎因為肉體上或精神上憂戚的壓力，所以目光呆滯。他的手中握一個洋葱——一個粉紅色，光滑，結實，發亮的洋葱，又圓又大，好像一隻九角八分錢的鬧鐘。

希蒂立定了。年輕人亦然。女店員的神情狀態中似乎出現了貞德型，赫克利士型和烏娜型的模樣——她把約伯和小紅帽兩個角色擇在一邊了。青年站在樓梯末級，萬分不

我。」

「寬限一些時間，」希蒂說：「這是一個大城市。想一想，他在發現你之前，要先看過多少個渾身透濕頭髮披散的女孩子？牛肉潑得好極了！喔，只要一個洋葱。我甚至還想放些茴香進去，只要我有的話。」

牛肉和馬鈴薯歡樂地咕嚕着，噴出了一陣陣令人饒涎三尺的芬芳。然而其中似乎尚缺少一些東西，味覺上的渴求，對於某種失去了的並且是不可缺少的成分底誘人的，夢寐苦求的欲望。

「我幾乎淹死在那條可怖的河裡。」茜雪麗說，打了一個冷戰。

「應該多一些水才行。」希蒂說：「我指這潑牛肉，我到洗面盆那兒去取一些來。」

「味道很不壞。」畫家說。

「那條航道的老北河？」希蒂表示反對：「在我嗅來，好像是肥皂廠又像獵犬——喔，你是指那潑牛肉。唉，我但願我們能有一個洋葱。他看來是不是很有錢？」

「第一，他看來很和善。」茜雪麗說：「我深信他很有錢。不過，此事關係甚小。當他抽出票夾付錢給車夫的時候，你不能不看到裡面裝了成千成百元的鈔票。我從車

自在地咳了幾聲嗽。他覺得好像是被流放在荒島上，被扣押起來，被攻擊，被劫掠，被與師問罪，被徵發苛稅，被播弄，被恫嚇；雖然，他並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這是希蒂眼睛裡的表情使他興起這份感覺。在這雙眼睛中，他看到了番萊。羅吉逃上桅桿之頂，而一個強壯的海員口啣匕首，從繩梯攀援而上，把他釘死在那兒。到這時為止，他仍舊不知道就是他所攜帶的貨品幾乎使他未接警告而逕被轟沉海底。

「請你原諒，」希蒂說，甜蜜到她那稀釋的辛辣聲調所能容許：「那洋葱是不是你在樓梯上檢到的？我的紙口袋底有了一個窟窿。我正要出來找這個洋葱。」

青年咳嗽了半分鐘。這個間歇給予了他勇氣來保衛自己的財產。同時，他貪婪地抓緊那個辛辣的獵獲物，振作起精神來應付那位凶猛的剪徑強盜。

「不是，」他沙啞地說：「不是在樓梯上檢到的。樓上的傑克·貝文送我的。若不相信，你不妨去查問。我可以留在這兒等候你回來。」

「我知道這個貝文，」希蒂說，酸氣冲天：「他的文章是爲了收破布爛紙的人寫的。每逢郵差遞給他那些退還來的厚厚的信件，我們全屋子都可以聽到他對貝文的嘲弄

「喂，你也是住在這兒的嗎？」

「不，」青年說：「有時來看看貝文而已。他是我的朋友。我住在西首過去兩條街。」

「你預備如何處置這個洋葱？」對不起，」希蒂說。

「吃掉牠。」

「生的？」

「是的，只要一到家。」

「難道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同吃？」

青年短促地考慮一下。

「沒有，」他承認：「我家裡恐怕沒有別的東西能讓我吃了。我想老傑的房間也是極難找到吃的了。他非常不願意放棄這個洋葱，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過來的。」

「男子漢，」希蒂說，用了她那副似乎無所不懂的眼睛看着他，把一根瘦得只剩皮包骨而又有力的手指攔在他的衣袖上：「你也碰到困難了，是不是？」

「太多了，」洋葱的主人迅速地回答：「不過，這個洋葱真正是我的財產，光明正大地得來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要告退了。」

「聽着，」希蒂說，爲了着急的緣故，面色略呈蒼白

我的洋葱和國書有同等效力，我萬分欣悅地接受邀請。」

「效力相等，不過風乾以後更好，」希蒂說：「你來，先站在門外，讓我問問我那位小姐有無異議。別帶了那封介紹信，在我出來以前，潛逃無踪！」

希蒂走進房間，關上了門。青年在門外守候着。

「茜雪麗，孩子，」女店員說，把她那鋒利得像鋼鋸一般的聲音儘可能地抹上了一些油：「外面有一個洋葱，帶來了一個年輕人。我請他來舍間便飯，你不會踢他出去，！」

「喔，親愛的，」茜雪麗說。她坐了起來，拍着她藝術氣息甚濃的長髮，對牆上貼的渡輪廣告畫哀怨地看了一眼。

「不，」希蒂說：「不是他。你現在過的不是夢想中的生活。我相信你告訴過我：那位英雄朋友既有錢又有汽車。外面的那一位却是個窮光蛋，除掉生洋葱就別無東西可吃。不過，他倒是好說話的，且而不老練。我猜想他過去大概是個上等入，落魄了沒有多久。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洋葱。能把他帶進來嗎？我敢擔保他的舉止。」

「希蒂，親愛的。」茜雪麗嘆氣：「我太餓了，他是一個王子或者鐵鐵箱的，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並不關

「生洋葱不是一隻名菜，燉牛肉如無洋葱也是一樣。現在，你若是傑克，貝文的朋友，我就猜中你的境況了。有位小姐——我的朋友——正在大廳盡頭我的房間中。我和她都被命運所背棄。兩人合起來只有兩個馬鈴薯和一方鮮肉。牠們雖正在一塊兒煮着，然而沒有靈魂，因為缺少一點東西。天下有許多東西是天生配對湊在一起的。例如，綠桌布和紅玫瑰，火腿和雞蛋，愛爾蘭和暴動。此外就是牛肉，馬鈴薯和洋葱了。要再有的話，就是同病相憐，厄運相似的人們了。」

青年進入了一連串拖長的咳嗽。手握洋葱緊按胸口。我該走了，因爲——

希蒂緊緊抓住他的衣袖。

「不要做義大利人。（註三）小兄弟，不要吃生洋葱。進來，牠切下鍋去。嘗嘗從你詆調羹以來沒有吃到過的美味。是否一定需要兩位小姐，一位年輕先生擊昏後拖進去，以便讓他接受與她們共餐的殊榮？不會出什麼毛病的小兄弟，別緊張，參加吧！」

青年蒼白的臉龐鬆弛出一個微笑。

「請信我會敬陪末座，」他說，容光煥發：「如果心。如果他也有可吃的東西，就請他進來，！」

希蒂走向客廳。洋葱青年沒有影蹤了。她心房的跳躍陡然停頓一下；灰暗的神情佈滿了她的面孔，只除了鼻子和顴骨。接着，生命的潮流重新湧進來了，因爲她看到他半身撲在大廳另一端的窗外。她趕到那兒。他正向下面一個人嚷着。街頭聲聲淹沒了她的腳步聲。她從他肩膀上下去，看到了他喊叫的對象，也聽到了他的話。他縮進窗檻。看見她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

「不要對我撒謊，」她鎮靜地說：「你究竟預備如何處置這個洋葱？」

青年抑下一聲咳嗽，堅定地面向她。他的態度像是忍受了足夠的侮慢。

「我要吃掉牠，」他說，沉重而且緩慢：「正如以前所奉告的。」

「家內沒有別的東西可吃？」

「沒有。」

「你幹些什麼工作？」

「目前是什麼也不幹。」

「那末，」希蒂的聲音攔在最尖銳的邊緣上：「爲什麼你撲出窗口，差遣街上那輛綠汽車的汽車夫？」

青年紅漲了臉，呆滯的眼睛中開始爆出火星。

「因為，夫人，」他說，音調越來越高：「我付這個汽車夫的工資，我擁有這輛汽車——還有，這個洋葱——這個洋葱，夫人！」

他在希蒂鼻尖前一寸之遙揮舞洋葱。這位女店員竟然神色不變，不退一髮之地。

「那末為什麼你吃生洋葱，」她說，帶着極度的輕蔑；「而不吃別的呢？」

「我從未這樣說過，」青年激動地反駁着：「我只說我居住的地方並無別的東西可吃。我又不是甜食店老闆。」

「那末，」希蒂不折不扣繼續追究：「為什麼你要吃生的洋葱呢？」

「我的母親，」青年說，「總叫我在受寒之後吃一個。原諒我提起自己身體的不舒服。你該發現我傷了很重很重的風。我是要去吃掉這個洋葱而睡覺了。我真不懂為什麼我要站在這兒爲了這件事向你道歉。」

「你如何會傷風的？」希蒂狐疑不已。

青年人看來是到達情緒的最高潮了。只有兩條路留給他發洩——狂怒作色或者對這件可笑的事情無條件投降。他

的抉擇甚爲明智。空洞的大廳中充滿了他沙啞的笑聲。

「你真是個精明傢伙，」他說：「我自然不會不滿你這份謹慎。我可以告訴你受寒的原因。數天前，有一個女孩子投河自盡，我正好在北河的渡輪上。當然，我——」

希蒂伸出手，打攪了他的故事。

「洋葱給我。」她說。

青年微微咬了一下牙。

「洋葱給我。」她重複。

他訕訕一笑，把牠放在她手中。

於是，希蒂的罕有，難看，苦澀的微笑出現了。她一手抓住青年的臂膀，另一手指了她房間的門。

「小兄弟，」她說：「進去。那個被你從河裡釣起來的小嬰瓜在裡面等候你。進去呀！我給你三分鐘。三分鐘後我再進來。馬鈴薯在裡面等待着，進去呀，洋葱！」

在他叩門入內後，希蒂開始在面盆邊洗洋葱和削皮，她用灰暗的眼神看了一下外面灰暗的屋頂。臉上的微笑因痙攣和抽搐而消失了。

「不過，這是我們，」她狠狠地向洋葱說：「是『我們』供給了牛肉。」

註一：Lady Godivas 相傳爲撒克遜某貴婦之名，此

婦曾請其夫豁免 Coventry 市之賦稅。其夫語

伊如能裸體跨馬而遊於市則許之。此婦卒如其夫之言而行。

註二：Hercules 希臘神話中的英雄立下大功十二。

Joan of Arc 英法百年戰爭中的女英雄。

Una 不詳

Job 舊約約伯記中的主角，歷盡試探苦難而不移對上帝之信仰

Little-Red-Riding-Hood 童話中的人物往探外祖母之病幾爲巨狼吞噬

註三：Dago 美國人對南歐西葡及義人之俗稱今引伸爲扭捏作態的人



小兵：「我是從海軍裡轉過來的。」

大地印刷廠

遷移新址啓事

新址：臺北市延平北路二段七五號

電話：四八〇三號

早熟的孩子

冬 晦

——愛神需要一推。所以我
就推了他們一把——

我記得第一次看到轟拉。布里爾和小阿瑟是在某一年的春天；那天是星期六，因為我沒有上學校去；母親對我說——「瓊，今天我們要把店舖裡清掃一下，」於是我拿起橡皮水管沖洗水泥地面，母親在我後面，用布帶揩拭着。

父親在店舖角落裡和老頭子高薩里在講話。我們這裡兼設郵政代辦所，父親告訴他：用航空郵寄三磅豆子去克利夫蘭（Cleveland），要花很貴的郵費；但老頭子却說：「當我的兒子需要豆子時，一定很着急，所以我要用航空寄去。」這時門鈴響了，一個女人和這個小孩站在門口；這女人是出奇的美麗，溫柔而豐滿，棕色的眼睛和頭髮，非常潔白的皮膚，這小孩子我猜他祇有六歲，生着一張有趣的瀟灑着的猴兒臉。

「我們可以進來嗎？」這女人問。

「什麼，當然可以，」母親說，「妳看起來很疲倦，請在這裡坐。」

這女人在一張凳上坐下，頭俯在兩手裡，像是在祈禱。

的樣子，小孩一眼望見我們店舖裡的書架子，便走了過去。他取下一本雜誌，並不是兒童滑稽故事，而是大西洋月刊。

「你讀過這篇討論原子能的連載文章嗎？」他問我。

「沒有，」我回答，比什麼都感到驚奇。

「這篇文章很好，但是我還沒有介紹我自己，我的名字是阿瑟·布里爾。」

「我的名字是瓊·哥福。」

他向我搖頭晃腦地說：「我感到很愉快，」於是爬上窗台，開始閱讀雜誌。

這位女士望着我母親微笑說：「對不住，我感到有些頭暈，外面是那麼熱，而且步行了……」

「你從那裡步行來的？」母親問，因為在革來特谷，從沒有人步行，不是騎馬，就是坐汽車。

「從雷可珊梅嶼來，」這女士回答。

「啊！」母親望了父親一

眼，這時父親已和老頭子高薩里辦完了郵寄包裹手續，正走過來。

雷可珊梅嶼在公路邊，離



我們這兒一哩之遙，原來是貝萊的家，後來亞當姆把這地方買下了，闢為牧場。

「那地方的門封閉着，」這位女士說，「祇有一個老墨西哥人在那裡，所以我們祇得把行李留下，到這裡來打聽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嗯——」父親母親同時說，遲疑不答。

「不要顧慮到我，」我說，「我早已聽別人講起過了。」

「你這事愛偷聽秘密的小東西。」父親罵我。

「他們那裡出了一點事情，」母親說，「亞當姆先生和一個女用人私奔了，所以亞當姆太太回到東部去，把這宅子封閉起來。」

這位女士輕輕嘆了一口氣：「我剛在那裡找到工作，他們也不嫌阿瑟跟着我會妨碍工作。」

阿瑟的耳朵一定特別敏銳，他合上雜誌，走了過來。

「你們看，蘿拉被我拖累住了，這完全是因為我的腦下垂體的緣故。」

「你的腦下垂體怎樣？」父親問。

「它發育不全，分泌得不大好，所以我看起來還是這樣矮小；」他轉向我說，「我十一歲了，和你一樣大是不

「你應該原諒他，」蘿拉道歉地說，「他病了很久，他祇能讀書，這使得他智識早開。」

「我了解患病的痛苦，」父親同情地說，我們為了父親的氣喘病，不得不賣去了原來開設在春田(Springfield)的印書館，搬到亞里桑那(Arizona)來，買下這一家店舖。

「妳到雷可利梅瑞去作什麼？」母親問。

「那是一個很好的工作，」蘿拉痛惜地說；「管理家務，兼任秘書，在廚子例假日休息時，幫助料理瑣事，每星期有一天我可以帶阿瑟去塔克森射獵，這工作使我完全滿意，我現在簡直不知道怎麼辦，來到這裡，把我們餘下的錢都花光了……」

「這簡直豈有此理，他們應該早讓妳知道發生了這件意外的事。」突然，父親彈着手指出響聲，向母親示意；於是母親說，「什麼？當然——」母親問她，「妳會烹調嗎？」

「我是個烹調能手，」蘿拉回答。

「但是孩子如何處置，」父親加上一句。

「父親走到書桌前取來一封信，「我們得到塔克森一家地產公司的來信，有一位作家需要一座房屋，他要一座孤立的房子，不要鄰舍，結果他找到了，但他還需要找一

是？」

「是的，我也是十一歲。」我回答。

「但是我頭腦的發育很正常，假如和我的聰敏一樣，我也長得足夠高的話，我可以照顧蘿拉，用不到她來照顧我了。父親做了兩件錯事，母親死後，他不該開着車子衝下斷崖，又沒有給我留下保險費，維持我的生活。」

「當真我們要把私事講出來嗎？」

「為什麼不？蘿拉，告訴他們吧。」

「我覺得你應當叫我蘿拉媽媽，比較尊敬一些。」

「尊敬一些。當然；但是姑媽這稱呼，使女人顯得年老。你的年紀還不該當此稱呼，你也不會永遠保持蘿拉。布里爾小姐這稱呼的。」

「阿瑟，」父親說，「你為什麼不再去看點雜誌呢？」

「遵命，但是你為什麼要繞圈子說話，你乾脆說閉上嘴好了。」

「閉上嘴！」父親吼起來。

「我這就走開，但是你讀過這則標題嗎？你同意作者的意見，還是你覺得他是反動的？」

「我覺得他是反動的；」父親回答，好像在和一位成年講話，於是「閉上嘴！」父親又吼了起來。

個女人替他烹調，工作時間是——」

「你認識這人嗎？」蘿拉插口問。

「不，但我們認識這地產公司的職員，」母親開始談信：「……有一位很好的人，我要帶帶的——他是一個鰥夫，他的太太在兩年前因飛機失事而死……」

阿瑟把雜誌猛力放回書架上，「一個鰥夫！這好極了！鰥夫常要再娶，蘿拉和一個鰥夫在一起比和一個獨身者在一起機會要來得多些。」

「阿瑟！我要好好的抽你一頓——」

阿瑟從她身旁跑開，「請你記住我那發育不全的腦下垂體，」當他退到安全距離後，他露着牙向她笑着：「和一個老鰥夫在一起，的確不錯呢，蘿拉。」

「他的名字是山姆·印克姆。」母親說。

「但我和阿瑟住在那裡呢？」蘿拉在發愁，父親和母親又相互望了一眼，「你現在睡得很好了？」母親說。

「是的，至少有一年沒有發過氣喘。」父親說。

「氣喘和我們找地方住有什麼關係？」阿瑟問。

這却是大有關係；因為父親如果不發氣喘病，我們還得遷多下一間屋子，在我們舖子後面，有兩間臥室。一間很大足夠我們三個人住。另一間小屋子是父親發病時一個

人獨住的，以免半夜氣喘時把我和母親驚醒；父親已有很久沒有發病，所以他說過要把那間房子出租。

「那間屋子很，」母親告訴她；「一小間和一個壁櫥，廚房裡有一個水槽和一具電爐。但我想對於妳和阿瑟兩個人也就夠了。」

「這簡直像天上降下來的喜信一樣。」羅拉說。

父親打電話通知地產公司職員，他說等他和作家談了以後再打電話通知我們。不一會，回電來了，他說作家願意先來一個月的試工，並且作家也不嫌阿瑟碍事，假如阿瑟能乖乖地不惹厭；作家將要有一封信來詳述一切。

於是羅拉和阿瑟在我們那間小屋裡安頓下來，隔了沒有幾天，作家的信寄到，信上的確寫滿詳細規章，作家在規定時刻寫作，他讀書時不許任何人打擾，不論對什麼人，愈少說話愈好；羅拉需在下午三點鐘上工，不要去得太早；她需要管理各種家務，做飯，洗滌，然後下工；他自己會收拾早餐和午餐，午餐以後，他騎馬出去，晚餐他要一個人獨用，羅拉負責購置食物，郵寄文稿，和隨時出差辦理雜務。他的汽車由她自行處置，假如她使用得當的話；她每星期有一天休息，但她需得把食物留在冰箱裡，

星期六下午，山姆·印克姆開着他的銀灰色大轎車來到，阿瑟有生以來第一次猜錯了，山姆身軀體壯，棕色的皮膚，鬚鬚刮得乾淨，神態一點也不驚慌失措。

他在我們店舖裡耽擱了六十秒鐘，我記得他一共沒有說滿十句話；他向羅拉鞠躬為禮，向阿瑟和我說了聲「哈囉，」向父親和母親說了「謝謝你，」於是深深地吸了口氣，好像準備發言，但結果僅說了一句——「好了嗎？我們可以走了嗎？」他把門推開，讓羅拉和阿瑟走出去。

「你還曾經見過像這樣的人嗎？」母親氣吁吁地說，當汽車開動了以後。

「他說過，謝謝你，」父親倒原諒他。

「我想他們日久相處，也許可以熟識些。」

「他着急要離開這裡，為的是好集中精力著書。」

「哼！」母親說，「那麼我希望他會歡喜羅拉的烹調。」

× × × × ×
傍晚八點鐘左右，我們聽見汽車在我們門前停下，有人在敲門。

「兩位布里耳報到。」阿瑟叫道。

「晚餐合他的意嗎？」母親急切地問。

每月有一天他要收回汽車，到城裡去一次。

「可能他是去理髮，」阿瑟應測說；「妳為什麼不舉會頭頭。那他永遠不要出去了。」

信上繼續說：食物需豐富而不需精緻，一切食物要同時上桌，不要餐後點心，羅拉負責採購，在他每晚回家以前，要將晚飯做好。

「我的天！」母親叫起來，「聽他的口氣好像是一個可怕，喜歡小題大做的怪物。」

「我知道他得做什麼樣子，」阿瑟說：「他又矮又禿，生着兩撇小鬍子，隨時都在嚼着鬍鬚，而且老是驚慌失措的。」

「他著的書可並不如此，」父親說，父親讀過他的著作，是一些文氣澎湃的歷史故事，很鼓動人的。

「就是這個原故，」阿瑟說，「他把一切都放到文章裡去了。」

「可憐的傢伙，」母親說，「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從這封信上就可以知道他為什麼會失去了她。」

「他一定有一付驚慌失措的神氣，」阿瑟這樣預測，「你們不信，等着瞧好了。」

× × × × ×
「他統統吃光了。」羅拉答。

「他說過什麼嗎？」

「沒有。」

阿瑟加上一句：「自從他離開這裡，一直沒有講過話。」

「你們在路上也沒有和他說話？」

羅拉搖搖頭，「我在等他先說。」

「我也是如此，」阿瑟說。「但是誰也不開口。」

「他吃過晚飯後，連句謝謝你，都沒有說過嗎？」母親問。

「他沒有說。」

「但是妳記得嗎？羅拉，他連盤子都洗乾淨了呢，」

阿瑟說。

「這就是非常感謝的表示了。」父親說。

「不，不是的，」母親反對說，「那麼，」她嚴肅的問羅拉：「假如他對你不好，你願意幹下去嗎？」

「啊，我們要幹下去的，」阿瑟說，「那兒食物很好，工錢又多，而且他長得很漂亮，正是羅拉所需要的那種人。」

「啊！阿瑟，你住口好嗎？你簡直討厭極了。」

阿瑟稱這位作家先生爲「嘔吧山姆」，他不僅是成天

靜默着，而且連人都看不到；他下午騎馬出去，不到晚飯前不回來。一直到晚餐完全上桌，他們按了廚房門上的一只舊電鈴後，他才出來用餐，他一吃完，立刻外面抽煙去了。

母親認爲這事很神秘，但父親並不覺得如此；

「這人要集中心思，專心寫作，他不要談天，這就是他的特點。」

「那麼試工的一月就要滿期，」母親告訴羅拉說，「到那時他總得說話了。」

但他並沒有說話；他僅在打字機上留下一張便條，便條上一共祇有十個字，這使羅拉憤怒異常。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這樣生氣過。」羅拉告訴我們。

「便條上到底是那十個字呢？」父親問。

「我覺得我們相處得很好。」羅拉尖刻的說。

「這條子有什麼不對？你要他怎樣寫呢？」父親問。

「這辭句上面不大容氣；」母親說，「他應該這樣寫——我覺得我們相處得很好，我希望妳也有同感——或是再說些別的客氣話。」

這使我非常驚異，因爲我根本沒有邀請他，當他們上車後，阿瑟轉過身來，望着我們憂眼睛；

「腦筋轉得快，不是嗎？我擠到們這兒吃晚飯，希望你們不要介意，」

「我們並不介意，」父親說，「但是你轉的什麼念頭呢？」

「你猜不到嗎？我要他們倆單獨在一起，這很浪漫，不是嗎？這樣也許會開開尊口說：『今天天氣很好』，或是『我們到外面去吃一餐如何？』」

「阿瑟！」母親說，「愛情不是可以強求的。」

「誰在強求它？他一定很喜歡說——『今天天氣很好』，假如沒有我在旁邊作監護人的話；請妳記住；兩個人在一起是伴侶，三個人就是一大群了。」

大約隔了兩個星期，一天晚上，阿瑟在敲我們的店門，他走了進來，快樂得什麼似的。

「一個微笑，兩記輕拍，你們能認爲這不是進步嗎？」父親放下手中的書，「你不要讓我們猜嘔吧山姆好不好？」

「嗯，你們知道嘔吧山姆在晚飯前是向不回来的；所以有一天羅拉把廚房裡的事弄清楚以後，她到的辦公室裡

「啊！女人！總是要在任何一件事務上繫上一根粉紅色的綵帶！」父親嘆息着。

兩三天以後，嘔吧山姆來到我們店舖裡，他剛理過髮，看起來很漂亮，他對我微笑，向母親點頭爲禮。

「你氣色很好，」母親對他說，「我們替你找到一位好廚子，是不是？」

「是的，」隔了一分鐘，他說。

「你很幸運，在這兒找到這樣一位好廚子，真不容易呢。」

「不容易，」他說。

這時羅拉和阿瑟由邊門走進來，羅拉剛在美容室做了頭髮，看起來非常美麗。

嘔吧山姆從書架後走了過來，羅拉叫道：「啊！我希望沒有使你等得太久，」他搖搖頭，望着她微笑，這是一個充分表示友誼的微笑，他望着她額前的短髮，好像非常欣賞的樣子，羅拉把預先買好的東西拿起來，但他由她手中接了過去。

「阿瑟！來上車。」羅拉說。

「我不去，羅拉；挽留我在她這裡吃晚飯。」阿瑟說

看他最近著的小說，我也看過，倒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說，他在打字機上倒不是聒聒無言的；有趣的事就這樣發生了，羅拉坐在嘔吧山姆的辦公桌旁，翻讀文稿，我在廚房裡看小說，門是開着的。」

「你們猜誰進來了，原來就是山姆，我聽見也看到他走進來，但羅拉不知道，於是他走在她身後，靠在她的椅背上，和她同看她手中的文稿；隔了一會，她忽然覺得後面有人，回頭一看，驚跳起來，手中的文稿落滿一地，她彎腰到地上去拾，他也如此，他們的頭碰在一起，她一直在道歉，我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他把文稿歸攏好遞還她，望着她微笑——是一個特別和愛的笑容，並且輕輕地在她肩上拍了兩下。」

阿瑟停下來吸氣，母親問：「後來怎樣了？」

「沒有怎樣，他回到臥室，一直到晚餐上桌才出來。」

「這個人的確很奇怪，」母親說。

「爲什麼？」父親說，「這個人有正經事情要作，他不願空談浪費光陰。」

「他賺很多錢，」阿瑟突然說。

「你怎麼知道的？」

「嗯，有一天他把版稅收入帳本放在書桌上，我看到

的；他賺的錢很多，他爲什麼不和羅拉結婚，把我打發開，那他連廚子薪水都不要付了。」

「但是這必需要愛情才行，你懂嗎？」母親溫和地說。

「當然，我懂的，愛情就像蜜蜂和花朵一樣；但是我說正經的，假如我長大了，羅拉怎麼辦？」

「當你長大了，你一定能夠自謀生活，假如你不照顧她，那你就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孩子。」

「啊，我當然要照顧她，但是我要結婚的，在我自己的小家庭裡，有一個老姑媽同住，是多麼不合適，所以我極望她能及時找到一位伴侶。」

「這事很難辦呢。」母親說。

「是的，」阿瑟點點頭，帶着思慮的神情說：「假如我祇要能明白他爲什麼不講話——這真正的緣因所在。」

「也許他在懷念他去世的妻子。」母親說。

「也許他並不懷念前妻。」父親說。「也許他懼怕第二次結婚。」

「可能是這樣，」阿瑟同意，「唯一拒絕別人求婚的辦法，就是緊閉尊口。」

X X X X X

定……」

「的確困難，阿瑟。」父親打斷他的話，「現在請講正文！」

「遵命！那麼，我坐在窗口，突然望見啞吧山姆的馬獨自溜回來了，馬鞍上沒有人，繩子拖在地下；於是我說『羅拉，啞吧山姆出了什麼岔子了吧？』我們起身出去找他。」

在他騎馬常經過的一條小路上走着，很快我們就聽見他喊叫的聲音，這聲音好像是由矮樹叢裡發出來的，羅拉在前面跑着，於是就不見了——」

「一定是那些礦坑！」父親叫道。

「的確是的，羅拉高喊叫我退後，但是我根本沒有向前移動，我問：『你好好的嗎，羅拉？』她說『是的』於是我們問啞吧山姆怎樣，隔了一會他回答說他也很好，現在我才明白啞吧山姆所以不說話的原因了。」

「爲什麼原因呢？」父親問。

「他口吃，極端口吃，我從未見過口吃得像他那樣厲害的人。」

「怪不得呢，」母親叫道。

「就是這原因，我們早就應該猜到的；他口吃了好半天才把這件事發生的經過告訴我們。一個野兎跳起來驚了

一天傍晚六點鐘的時候，當我們向窗外望時，我們簡直不能相信我們的眼睛，山姆的大轎車開來門口，坐在駕駛盤前的竟是小阿瑟！我們跑了出去，父親叫道：「出了什麼事情嗎？」

他望着我們露齒笑着，把車子熄了火，「沒有什麼大關係，羅拉和啞吧山姆掉在一個坑裡去了。」

「這是怎麼回事？」母親問。

阿瑟領先走進店舖：「我口渴極了，可以給我一瓶『可口可樂』嗎？開這大車子真不容易，我要站起來才够得着油門，他們原是我步行來的，我沒有理他們。」

父親給他一瓶『可口可樂』他大口把它喝完，放下瓶子，揩乾嘴吧。

父親冷冷地說：「什麼時候你才預備告訴我們這件事，——」

「馬上就告訴你們，我和羅拉到了山姆家後，羅拉去烤肉，我坐在窗台上讀一本小说最末的一章，那本書很夠刺激——上校潛躍着一位貴婦人，把她逼進一間房裡去，但我們的英雄這時正在另一道門邊，這問題就是：我們的英雄衝破門救出這位貴婦人好呢？還是讓貴婦失去貞操而竊得這軍事秘密好呢？你可以看出來，這問題實在是難於決

他的馬，啞吧山姆從馬上摔下來，當他步行回家時，不小心掉在礦坑裡，這坑並不太深，但每次他向上爬，泥土就落下去；他怕會被埋在裡面，他料到我們會去找他，所以就在坑裡靜等，當他聽見我的聲音，他喊：『不要走近來！』但他所能發出的僅是一些不清楚的喊聲，於是羅拉也掉下去了。當然，他告訴我們這些話，花去了好多時間才講清楚，停頓地簡直可怕得很，好像是因爲那次飛機失事，他的頭蓋骨被砸破，留下這個毛病，他不能清楚地說話，除非是很少的幾個字。」阿瑟一口氣講了這許多。

「可憐的人，」母親說。

父親從架子上取出一些繩索，「那麼，我們去救他們吧。」

「何必這樣忙？」阿瑟道，「他們以爲我是步行來的，他們料不到我們這樣快就會去，讓他們兩人多談談，好熟識點。」

「也許他倆熟識後，礦坑會塌下去，把他們埋在裡面。」

「不會的，如果他們緊靠在一起不要亂動的話；讓浪漫的情調在他們中間流動吧，我已經聽見羅拉甜蜜地向他

說他馬上就會好起來的，我又聽見他說：假如她要靠：靠……在他身上，一定會舒服一點；誰知道，也許再隔一會，他會把他的手臂圍繞着她，讓我們等會再去吧。」

× × × × ×

把他們從坑裡拖出來並不困難，因為那裡有一棵大樹，父親把繩子繞在樹上，很快就將他們拉出坑來，羅拉先出來，啞吧山姆隨後也上來了。

她滿身是土，但我從未見過她這樣美麗，啞吧山姆也滿臉骯髒，臉上有紅色傷痕，手腕也被扭傷。

「這是因為由馬上掉下來的原故，」羅拉告訴我們。

「我相信他祇是手腕被扭傷，但是他有一段時期不能打字了；他今晚要完成小說裡的一章。所以我要留在這裡，替他打字。」當然，這些話是代他講的。

「阿瑟！你走得真快，我希望你沒有太累吧？」

阿瑟停止澀澀啞吧山姆，望着她微笑道：「羅拉，我跟你打賭，我一點都不累。」

啞吧山姆突然大聲笑起來。

「什麼事這樣好笑？」羅拉問。

「他在騙人，」他說，抓住阿瑟的背。

我們在廚房裡，像野餐一樣吃完晚飯，啞吧山姆除了

阿瑟把椅子往身後一推：「我要和哥爾家人一道回去。」

「晚安，」山姆向我們說，「並且多……多謝。」

當我們開動汽車時，他站在門口，靠近羅拉身旁；我看不見他們，但我有這種感覺——他用手臂圍繞了她。

× × × × ×

母親從汽車前座回過身來問阿瑟：「我不知道他們已經在相互愛戀着沒有？」

「他們已經互愛着了。」阿瑟說。

「你如何能確定這樣呢？」

「你還不知道嗎？他們已經互相愛戀着了。」

「我不知道——」

「當他從坑裡上來時，他臉上有口紅的痕跡。」

「他臉上受了傷，那是血跡。」

「也有口紅跡，我看清楚了。」阿瑟向後靠在車座背上，笑了起來：「這完全是我一手撮合他們的；愛神需要一推所以我就推了一把。」

「怎麼，阿瑟？是你把羅拉推下坑的嗎？」

「並非實際如此。」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是」，「否」以外，還多講了幾句話，有一次他對我說：「再：再來點牛奶，瓊？」假如他慢慢的講話，和旁人沒有不同，但他一講快，那簡直可怕得很；隔了一會，他深深的吸了口氣，才說出來：「我這討厭的口吃毛病……那：次飛機：不：的失事——」

「每個人都有缺陷，」父親說：「假如我沒有眼鏡，那就瞎得和蝙蝠一樣。」

「我這倒零的腦下垂體，」阿瑟加進來說，羅拉皺着前額，在想找她自己的缺陷，阿瑟替她找了出來：

「羅拉的缺陷，比我們誰都厲害。」

「怎麼樣？」山姆問。

阿瑟敲着自己的頭說：「羅拉沒有腦筋！」

「胡：胡說，這個壞：壞東西，我看她：她：很聰敏的。」

「我的意思就是要你這樣感覺，我的本意如此。」阿瑟說。

「那麼，」母親說，「讓我去洗盤子，我們要回去了，你還要打字呢。」

「把它們擱在一邊好了」羅拉說。「我會把它們放在洗滌器裡的。」

「嘻，」他笑起來了「羅拉實在有一處缺陷；她並不聾，不過聽覺不大靈敏。但是我的耳朵特別好，所以我聽清楚山姆的喊聲；我知道他是掉在坑裡了，我本來可以阻止羅拉不要往前跑，但是我想假如她和他掉在同一個坑裡，那是多麼富於浪漫情調呢？」

「阿瑟，她會因此受傷的。」母親叫起來。

「我知道那坑並不深，」阿瑟不慌不忙地說，「而且戀愛是要找機會的！」

雨衣團體服 汽車套子
窗帘椅套 室內裝璜

吉昌行

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一五號
電話 七五〇三號

廖丙林

萬源營造廠

電話：七五〇三號轉

地址：台市貴陽街二段二十一號

俊譯



勾引

嬌小的侯爵夫人俞妮登，還在她那黑暗而芬芳的臥室裡酣睡中。

她獨個兒，寧靜的躺在柔軟而低凹的床上；美麗的白葛布被單，像繡花邊一樣，又像親吻一樣的撫愛着她。離婚後的女人，有多麼寫意而幸福的睡眠啊！

從那小巧的藍色客廳裡，傳過來一陣吵雜聲；終於將她驚醒了。她立刻聽出來這是她的密友——迷人的男爵夫人格蘭吉莉的聲音，她正在和女僕人爭論着，原來後者不准許她進到內屋去打擾主人的清夢，嬌小的侯爵夫人只好自己爬了起來，打開房門。一手擰着旋環，一邊將頭伸了出去。啊，只見一張美麗的臉孔，隱藏在如雲的秀髮之下

「有事嗎，來得這樣早？」她問。「連九點還不到呢。」

男爵夫人的臉色發白，神色慌張，情緒激動。回答說：「我要同你商量，可怕的災難降到我身上來了。」

「進來吧，親愛的。」

她們互相接過吻後，侯爵夫人便再藏到她的床上去。

女僕開了窗子，透進來美麗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當女僕出去之後，俞妮登說：「講呀，發生了什麼事？」

格蘭吉莉哭了起來，淌着大顆美麗的晶瑩的淚珠——那可以倍增女人的嬌媚的淚珠。她繼續吸泣着，但不擦眼淚，因為怕會將眼睛擦紅了。「啊，親愛的，可惡極了，真是可惡極了。我已經整夜沒睡着，一分鐘都沒有，你聽，一分鐘都沒有，來呀，摸摸我的心看，跳得多利害。」拉着她朋友的手放的胸前乳房上，那地方藏着一顆女人的心；那地方常常能使男人心滿意足而不會再往下去搜尋什麼。話說回來，她的心果然跳得十分利害。

她接着說：「是昨天的事情，四點光景——或者四點半，記不太清楚了。我那間小客廳，你是知道的；正對着大街。我常常坐在裡面，倚窗觀賞路上的行人，車站附近真是熱鬧極了。那兒充滿了熱情和生氣——我最心愛的東西。昨天，我照常在那裡面坐着，窗子是敞開的，我摒棄了一切思念，專心專意吸收新鮮空氣，記得嗎，昨天的天氣多美好呀！」

「忽然，我注意到對街的窗子邊也坐了一個女人——

一個紅衣女人。我的衣服是暗紅色，你知道，那件最美麗的暗紅色衣服。我不認識她，一個陌生的住客。她到這地方有一個月了，因為下了一個月的雨，所以我簡直就沒有見過她。但我馬上判斷她是一個不規矩的女人。開頭，我看到她和我一樣的靠窗坐著，心中確實感到驚奇而憎惡。然而漸漸的，我竟越看越有趣起來了。她的眉毛倚着窗櫺，注視底下過往的男人。而那些男人也全部或者幾乎全部的注視着她。真奇怪極了，當他們走過的時候，有什麼方法會知道她呢？他們會嘆嗎，像獵狗嗅它的獵物一樣？你看，他們會忽然舉起一隻手來同她交換一個敏捷的微笑；交換一個意味深長的眼波。她的眼睛好像在說：「中意嗎？」他們的眼睛好像回答：『沒空。』又好像：『改天罷。』又好像：『沒有一個空（註）。』又好像：『滾進去，臭娘兒們。』

「你簡直沒法去想像，看着她幹這活種路是多有趣的消遣呀，雖然這是她的正當職業。」

「一會兒，她忽然關起了窗子，我看見一個紳士走進去，是捉住他了，像漁夫釣到一尾白楊魚一樣。我著着鏡，觀察他們決沒有呆上比十二分到二十分還要長的時間。但最後她却使我着了迷呢，這妖怪，再看下去，簡直奇醜

——我是說你以前的丈夫。現在你當然可以盡心挑一個如意貨，因為你已離婚了。」

「我心裡又想：『假如我擲給他們一笑，他們會明白我的意思嗎？像我這樣一個品貌端莊的太太。』慢慢的，我真被這樣一個慾念所抓住了。要我對他們擲出一笑。一個慾念，啊，多可怕的慾念。你知道，就是是誰來也抑却不不住的，這真是愚蠢之極的事。不嗎？我相信我們女人是具有猴子的靈魂的。曾經有人（是一個醫生）告訴我：猴子的腦筋和我們很相同。所以我們才會這樣摹仿一下，那裡又摹仿一下的呢，譬如說，在我們新婚蜜月的時候，很愛丈夫，之後便摹仿我們的情人，我們的密友；甚至摹仿那接受我們的懺悔的牧師，只要他長得風流的話。摹仿他們的思想，他們的風度，他們的談吐，他們的表情，他們的一切種種。這真是愚蠢之極的事。」

「雖然，但當我被激動了想去做某一件事時，那我是非做不可的了。因此我暗暗想道『只做一次吧，弄一個男人上來白相白相就行。還有什麼了不起呢？不，沒有什麼；我不過對他笑了一笑罷咧，我立刻可以否認掉的。十拿九穩』

極了。

「我自言自語道：『她用什麼方法，那樣迅速，那樣完全的表示自己呢？在注目的時候用點頭做訊號嗎？還是用手打招呼？』我只好借重觀劇的望遠鏡來審視她的動作了。啊，再簡單也沒有。先是眼波一流，再嫣然一笑，然後將頭微微一點，好像說：『上來吧，』動作是如此之細膩，模糊而小心；沒有相當高深的技巧，是決計做不來的。我心裡說：『倘我也摹仿她這樣來一下的話，那一定是既大膽又迷人。』因為我的表情工夫是最能迷人的。」

「我於是跑到鏡子前面，摹倣她表演了一番。天啦，我真做得比她好，比她好多了。我感到一陣陶醉，回到窗子邊的椅子上。」

「沒見她再捉得佳男人了，怪可憐的；一定是她的這遺壞。如果靠幹這一行來找麵包吃，那真是危險之至哩。不過也很有趣，因為雖然是在大街上拉的男，偶爾亦有漂亮的啦。」

「一會兒，太陽轉偏了，先前的路上的行人都靠她那邊走現在則都靠我這一邊走了。一個接着一個。年青的，年老的，黑的，俊的，灰的，白的，有一些看來竟非常漂亮。的確，非常之漂亮，親愛的，遠過於你我的丈夫哩！」

「我開始挑選目標了。我要個漂亮的。十分漂亮的。不一會兒，我便發現了一個高高的男人。英俊雄壯，風度翩翩，單獨的走過。你知道，我是多麼喜歡英俊雄壯的男人呀。我於是瞟了他一眼，他馬上凝視着我。我再回眸一笑，他也一笑，我的頭微微點一下，啊，是那樣微微的，他竟知道用頭來回答一個『是』呢。親愛的，來啦，他走進大門來啦。」

「你決想像不到，那時我的心情，真好比快要發瘋了一般。啊，試想想他進門以後如果和僕人打起交道來，而這僕人，約瑟夫，又是極忠心於我丈夫的人；那真要駭怕死人啦。當然，約瑟夫一定會將這位紳士錯當着我的老相好。」

「你瞧，這怎麼辦，馬上就要來按鈴了，怎麼辦？我想應該去迎接他。應該告訴他這是一個誤會，求他出去。他也许会原諒一個女人，一個可憐的女人的，所以我去開了門，他正在房門口要準備按鈴了呢。我結巴巴的說：『出去，先生，出去，你誤會了，一個可怕的誤會，我錯把你當成了我的朋友，因為他和你很相像，請原諒，先生。』

「天，他僅僅大笑起來，並且說：『日安，小心肝！

我完全懂得你的心眼兒。你是真清勾引我來的，你結過婚，但你却希望讓四十個法郎來代替二十個法郎，我會照價給你的，不必扭扭作態。」

「他把我推進屋裡，栓上門。我站着，感到慄慄。他吻我，一隻手抱住我的腰，帶我到了小客廳裡。他東張西望，好像一個拍賣者在審查貨色一樣。『老天，』他說。『這屋子真佈置得美麗極了。美麗極了。你這行倚門賣笑的生意，準是交了好運啦！』」

「我開始再乞求他：『先生，出去，請你出去吧。我丈夫快回來了，現在是他回家的時候。我賭咒，你一定是誤會了。』他十分冷靜的答道：『哦，小美麗，別儘說這些無聊話呀！你丈夫回來，我會給他五個法郎，讓他上對過的那家酒店裡去灌上兩杯。』然後他便看到擺在壁爐架上那張羅爾的照片。他問：『那是——你的丈夫？』

『是的，就是他。』

『一個漂亮，却令人噁心的傢伙，這是誰？你的朋友？』

？』

『他指着你的照片，親愛的，就是那張穿了紅色舞衣的，我不知所云的答道：『是的，我的一位朋友。』

『相當風騷，你必須將她介紹給我。』

男爵夫人聽了這話，頓時像失去知覺一般。喃喃道：

「你？你？逮捕他？什麼藉口？」

「簡單得很，對警察總監說：有一位紳士跟踪有三個月之久，昨天會強迫進到你的臥室。並聲言伺嚇明天還要來。所以你要法律的保護。他們因此便會派出兩名警察，將他帶往官裡去。」

「但是——親愛的，他要說——」

「傻孩子，沒人會相信他的。只要你親口告訴警監這些話，他們便只相信你的了——一個純潔的女人，又有地位。」

「啊，決不能這樣。」

「必需這樣，否則，你便划不來。」

「然而，想一想：他要被捕了，將來會侮辱我的。」

「沒關係，你找一個證人，他便要被判決。」

「判決？」

「判決他賠償損失。這種案件，斷斷不能軟心腸的。」

「呀，談到賠償——還有一件更使我傷腦筋的事呢，傷腦筋極了。他放了兩張二十法郎的鈔票在壁爐架上。」

「兩張二十法郎的鈔票？」

「這時候，已敲過五點鐘。再過半點，老羅可就家來了。如果一個已回來，而那個還沒有走的話，那只有老天才知道會發生什麼後果呢！我——我——幾乎完全失去了理智——完完全全，我想——最好是，儘快——儘快打發這人——越快越好。當然，你明白，這很快就了結了的。」

X X X X

嬌小的侯爵夫人俞妮登，開始大笑起來，她的頭埋在枕裡，發狂似的大笑，把床都震撼得格格作響。過了一會兒，好不容易才平靜下來。她問：

「哪——哪——他長得好看嗎？」

「好看。」

「那你還抱怨什麼呢？」

「但是——但是——親愛的，你不知道，他說——他說——明天一定還要在這個相同的時間來。而我——我怕——你決想不到他會這樣的頑固而堅持，怎麼辦呢？唉——該怎麼辦才好呀！」

嬌小的侯爵夫人坐了起來，沉思了一會兒。忽然說：

「將他逮捕。」

「是的。」

「沒有多嗎？」

「沒有。」

「太少，即令對我都是一種屈辱。」

「唉，怎麼去用這些錢呢？真傷腦筋透了。」

嬌小的侯爵夫人，猶豫了幾秒鐘，然後用一種十分嚴肅的口吻說：

「親愛的——你必需——你必需買點小小禮物，贈給你的丈夫。只有這樣才是最好的用法。」

註：法國古銅幣

（譯自莫泊桑短篇小說集）

原名Signal

人類最堅忍的動物

人類是最堅忍耐久的動物，並且是非常顯明的。最近專門醫生從人類被損傷的器官研究上指出他是有着何等充裕的力量。

人類可以沒有膽囊而繼續生存，人類可以失去百分之二十五的腎，百分之四十的肺，百分之二十的肝，百分之十六的副腎外皮，百分之六的小腸，同時也可以失去一半的腦子而仍延續着他的生命。

貴高質品證保 譽聲之年十二濕

★ BEST QUALITY ★

SMART
Shirt

衫襯脫麥司

品出譽榮司公限有廠理整織染衣內準標光新

三一三五話電 號四二一路陽衡市北台



沙蘭夫人

他們在沙蘭酒店背後找到了法洛克的屍體。在巴格達城內的那些隱僻狹隘的街巷裡，遍地都是廢格里斯河流的污泥。車輛踐踏過後的踪印，使它像婦人衣裙上的繡褶似的。還人，他的記錄，正像現在躺在爛泥地上一般的令人感到不快。他是被一種小口徑的手鎗射中腹部，而且還遭了劫掠。

警察抓到了一個喝酒的乞丐，漢諾，在他那件襤褸的破衫中裹着法洛克的手錶，和染有血蹟的阿拉伯貨幣，漢諾的酒意被偵察局頑固的警長用皮帶所擊醒，但這還是無法逼出他的招認，於是在伊拉克的法律下，最後將犯人帶入局裡，交給他的上司。

「這人他不肯招供，」警長訴說道。

偵察局的督察長有一個瘦長的頭顱，顴骨高聳有貴族型的尖鼻，他的以往歷史，已埋葬在他下賤的出身處的塵土之下。他的眼睛很大，帶點橄欖般的褐色，正常地却毫無表情，但有時它們會射出思想的光芒，像在布幕上移動

拾穗

營 經
易 買 口 出 進
紙 洋 種 各
墨 油 刷 印

號紙記永昌盛協

號六三路前館市北臺
號一八一六：話電
(YSCYKPCO) : 號掛報電
TAIPEH

原著 Charles B Child
天岳譯自 Colliers

的黑影一般不可捉摸。他是個修雅整潔的人，他把二肘支撐着坐在辦公桌邊，細長的手指在撫弄一隻刻有鈴記的戒子，他的嘴唇邊掛着一枝香煙。

「喔，他不肯招供嗎？」督察長却非克道：「然而，我親愛的阿勃杜拉，難道你會願意幫助劊子手捉住你自己的頸根嗎？」

他轉向那份謀殺案的報告。法洛克，沙蘭酒店的常客，在午夜時分剛離開那邊不久。在這區域內，機敏幹練的探員，經常總很留意那些酒店內的顧客，因為他們所作所為常常是法令所不允許的。他記得在路警發現屍體之前二小時，還看見過這人在酒店及河道間的那些小路上走動。報告上說明法洛克的服裝已被人剝掉，他的衣服被刀子割破，只留下一個屍體，鞋子後來在漢諾那裡找出來了。

却非克道：「鞋子拿走，是可以說得通的，但一個乞丐會把衣服撕毀，而讓自己光着背嗎？這兇手是有點神經病了。」

督長阿勃杜拉道：「長官，允許我有這樣的建議，他想銷毀證據，混淆耳目使我們不能辨識難的人是誰。」

「像漢諾這類人不會懂什麼證據的。而且還有一點，我們沒有找到手鎗，難道他會拋掉這樣值錢的東西，而留下這倒霉的鞋子和手錶嗎？」

督長拉着縛在犯人臂上的鐵鏈，將他推倒膝下，跪在督察長面前。「你把鎗藏在那裡，快講出來，狗娘養的，」阿勃杜拉不耐地道。

漢諾帶着那付叫花腔的哭調，「我沒有殺人！看老天的份上，發發慈悲，我沒有殺人！」他在鏈下掙扎着想吻却菲克的手，「我拿走了錢，鞋子，手錶，」他哭着道：「但是我沒有殺人。」

却菲克道：「在上帝認為，死人已不再佔有一切了，甚之連他的靈魂。但是人類的法律，死人還是不准被盜竊的。你看到的屍體是否已經被剝？」他銳利地問道。

「已經剝掉，上帝慈悲，那些衣服都已破碎，不堪使用，」乞丐擡起他詭譎凹陷的壞眼道：「我在發現屍體前，遇見一個人，他忽忽地從屍體旁離去——」

督長阿勃杜拉將鐵鏈拉了一把，「上帝才會原諒你，你在騙人。」他道，同時舉腳作勢。

檔案，他的記憶是準確的，「她以往的事知道得很少；也許因為她出世時，巴格達還在土耳其人手裏；土耳其的警局不像我們這樣嚴密地摘載百姓的記錄。她在埃及就過，在一九三八年回來，經營她自己的酒店，而她倒是審慎從事，沒有觸犯過法令。」

督長道：「他們都說她慷慨。」

「沒有問題，她把自己一切都供獻出來了，」却菲克淡淡地微笑，重新檢起那份警局的報告。「那個經常派在酒店監視的探員，指出當法洛克離開後廿分鐘，有一個人會到酒店來詢問他，他坐在死者坐過的桌旁等了若干時候，就後又問了法洛克的地址再離去。他是誰呢？」

「長官，我們祇知道他的形態，中等身材，瘦弱，服裝講究，大概是個有正當職業的人。」

這蹲伏着的犯人切望地擡起頭來，「我看見的就是這人——」他道。

却菲克把他喝住。他帶空洞的聲音，一個人不自覺的把他的思想道出來，「這是可能的，他回轉來製造一個時間證人，一個過份小心的人會這樣做的，假使他碰見了乞丐而覺得害怕。但是他為什麼要問法洛克的地址呢？」却菲克聳聳肩，「我聽到我自己正在講什麼，我真搞糊塗了，

却菲克溫和地警告道：「你找到的那些印在屍體上的鞋釘，還需要解釋。讓他說下去。」

「要是我說謊，我就不得好死！」漢諾泣訴地道：「我發誓，這是一個男人，我求他佈施，但是他將我趕開，——也許是他殺的，我看到他的臉。」

「你能在下次辨識他嗎？」

「給我一個機會吧——」

「你祈求這個機會吧，漢諾，否則你將見到劊子手的面了。」

督察長却菲克站起身來，避開這匍伏在地上的乞兒。他走到裝置在室內四壁的檔案櫃前。

「長官，這人穢臭的聲譽比乞丐的破爛衣服更要醜惡」肥皂能把穢服洗淨，」却菲克道：「我知道法洛克的出身原本很好，他生長在巴格達的一個優良的家庭裡，他在埃及曾住了一個時期學習醫道，他的警局記錄就在那邊開始的，」他翻開文件，「幹墮胎，賣麻醉劑，寄恐嚇信，勒索。他在一九四六年被放逐到伊拉克，不久即變成沙蘭夫人的參謀人物，她開設的酒店是他經常光顧的。」

督察長停頓一回，香煙的雲霧罩住他的面龐，像菩薩前焚香料似的，「沙蘭，戲院裡的女子，」他沒有請教

「他對阿勃杜拉道。

「長官，我承認這案子不像我原來想的那般簡單。」

「這裡有許多線索供你研究，讓我們去搜查一下死者的屋子，同時我必須查出他的背景，我必須站在他的立場去探查。」

却菲克同情地瞧着乞丐，「是的，」他道：「上帝禁止我責罰任何人，除非我已為他盡過力——即使是一個污賤的乞兒。」

× × × × ×

法洛克住在奧法利街，在河流的下游。這是一間老式的高屋，被改作公寓式，四週圍着庭園，屋子被一棵孤獨難看的棕欖樹所遮蔽。緊閉的窗戶使這地方看來神秘，女人的衣裳掛在洋台上像鮮明的旗幟一般，隨風飄搖。警務人員的蒞臨造成一陣不安的奔避。

督察長對阿勃杜拉道：「這些夜蛾是多麼知耻呀，他們在點燭時振翅飛出，在陽光下藏頭躲臉。」

死者的寓所在三樓後背，却菲克在室門外突然止步，靜聽着，就後小心地轉動門柄，將門用力推開。他們面臨着混亂的一幕，抽斗裡的什物散滿一地，地氈已被捲起，傢具的位子也已移動。而在室中央站着一個婦人。

顯然她受了意外的震驚，一束紙張在她手中捏得沙沙地作響；可是她等待着謹防地不作一聲。

她是那種沒有年齡感覺的女人之一，她仍保持少女的身段，但她那顯著的染髮和濃艷的脂粉令人可厭，她的眼睛四週深深地塗着黑圈。這種過份的化妝倒不是從她疲勞怨憤的眼中觀得，却非克看到在她那脂粉底下的皮膚，已經起了皺紋。她穿的綠色袍服，紅色高跟鞋，手指甲上塗着鮮艷的色澤，但除了她棕色的手臂上有一只銀手鐲外，沒有戴戒指。她沒有躲躲閃閃，她毫無愧色地站着，筆直，她挺起胸脯，全然是驕傲地沒有半點情意，督察長注意到這女人前後不同的態度。

「允許我來介紹，」他道，行了一個額手禮：「我是却非克。傑，警局裡的，你是沙蘭夫人嗎？」

「當然你是應該認識我的。」婦人苦澀地道。

「自然，夫人，」他又四處察看，抽斗都已倒空，他走進另一間，也是同樣地混亂。

「在找什麼東西嗎？」他和善地問道。

「有人比我先來一步。」

「夫人？」

她將香煙插入一支很長的咬嘴內，等着他遞過火來，

！

沙蘭夫人的態度又轉變了，不再軟弱，她不屈地站起，頭仰後，又起臂膀，眼睛裡冒着光，困惑的督察長看到這婦人竟野性地欲防禦她所藏諸胸中的秘密。這些轉變，實在令人難以揣測她的動機。她絞扭着她的手，於是帶着女子泣訴的聲調道：「昨天我不大舒適，我沒有和顧客們交談，法洛克的朋友沒有引起我的注意。」

却非克無望地想：這舞台上的婦人，她一人扮演好幾個人的性格，我不知究竟那一種是屬於沙蘭夫人的。

「你看見過這個人嗎？」

「不經意的，他是個生客。」

「說出他的容貌來。」

「矮小，壯強，一個中年型的男人，也許是個土耳其人。」

却非克道：「我有他的另外一份描寫，夫人。」

「那末我可能弄錯了，或許我聽到另一個人，現在我記得他是一個很高大的人。」

却非克湊得近地瞧着沙蘭夫人，但是在這濃厚的化妝後，他不能看破她所玩的花樣。他想：這是一張舊畫布，已經畫過不少幅的油畫，但是它原先的一幅，可能倒是

於是她將自己裹入一層煙霧之內，「我告訴你，我進這房間時，和你現在看到的情形完全一樣。」她道：「它們都已被搜查過了，我到這裡也只幾分鐘的事，我來收拾那些屬於我的什物。法洛克是我的——伙伴。」她把最後一個字吞沒了。

「這比你先到的人，你發覺他拿走了什麼嗎？」

「我還沒有時間仔細看過，他們又何必拿走我個人的東西呢？」

却非克熟視着婦人，但她迎着 he 審視的眼光，沒有一點畏縮，他被她的自信力所困惑，於是道：「諒必知道他是被人謀殺了，你和他很熟稔，或許你能提供我們一點意見。」

「法洛克有許多仇人。」

「我們捉住一個乞丐，他藏着他的錢，鞋子和手錶」婦人聽到這消息之後的反應，竟十分驚惶；她突然變得軟弱，她將手按住胸口，她的話顯得那麼煩惱：「噢，不！不！一個乞丐只會劫掠他，不會殺害——」

「你說得這樣的確信，」却非克尖銳地道：「說吧，夫人，不要把事情瞞着我，我有許多事想知道。昨晚有一個人到你酒家來詢問法洛克，他是你所懷疑的人？他是誰

傑作。他粗魯地大聲道：「說說對你並不合宜。」

這攻擊竟收到意外的效果，那婦人的動作竟停止了，她顯得害怕，但隔了一回，她用憤怒作掩護，活像一個年老色衰的妓女。

「我告訴你我不知道這個到酒店來的男人！」她大聲叫道：「你為什麼要侮辱我？為什麼我一定要記得法洛克那些以前的朋友？你已經找到那殺人的骯髒的乞丐，你為什麼再來麻煩我？」

「直到現在，你才懷疑乞丐的罪行，你是完全合乎女性所特有的心理。」却非克淺淺地鞠一躬，「現在，」他溫和地道：「你應該要求我把他交給劊子手了。」

那婦人眼中透出恐怖的神色，「噢，你這畜生，你像條毒蛇。」她輕聲地咀咒着。

「別人可以供給我錢索的。」

他轉向擋在門口的警長道：「派一個警員，阿勃杜拉，叫他來幫助這位婦人搜查，檢點她希望取去的東西。至於我們呢，我們仍要繼續尋找那個矮小，壯強，很高，很大的陌生客。他是和法洛克有約會的，或許他會是個中等身材，個子瘦弱的人是嗎？」却非克在離開前故意瞧了沙蘭夫人一眼。

在他下樓時，他叩問了幾家鄰居，那些受驚的婦人回答他的詰問，正和他早就想到的，一無所得。可以說沒有人知道或情願說出，誰在沙蘭夫人之前來過公寓；但無論如何，他探得沙蘭夫人來了還不到十分鐘。

「看來她說的倒是實話，」當他們離開這屋子，督察長對他的助手道：「另有一人在她之前搜查過屋子，」他停步點煙，「我對她十分粗魯，阿勃杜拉。」他內疚地道。

「一個戲院子裡的女人——」警長聳聳肩。

「無禮地對待一個女子是不可寬恕的，但或許我可以原諒，因為這必需如此。在她目前的地位，她將去警告這到過酒店去的男子了。我自認有個狩獵人的鼻子，我將去觀察這有趣的一幕。」

他錯進停在狹隘的街道上的警備車，却在另一面打開車門溜了出去，他躲在一個門框的隱處，而阿勃杜拉駕着車走了。

X

X

X

X

幾分鐘之後，沙蘭夫人出現了，她是十分的疑懼，她開始想走，顯得局促不安，她擠入人叢間加速的穿過街道，有時候簡直在飛奔，一度她在公共電話間停下，但就即

當他走近樹叢，在離那婦人不遠之處，他立停，鋪下席子。他站着，搖撼双臂，嘴唇抖動地背誦着可蘭經文。於是跪下，熱烈地祈禱，他的虔誠的禮拜，把前額碰到土地。最後他站起，在和煦的陽光下，世界竟顯得那麼的清新。

那婦人站起身，向他走前一步，躊躇而害怕。於是她急速地走過去，双膝貼地，膽小地暗暗掩着臉。

却菲克聽到這受驚的男子道：「你要什麼，婦人？你是要求施捨嗎？」

「請允許我說一些關於私人方面的事。」沙蘭夫人又觸着他，她的姿態是怪可憐地。

他確是一個公務員，冷淡而懷疑，「我不認識你，假使你有事情，請到我的辦公室來接洽。」

「這是很緊迫的，已經沒有時間了。」她把斗篷掀後，她的塗着黑圈的眼顯得那麼的懇切，「請你，一定要聽——」

他看到她那粉紅的臉，激動地道：「你覺得慚愧嗎？在一個陌生人前露出你的臉來？我不認識你，我不能和像你這樣的人談話。」他迅速地捲起席子。

「看上帝的份上，聽我說！」

又改變主意，走到鬧街十字路口，她招呼了一輛馬車，督察長坐在出租汽車內尾隨，他堅持他的信心，不再顧及這破車中彈簧已裂斷的坐墊。

當那婦人在政府辦公大廈的廣場前打發掉馬車，不意使却菲克的信心大減。她在經濟部門前徘徊良久。最後走入毗鄰的公園裡，在一棵大樹蔭下，她正好利用來隱匿自己。她留神地察看着四週，於是坐下把衣裙的褶摺理好，她把斗篷扯起遮住面容。

正午的鐘聲響起了，巴格達各處的回教寺院內傳出祈禱者的誦吟之聲，整個城市停止工作。

一個政府辦公大廈內的武裝官員喊着口令。許多人都走向公園去，到處的人們都把小席攤開，開始做他們的祈禱儀式。那些非回教徒，在這些平伏着的教徒中間穿校地走動着，或是吃三明治，或是抽煙和友人聊天。

沙蘭夫人沒有移動，她祇在斗篷中偷眼窺視那些往來的行人。現在她看到一個男子穿過公園向她走來。

他低倒了頭，脅下挾着小席，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個子瘦弱，他約摸有四十歲。

却菲克在一排矮小的樹叢後守候着，他判斷這人是個標準的公務員，一個明智的人，有着莊嚴的外表。

他舉手做了一個手勢，像拒絕一個惡魔似的，於是急促地走了，她沒有跟隨，她的手合住了她衰老的臉，匍匐在那男人站過的地方。沙蘭夫人在哭泣。

X

X

X

X

却菲克回到辦公室，取出鑰匙打開檔案櫃。這一宗文卷顯得很薄，當他讀畢後，對阿勃杜拉道：「自信心有時像小孩在河裡弄船一樣的不靠，一錯則百錯。」

「長官？」

「這婦人引我見到了那男子，一個中等身材，個子瘦弱，服裝講究有正當職業的人，無論如何他的容貌已告訴了我，他就是到酒店去的那一個，但是不幸得很，他竟不認識這婦人。」

「可怪，長官，或許是故意裝腔吧。」

「我也在疑心，這裡是他的文件，一張可信任的記錄，經濟部所信用的官吏。他的名字叫傑新。他是被人所崇敬的，已婚，有二個孩子，太太已死，智力很高。為什麼這個傑新會到沙蘭酒店去呢？」

阿勃杜拉道：「長官，我見過許多有安寧家室的人，也常常會尋求些別的刺激。」

却菲克冷淡地道：「但是你聽我說，阿勃杜拉，為什麼

麼沙蘭夫人要瞞去這個人？爲什麼她要警告他，而他竟不認識她？這很容易了解的，他之所以嫌惡她，因爲和這類人稍有接觸，就會影響他的事業。但是她的恐懼不安；當他拒絕她時——她會哭泣，這是什麼動機，會產生這樣的慘痛，恐懼，憤怒等情緒呢？」

督察長來回地在辦公室踱着，最後他轉向他的助手道：「全案所有的關鍵都在法洛克身上，但法洛克已經死了。所以我必須扮做法洛克。」

「長官？」

「我必須取代他的位子。」

「我的頭腦是木製的，我實在不懂，」警長歎口地道：「爲什麼不去詰問傑新呢？爲什麼不帶他到這裡來，再叫那個酒店偵動的探員來對證一下呢？」

「不是這裡，也不到時候，」却非克道，並且他難過地加了一句：「我們警務人員都是患瘋癲的，那些百姓當我們要詢問他時，都害怕恐懼，這種感覺已深深烙印在他們胸裡，」他坐下思索，最後他宣佈道：「投一石可以得許多鳥。」

「長官？」

「我說什麼？」却非克問道，他的習慣已使他的思想

他告訴他的助手：「假使這人就是那天晚上的傢伙，他一定會去。假使他犯了殺人罪，恐懼心理也會驅使他去。而假使他是無辜的，那末他以前會去過，同樣理由，他還是會去的。」

却非克站起身道：「我扮演法洛克看來很順利呢。」

×

×

×

×

他們把乞丐漢諾安置在沙蘭酒店門前，對他解說之後，即讓他隱匿在無隘而燈光黯淡的甬道上。夜是既熱且悶，風沙在捲括，許多人都想在戶外找個休息納涼之處，於是都來酒店的花園裡坐着，有時微風吹進灌木，帶給人們一點涼爽之感。

「但是這裡已被色情熱得熾熱，微風的價值已經消失。」督察長感嘆地對他的助手道。他們站在酒店的進口處守候着。那本地的樂隊無休止地敲着似泣似訴的情歌，却非克被這不調和的音樂弄得不耐煩：「他們把戀愛變成一件悲慘的事情，」他道：「什麼時候了，阿勃杜拉！」

「將近午夜，長官。」

「他該來了。」

「上帝知道。」

「你只是埋怨我，但我也在等待。」督察長把一段煙

變成言語，他嘆息着於是道：「今晚把那乞丐安置在沙蘭酒店前，你對他說，要他認出那一個人是走近過屍體的，他要避免吊刑全憑這一舉了。」

「是，知道。」

「還有那派在酒店偵動的探員，要他留神那個問起法洛克地址的人，」却非克指示着道：「同時再安排那張法洛克常坐的桌子，不要讓別人佔用。」

「是，知道。」警長吶吶地道：「但那個陌生客，不知是不是傑新，爲什麼你確知他一定會再到酒店去呢？」

「注意，」督察長道：「你看着我，我現在要扮演一個最醜惡的角色了。」

却非克掏出一塊手帕，把它摺疊成一層，於是裹在電話的話機上。他撥了五〇一一的號碼，於是隔着手帕他道：「經濟部嗎？請傑新先生接電話。告訴他是法洛克打來的。」他對着受驚的警長擡一擡眉毛。

「你是誰？」一個不安的聲音從電話裡傳出，「誰要和我說話？誰——」

「老地方，」却非克很快地講着：「老位子，傑新先生，我給你最後忠告，你一定要來。」

他掛上電話，仔細地把手絹摺成原來模樣放回口袋，

滅的煙蒂拋掉。這時一輛馬車轆轤地奔來，停在街道的那邊，却非克放下心來，道：「傑新來了。」他把警長阿勃杜拉推在門影子裡——

這人出現了，他走得很快——他回頭看了幾次，才勉強地走前去，他把頭低下，當有人走過身邊，他立即將臉別轉。他走過那蹲在街燈下求乞的叫花，他想加緊步子，於是漢諾大聲地咒罵了，他就扔下一個銅子。

在酒店的進門處，他躊躇了一回，最後他還是進去。

督察長走到漢諾面前，問道：「是嗎？」

「是這人！同一個人！」乞丐揮着他的皮包骨頭的手，口涎四濺興奮地道：「上帝知道真實的。」

「假使你說謊，你將知道上帝會如何的降下天譴！」却非克警告他。

「他就是那晚見到的人，」乞丐重複地道：「不該懷疑的，我從未忘記過一個不肯施捨的人的臉色。確實是他。」乞丐的聲音忽然低下去，在督察長的洞察一切的眼神下他變得畏縮。

「你是在疑惑。」

「這人！」漢諾帶着哭調，「今晚他好像年青一點，我想他應該還要老些。但是這個人相貌完全相同。」

督察長聳聳肩對阿勃杜拉訴說道：「這小巷內微弱的燈光，使警務人員平添不少麻煩。」他走到站在沙蘭酒店外面的探員處，「你怎麼樣？」他又問道。

「長官，他就是詢問法洛克的人，現在他正坐在桌子旁，」他指著花園中較遠的一角。

却非克擺了擺手，不悅地道：「誠屬遺憾！」傑新在過去有榮譽的聲名，而將來的前途亦未可限量，很清楚的，他決不會牽涉在這卑劣的案件中。却非克閉嘴踱入酒店，讓他的助手把守大門。

× × × × ×

各種顏色的光線從高低不一的棕櫚樹上射下，織成一片華麗閃耀的彩色。在舞台上，疲乏的女子們載歌載舞，她們那些勉強的笑容是機械化的，那種粗忽的舞姿已變成習慣，觀眾們大半是那輩地痞流氓，他們對表演很少關心，不入耳的交談聲永遠不休。這樣的尋樂正和那些用來隔開桌子的矮小灌木一樣的下賤。

督察長移過一張椅子，坐在傑新面前，「晚安，你守時刻。」他道。

傑新用狐疑而機伶的眼瞞着他，督察長也一雲不雲的朝他凝視着。傑新的嘴很薄，帶有一絲幽默感，缺少容忍

一回，顯然在作一個決定。「我願意告訴你一切，」他最後道。「這些信件在一個月前開始收到的。他要求在這裡會見，最先我沒有什麼恐懼。」

「是通常這一類的恐嚇信。」督察長道。

「但是我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我一身中沒有污點。我是一個安份守己的人，宗教徒，我的生活簡單，公開。」

却非克道：「我知道你有足堪模範的宗教生活，但是你在我的記錄上開始得太遲。你是在土耳其生的，但我甚至連你的雙親都不知道。」

「我也從未知道過他們，他們都早死了——我母親在生下我時就死去，撫養我長大的的義父母也都死了，他們對我很慈愛。」他取了一支却非克遞過來的紙煙，彎腰答謝。「我沒有理由怕這些恐嚇信，但是這法洛克他堅持說有某些東西引起我的興趣。這就使我遭了騙，我應該到你那邊來。而不該來這裡——」

「我能了解你，傑新先生，懷疑即使毫無根據，也會毀掉你的事業，這就是常使恐嚇信生效的原因。你有沒有告訴過別人關於你的計劃，或當你上這裡來時遇到過什麼熟人嗎？」

力。臉是圓的，但下頰高突。

「那末你是法洛克了？」傑新問道：

「我是代表他的，他不能再赴約，法洛克在昨天晚上被人謀殺了！」却非克漠然地道，於是顯示他的警局身份

這人呆住了，他軟弱地攤在椅內，輕聲地道：「騙局，噢，為什麼要愚弄人——」

「我使你感受痛苦了，」督察長喃喃地同情着：「但是誰受騙呢，你還是法洛克？」

「我從未見到過他，」傑新着重地道。

「一枚痛牙還是以拔除為佳，而自已說出來要省去牙醫師不少的事，我當留心聽着。」却非克坐着等待。陰影在他奇妙的眼簾中移動，他暗讚這人的自制功夫，他將解答全案的關鍵。

傑新道：「相信我，關係法洛克被謀殺的事我毫不知情，他對我說來，祇是一個姓名，一封信上的簽字式，和謠言中聽到的聲音而已。」他停了一停，惶恐地凝視着桌子的對面，「但是你說他昨晚被人殺死了！」

「最後一個電話內的聲音是我的。」

「原來，是你安排下了這聰明的陷阱。」傑新靜止了

「這裡的聲譽太壞，所以我謹慎地躲過了別人。」

「這樣比較好。那晚你沒有碰到法洛克，之後你就怎麼樣呢？」

「我詢得他的住址，於是到他家去。」

「原來如此。」却非克和善地道：「那邊怎麼樣？」

「那邊凌亂不堪，有一個男人，顯然在搜尋——」

「把他描寫出來。」

「我不能，他的背朝着我，他把燈旋熄，掠過我身邊溜跑了。」

「那末她說的是實話了，另有一個人她在她之前——」却非克擊着桌子，於是尖銳地問道：「今天你遇到的女人是誰？」

「女人？」

「在中午做祈禱時，想和你講話的那個！」

傑新赧然，「沒有一件事對你講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嗎？即使在新禱時？是的，有一個女人，一個濃裝的醜婆子。我早已把這事忘掉，我以前從未見過她。」

督察長向週圍察看一下，沙蘭夫人站在靠近舞台的陰暗處。毫無表情，眼睛直視着灌木叢。發現後，她就走開了，却非克在猜疑，不知她站在那邊留神傑新和他自己已

有多久。

傑新道：「我已告訴你一切的事，當然我明白自己的地位，誹謗會毀去我的前途，你甚至會想到我犯了法——」他悽愴地道。

「我不會懷疑你太久的，你可以走了，傑新先生。」

「你不要扣留我嗎？」

「我總是我得到你的，晚安。」

X X X X X

當那人離開後，督察長換了一個位子。他將椅背倚着那後面的灌木，樹影把他遮住，他的腦開始活動了。他的清楚的聲音在說：「是的，恐嚇信，但是法洛克知道些什麼呢？那晚上走近屍體的人是傑新嗎？在法洛克房內搜索的男子是誰呢？而沙蘭夫人她知道什麼事情嗎？」他聽到自己在喃喃自語，於是不舒適地把椅子站直，他的視線朝着舞台。

舞台上的表演使却非克得一線模糊的啓示。他看着那低級趣味的喜劇中女扮男裝的角色，厭惡地聳聳肩。

於是突然他注視着舞台，他的身體俯向前面，高聲地叫起來：「慈悲的上帝——」

一個侍者捧了盤子走到桌前來，盤裡盛着一杯鮮艷的，在那裡呢？」他重又俯下全身，在種植灌木的小木桶中間找尋。

在它們中間的一個，有一條裂紋，他折下一根樹枝試探。

某些東西阻擋了樹枝。他敏捷地撥出了一張信封，不意勝利地歡呼起來。於是他精疲力盡地坐入椅中。

這時他發覺桌前並非他一人，沙蘭夫人坐在椅子的那邊，背朝着舞台，她的袍服整齊地展開着，在這背後，她顯示他一柄小口徑手鎗的鎗口。

「把信給我，」她安靜地道。

他沒有回答。他出神地注視着那婦人，她總是在扮演的這許多性格中，露出沙蘭夫人的真面目了。

X X X X X

今晚她沒有化妝，衰敗的臉容全部暴露。沒有胭脂，沒有黑眼圈，這臉，雖然顯得蒼老，但有着溫柔，高貴，和過去美貌的遺蹟。她擡起頭來，下頰高突的臉有着堅毅的勇氣。

却非克道：「是的，現在愈看愈像了。這面具對你並不合適。」

「把信交給我。」

拾穗

飲料，「要點心嗎？」他希冀地問道。

「是的，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能證實它——假使沒有法洛克的秘密。」

「先生？」

「我必須站在他的立場設想。」

「先生？」

「我是一個勒索者，」却非克道，他的手指像蜘蛛般地震動着，「我坐在這裡等一個人來，他，我有一點東西要交給他看，但是他不在公共場所從我那裡取得東西，所以我在這裡會他——」

「你一定喝醉酒了！」侍者道：

督察長既未看見也沒有聽到侍者，他繼續一個人，自言自語，「是的，這是很明顯的，他不願進來。我却接到了一張便條，他在外面等我，我當然要出去找他，那末我怎麼做呢？我把這東西帶了走嗎？」他擊了一下桌子，瞧着侍者道：「不像！我不是笨伯！」

侍者大吃一驚，把盤子的杯子傾覆。

却非克仔細地用手摸索着桌子底下，他掀開每一張椅子察看，最後他双膝跪地，伸手在灌木叢中探索。可是一無所獲。却非克蹲在地上，喃喃地道：「在那裡呢，那麼

「原來你離開法洛克屍體時也是這樣的不加脂粉，你只是換了男人的服裝。乞丐的看錯是情有可原的，而我昏瞶的眼睛則無可寬恕。直到我剛才看見舞台上的女扮男裝，我才記起我們本地戲劇中是以女代男的，而你是在戲院子裡的，夫人。」

那婦人冷冷地道：「現在我必須殺死你——」

「當然，但是請你先滿足我的好奇心，你和傑新之間有什麼親戚關係存在？」

「這不是很明顯嗎？一個做兒子的願意有這樣一個母親嗎？」她把頭旋轉一邊。隔了一回她又對着却非克，堅強地道：「這是我要殺法洛克的理由，我必須毀掉那封信，這許多年來我對傑新保守着這個秘密。現在更不能公開了，我不能容你摧毀他的前途！」

「但是你幾乎使他蒙受了謀殺者的嫌疑。」

「我打算要自首的，但是要等我找到那封信之後。當傑新在開羅誕生時，法洛克是他的接生醫師，我那時是一個愚笨的年輕少女，受騙失身。我把嬰孩送給巴格達一家謹慎的家庭。他們把他當自己的孩子撫養，而告訴他我在生產時就死了，他的父親隨後去世。但是我仍爲了我的兒子工作，我送錢給他受教育。」

拾穗

沙蘭夫人的眼內充滿了淚水。却非克溫和他道：「後來你回到巴格達和他接近。」

「我很驕傲，我多麼爲我的兒子驕傲！」

「於是法洛克跟着你，開始向你勒索。」

「他藏有一封信，是我某次不經意地告訴他，證實我是傑新的母親。於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被勒索，但他還嫌不足。」

却非克道：「吸血鬼和勒索者都是貪得無厭的。」

「他計劃着要敲詐傑新。我改扮男裝走到街頭，差孩子遞了一張便條給法洛克，他來了，他以爲我是我的兒子。我把手鎗指着向他索信。但他認出我了，想奪下我的鎗，於是我開了一響。」沙蘭夫人戰慄地道：

「你搜查他的身體，於是又到他的住所去？」

「是的，後來傑新也來了，我就溜走。以後我換了女人服裝再去找尋。」

「今天你知道我要訪尋那個到酒店去的陌生客，於是你想先去警告他？」

「我不敢用電話，怕有人偷聽，我知道我能在那裡見到他，他有中午做祈禱的習慣，我常常到那邊去守望他，

舉。而是上帝賦予我的權力。或許因爲我也有兒子的緣故。我要爲你祈禱，夫人，我已看到了你偉大的母愛和勇敢的犧牲精神。」

她的頭垂下，隔了很久，却非克溫和他道：「你將被控訴爲意外殺人。是因爲口角和爭執所引起，當然，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又等待了片刻。於是正式地宣稱：「你是被拘捕了，沙蘭夫人。」

她站起，筆挺地立着，她的乾枯的眼內顯得那麼的平靜。在酒店外，督察長簡單地對阿勒杜拉道：「這裡，是她殺了法洛克。」他們走到路上，經過乞丐漢諾，他還是蹲伏在塵土上。警長阿勒杜拉不懂爲什麼督察長却非克要這樣恭敬地對犯人低下了頭，用手扶她入警備車內。

——完——

在一枚頂針樣大小的短管裏裝滿了中子，其重達一百萬噸。

最初的人類發生在距今僅約五萬年以前。

我們的銀河系中有大小星球四百萬萬個。

人體內所含磷質可供製造火柴兩千根之用。

鼠的心臟每分鐘跳七百次，而比鼠大一百倍的象，其心臟每分鐘僅跳二十五次。

福利木器店

各種木器 低廉 特別 價格 批發 大器 歡迎 各室 及器

無任歡迎 如蒙賜顧 一應俱全 各種籐椅 新穎沙發 優良傢俱

門市部

地址：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五十二號

幾乎每天如此，我還有什麼方法去接近我的兒子呢？」沙蘭夫人陷入痛苦的煎熬之中，她的鎗口下垂了。「他唾棄我，」她啞泣着，「他只當我是個女戲子，我平常離開酒店時，不帶這個面具的——像你所講我的，但是今天我已沒有時間洗掉它了。有時我會夢想——假使法洛克不迫我的話，我早想退休了，那麼或許——現在是決不可能了！我必須永遠不讓他知道。」

「假使你進了監獄，你就沒有讓他知道的必要了。」却非克道。

「他不能知道，」沙蘭夫人重複地道：「他將卑視我，因爲我所做的一切。他將不能自拔。而我也不能忍受這些。」

督察長把那封信捏在大姆指和食指間。「但是我必須告訴你，法官們不會忽略這些事實的。這封信可以使你獲得自由。你的意思怎麼樣？」他恭敬地問道。

她放下手鎗，道：「毀掉它。」

却非克劃了一根火柴，把信封的角燃着，他們注視着那封信在大理石桌面上所燃起的火焰。這樣，一樁秘密是銷毀了，而一個婦人的自由也被斷送。

微風把灰燼吹散後，督察長道：「這是一件小小的善

(五)集續記親省林柏



拾穗

天時向晚，暮色將臨。太陽在一塊雲層後面漸漸向下沉。
艾密和小禮拜二，站在科爾斯俾德的棧橋上，不耐煩地等候他們的朋友。已經有一個多鐘頭之久。艾密早已替他們把麵包準備好，並且交由小禮拜二拿着。
各式各樣的帆船，統統駛進港裏來。可是他們所等待的那一艘，却一直不見返航。
艾密說：「希望他們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小禮拜二安慰他說。「海上一直沒有發生過風暴。或許是他們航行得太遠以致於返航的時間，要比他們所想像的長得多。」
艾密提議：「我們再等候半小時。如果那時他們還小回來，我們就不能再等古斯達的機器腳踏車，而必須徒步走到格拉爾去。」
於是他們繼續等候着。
半小時後，艾密從口袋中拿出一張便條，信筆直書：「我們因為等不到你們而先去格拉爾了。如果你們願意和我們會合的話，請準時到哈特克路上船，或在華乃明等候！」
「稍等一下，小傢伙。」艾密說，一面跑向「親虹號四世」原來停泊的碼頭邊。他拿出一枚別針，把這條釘在一根木柱上。（自從柏林省親記中，因別針破案以後，他就一直將別針帶在身邊。）
他仍舊跑回到小禮拜二身邊說：「他們還沒有來嗎？」
「還沒有來。」
「這一班傢伙！」艾密說。「好罷，現在沒有旁的辦法，我們祇好準備走路。」

華青工程公司

承造房屋橋梁碼頭山洞
及一切建造工程

台灣分公司：台北濟南路三段十三號
高雄辦事處：高雄自強二路四十五號

電報掛號：5020

十七期

高雄硫酸銨廠出品

寶島牌

- | | |
|---------|-----------------------|
| 1. 硫酸銨 | 含氮量：21 % |
| 2. 無水氨 | 純度：99%以上 |
| 3. 硫酸 | 濃度：66° Be' |
| 4. 發烟硫酸 | SO ₃ ：25 % |

廠址：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
電報掛號：9672 電話：4291, 4292

於是，他們大踏步地走向格拉爾而去。有時用跑步；有時用通常的步伐。小禮拜二則帶着那包麵包。一小時以後，他們已經穿過叢林，到達一片草地。在那上面，有一群黑點白點的花牛，正在那裏吃草。

「那邊就是格拉爾了！」艾密喊叫起來。同時，從繆列次出發的汽船，亦已開到！快跑，快跑！

X

X

X

X

X

X

在同一時間內，大學教授正在遼闊海面中的一個小島上，眼看着錶。

「這個時候汽船已經離開格拉爾了，」他說。「這真使人急得要發瘋。」

蹲伏在那株棕櫚樹邊上的司馬恩施，双眼含着淚珠說道：「都是我不好。你們能原諒我嗎？」

「別那麼說，」古斯達安慰着他。「祇有在艱難困苦中，才能體驗出真正的偉大！況且沒有我們的幫助，艾密亦會想法子將巴先生捉住。艾密和小禮拜二是不會替我們洩氣的。」

大學教授說：「沒有我們在一起，他們將不可能執行追捕的工作。單憑艾密和小禮拜二這兩位偵探，人手是不夠的！因此，他們一定還站在科爾斯俾德的港口上，等候着我們。或許，爲了我們的船隻尚未返航，他們說不定會去報告港務警察呢！」

古斯達又有另外一個意見。「艾密又何必去報告港務警察呢？我們在這裏能發生些什麼事情呢？我們可以睡在船艙裏，糧食也已足夠。明天可能會有一艘漁船或是汽船，經過這個該死的小島。」

「你完全是依照自己的想法在說話，」大學教授回答他說。「艾密從何處得知，我們是安穩地坐在小島上呢？這是他所決計想不到的。」

古斯達恍然大悟地說：「對啦！他當然不知道我們會在此地。對不起，我說錯了。有些時候，我會變得非常愚笨的。」

小侍者悲愁地說：「艾密一定以爲我們翻了船，目前正在船背的龍骨上，拚命地掙扎着。潮臨於死亡的邊緣。」他一面說，一面傷心地醒着鼻涕。「而明天早晨，我的叔父，却要從瑞典回來。」

「恩施，我們帶來的飲水，還可以支持多久？」大學教授問。

「如果我們稍加節省，大約還能支持一天，」小侍者回答着。

「我們還應該更加節省！」大學教授嚴肅地聲明，「我們必須要維持兩天。希望明天能下雨，我們才能用空罐節儲一些雨水。」

「好辦法！」古斯達喊叫着。

「還有，我們的糧食，亦要封閉起來，」大學教授說。「我來擔任分配的工作。」

古斯達掩蔽着兩只耳朵，請求似地說：「請不要老是談到吃的東西，不然，我立刻就會感到饑餓的。」

大學教授邁步走到岸邊遙望着廣闊無垠的海。

古斯達在小侍者的肋骨上輕輕地碰了一下，並問道：「你知道他站在那裏像什麼嗎？」

「不知道。」

「像聖赫倫那島（註一）上的拿破崙，」古斯達輕聲地談論着，並且笑了一下。

（十六）

當汽船在科爾斯俾德靠岸的時候，艾密和小禮拜二緊張地從船艙的玻璃窗內，向外看出去。

巴先生和馬克，那個學生子中的弟弟，真的踏上船來。他們隨身帶了許多大箱子。等到行李堆好在一處，巴先生就走到船欄杆邊站定；馬克則坐在一條板橋上。碼頭上的服務人員，解開纜索，把它丟給船上的一個水手。引擎發動了，船身繼續向前行駛。

這兩位躲在船艙裏面的少年，一直向岸上望出去。科爾斯俾德鎮上各處建築物中的許多照明着的玻璃窗，漸遠漸小。海水不斷地打擊着船側。

「這裏有濃重的油味，」小禮拜二低聲地說。「使我覺得十分不舒服。」

艾密打開窗戶。涼爽的夜晚，流水似地衝了進來。含有鹽份的海水，亦濺上他們的臉龐。小禮拜二把頭從窗戶裏伸出去，深深地吸進一口氣，然後他又重新坐在柵欄上，笑着向艾密說：「如果我父親知道了這種情形，不知他們作何感想！」

艾密一時想起了他在新城的母親，以及在哥本哈根的外祖母。過後，他又回復到目前的現實境界。他移座靠近小禮拜二的身體，並拍拍他的膝蓋說：「一切將會在順利的情況下展開。等到船靠哈特克路，小傢伙，你就要特別注意小侍者是否上船，以及其他各人是否均在崗位上。至於另外的事情都可暫不考慮。」

艾密的如意算盤，沒有實現，因為司馬恩施並沒有在哈特克路上船！

因此，不僅艾密和小禮拜二，詫異萬分；就是巴先生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他坐在馬克的身旁，不住地搖着頭皮。岸上羅斯托克（註二）城郊的一大片一大片黑越越的荒地，迅速地向後面滑了過去。

艾密站了起來。小禮拜二吃驚地從柵子上滑跌下來。

「什麼事？」他小聲地追問。

「既然其他的朋友沒有來，」艾密說。「我們就得自己設法安排一切。來罷！」

他們爬上甲板，來往踱步搜索着。

在煙囪後面，被箱籠所圍繞，坐着一個男子和一個小孩。

艾密走上前去。小禮拜二緊緊地跟在他後面，並且仍舊帶着那包預備送給其他幾位朋友充饑的食物。

艾密首先開口道：「巴先生，我想和您談一談！」

這個男子，驚異地把眼珠向上翻了一翻說：「什麼事啊？」

「我是代表我的朋友們而來的，」艾密說。「我們知道您想在哈特克路會合小侍者司馬恩施，然後和他一起溜跑。」

巴先生眼露煞色地說：「因為你們勸阻了他，所以這個小傢伙就不來了嗎？」

艾密解釋說：「我們完全是爲着亞克的緣故而來的。您秘密地將這個叫憐的孩子拋棄掉，難道一點都不覺得慚愧於心嗎？」

小禮拜二猛力地踏進一步說：「而且爲着什麼？因爲他對您已經太重了。我們都知道這一點。可是這能說是一種理由麼？」

艾密說：「我真不懂，一個人怎麼會這樣殘忍。亞克將來的結局，又不知道變成怎樣一個情形？」

「難道讓他去求乞麼？」小禮拜二質問着。「或是讓他去跳波羅的海？或是讓他去進孤兒院？我們決不容許他有這種情形！」

「我的朋友們和我，」艾密說，「一致決議，要您仍舊跟着我們，回到科爾斯伸德去。」

「噢，噢，原來是這樣！」巴先生轉動着眼珠說。「不過，在我看來，你們這班傢伙，還是把腦筋用在你們自己的書本上，少管些閒事的好！」

小禮拜二說：「現在是在假期中，用不着去看什麼書，巴先生！」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容許，」艾密補充說，「讓你去危害其中的一個學生。僅僅是爲了他的身體，繼續在長大，而不够輕巧玲瓏的緣故。我勸您還是跟我們一同回去。在幾分鐘之內，我們就要抵達華乃明。在那邊，有我們的許多朋友在等候着。如果您不聽勸告，繼續航行的話，我們就要將您押送到警察局。」

這一個解交警察局的暗示，使得巴先生頗爲侷促不安。

「那末？」略停片刻後，艾密繼續追問道：「你還是願意盡您父親的責任？還是願意束手被擒？」

「父親的責任？」他問。

「對啦，巴先生！」小禮拜二憤然說，「這對您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詞罷？」

巴先生十分不自然地笑笑說：「怪不得你這個傻小子老是我巴先生！可是我實在不姓巴！」

這兩個少年驚異地說：「那末，您姓什麼呢？」

「我姓安，我名叫安特生，」他回答說。

「您帶着身份證明嗎？」小禮拜二問。

「我有我自己的護照。」安特生先生申述着。

小禮拜二客氣地問道：「我能看一看您的護照嗎？」接着，他看到了對方有一點不願意的神氣，他連忙加上一句：「如果您願意，您也可以交給警察去查看。」

這個男子，從衣袋中抽出他的護照。小禮拜二拿着仔細查對，好像是一個關卡上的關員。

「上面所載的個人特徵，都符合麼？」艾密問。

小禮拜二說：「姓名是相符的。他的確是名叫安特生。」然後他又高聲地讀下去：「職業——演員。身材，十分高大而強壯。面貌——正常。髮色——黑。特徵——右上臂有刺花。」讀完，他把護照交還本人，并說道：「一切符合。謝謝。」

艾密驚異地說：「那末您根本就不是亞克的父親嗎？」

「對啦，」安特生先生咕噥着說：「我既不是他的父親，又不是他的母親。亞克和馬克既不是真的孿生子，也沒有兄弟的關係。而且我也不是馬克的父親。馬克的真實姓名是——」

「柯約瑟，」馬克搶着說：「關於亞克的事情，自然也使我很傷心。不過我們實在不能再用他。他不幸長得太重了。」

這時，船上的探照燈，已經在水天之間，照到了華乃明城的燈塔。同時岸上各大旅社內明亮的玻璃窗，很友愛地在閃爍着。

艾密聽到了這個出其不意的回答，好像受了打擊一般，木然無語。等他清醒了過來後，他就說道：「我覺得您們把那個可憐的小孩子一脚踢開，仍舊是不合理的。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替亞克的將來着想。因此，我要向您建議，

將錢交我帶去給他。至少，最初一個星期的生活費用，是必需的。」

「我可沒有這個意思，」安特生先生忿然喊，「把錢交給像你這樣一個陌生的孩子。」

艾密從口袋裏拿出一張便條說：「您當然會拿到我們所簽字的收據。」

「如果我不交錢出來呢？」這個男子諷刺似地問。

「您還可以再考慮一下，」艾密說。「如果您拒絕這樣做，我們就要將您捉起來。」

「可是我並不是亞克的父親！」安特生先生喊着。「爲什麼你們要帶我到警察局裏去？」

「關於這個理由，警察們會向您解釋清楚的，」小禮拜二溫和地向他說。「他們對這些事情的認識，要比我們強得多。」

艾密坐在一盞電燈下面。

「我現在立刻就寫一張一百馬克的收條，」他說。

「你們真的發瘋了嗎？」這個男子問着。「一百馬克？人們要來扭斷你們的頭頸呢！」

馬克插入說：「這個數目太大了。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餘錢。」

「你在說謊嗎？」小禮拜二問。

「不，」馬克說。「這是我的真心實話。」

「那末，就算五十個馬克，」艾密說。他寫好收條，並在上面簽了字。「來罷，小傢伙，你也在上面簽一個字。小禮拜二簽了字。艾密將收條交給那個男子。可是安特生先生却兀然不動。

在這個當兒，汽船快要靠近碼頭。

「隨您的便罷，」艾密嚴肅地說。

汽船停住不動，並且正在繫纜。

艾密說：「好罷，我的先生。現在我要去找船長了。」說着，他跑向船頭，正要向船長駕駛室的扶梯上爬將上去。

「且慢！」巴先生喊着。同時他很高興地抽出一個皮夾，並從裏面拿出一張鈔票，交給艾密。

艾密接過鈔票。這是一張五十馬克的鈔票。

「請看，這裏是您的收據。」他說。

那個男子，一邊拿起箱籠，一邊氣憤地說：「留着你的收據！不要再來麻煩我！」說完，他就昂然上岸。

馬克跟着上去。但他却回轉頭來說：「請代問候亞克！」然後，他就跑在那個名叫安特生的大漢後面，慢慢地消失於人群之中。艾密把收據揣在褲袋裏面。

隔了不久，艾密和小禮拜二，已經立在火車站的大廈之內。他們在研究火車時刻表。

艾密聳聳雙肩說：「目前既沒有火車開行，更沒有汽船返航。但我們却必須回到科爾斯俾德去。我們必須知道，其他幾個人，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我們希望，在我們離開的一段時間之內，他們已經回到了科爾斯俾德。」

小禮拜二問道：「難道我們要徒步回去麼？」

艾密點頭道：「我想，我們在三小時之內，就可以走得回去。」

「那末，我們走罷。」小禮拜二疲倦地說。

X X X X X X X X

正當古斯超，大學教授以及小侍者，在擱淺的帆船上睡覺；正當司馬船長，在他那艘航行在波羅的海的貨船艙中，喝着甜酒；正當艾密和小禮拜二，在黑暗的公路上，摸索着走向科爾斯俾德去的時候；我們的那群丹麥旅行團的旅客，正在哥本哈根的大旅社中，一面吃着晚餐，一面看着正在上演的戲劇。在當天的下午，他們曾經坐了公共汽車，環市一週；並且還急促地去尋訪了哈姆雷特王子的墳墓。現在，他們吃着，談着並且笑着。

祇有大學教授的母親戴夫人，仍舊和往常一樣的沉靜。她甚至於還沒有平常那樣的笑容。

「你怎麼樣啦？」法官先生問。「是頭痛嗎？」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個事。但我總覺得有些擔心。我似乎覺得在科爾斯俾德那邊，也許會有一些不應該發生的事情發生。」

法官先生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說：「好啦，好啦！你的神經太過敏了。有許多時候，我們一出門，你就擔心街上的屋瓦會掉到孩子們頭上。」他笑着繼續說下去：「孩子們很熱心於他們的自我發展。我們不必去干涉他們。現在，請你高興起來吧，不要再擔心了！」

她真的笑了。可是，還不過是爲了要迎合他的心理而已。

X X X X X X X X

一個鐘點以後，在哈特克路鎮過來一點的黑暗的公路上，一輛馬車追上了這兩個慢步趕路的小孩子。車夫把車子停住後說：「這般時分你們還要到那裏去？」

「到科爾斯俾德去。」其中年齡較大的一個，高聲回答着。「您能帶我們一段麼？」

「去坐在後面吧！」車夫簡短地說。「可不要睡着了啊！否則你們會從車上跌將下去。」

艾密幫着小禮拜二上車，隨即自己爬上去，坐在他的身邊。車子繼續前進。一分鐘以後，小禮拜二就睡着了。艾密緊緊地抱住他的朋友，一面朝着兩旁的樹林，以及閃爍的天空看去。他回憶着一天所發生的事情：「我會否做錯過事？亞克將會有怎樣的變化？以及古斯連和大學教授現在何處？」

小禮拜二在睡夢中伸兩臂，圍住艾密的頸項。一只貓頭鷹，無聲無息地飛過了樹頂。馬匹驚了一下。車夫喃喃地在安慰着它。之後，他回轉頭來，想要對這兩個孩子，問幾句話。當他看見了小禮拜二，在艾密的双臂中，熟睡着的時候，他又無言地轉回身子，朝向他自己的馬匹去了。

艾密覺得十分孤寂。

(十七)

星期三早晨，司馬船長，把船駛返科爾斯俾德。他向海關關員，辦好了一切手續，然後上岸。他似乎覺得有些寒冷。於是信步走上海濱旅社，想去喝一杯熱氣的咖啡。

茶房上來招呼完畢，剛剛走了開去；旅社的經理，就急忙走了過來，問候船長，並且發問道：「關於您姪兒的下落，您有什麼消息沒有？自從昨天他的休息口失蹤起，他就一直沒有回來過。此外，昨天晚上，巴先生和他的一個學生子，也是毫無形跡地不見了。再沒有比這樁事情，更使人傷腦筋的了！」

船長跳了起來。

「請您取銷我所要的咖啡！」他喊。隨即盡着他那二條老腿之力，跑向港口去。他的那艘小帆船，顯然已經不在那裏！這一下，不禁使得他双膝發軟。他求救似地向四週環顧，就在碼頭繫艇的地方，他看到掛着的一張紙條

他撕下了紙條，讀了一遍。這是艾密昨天晚上留下的便條。

船長很艱難地站直了身子，並且吃力地喘着氣，奔回原路。最後，他跑到「海濱別墅」，推開了花園門，手捏着正屋後門的門柄。但這門是鎖着的，於是他轉過正屋，從前面走廊的玻璃窗望進去。

在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中，坐着机足艾密。他把頭部和双臂，伏在桌子上，正在酣睡。

牆邊沙發上，躺着小禮拜二，也在睡覺。他全身蓋着一條毛氈，祇有頭髮露出在外面。

走廊的門，亦上了鎖。船長用手指敲着玻璃窗，最初輕輕地敲擊，但是這兩個孩子仍然沒有醒。於是他愈敲愈重。

結果，艾密張開眼睛。起初，他還是睡意朦朧的，後來，現實的境界，突然觸進他的眼簾。他驚異地環視着走廊，似乎有許多事情需要回憶，搔搔頭髮，高高地跳了起來，跑去開門。

「恩斯到那裏去了？」船長高叫着。

艾密迅速地把自己所知道的統統告訴他。臨到末了，他又說：「我們剛剛於深夜中，從華乃明回來，小禮拜二一直沒有醒。我從馬車上抱他下來，把他放在沙發上，蓋好毯子。我自己則坐在椅中，想等到天明去報告港務警察。其次要做的事，就是去替亞克解決他所遭遇到的困難，交給他五十個馬克，使他能得到初步的安慰。至於那艘小帆船，如果不能找到的話，我就得打電報到哥本哈根的『安樂旅社』。」

他停頓了一下，接着又說下去：「我本來想坐到天明的，但後來却不知怎樣地突然入了睡鄉。請多多原諒我，敬愛的船長。您現在有什麼辦法沒有？」

司馬老船長，一面跑向大門，一面說道：「我預備動員所有的汽艇！我們必須向海面去尋找。快叫醒你的朋友！隨後就到港口去！」說完，他立即匆忙地跑了出去。

艾密走近沙發，搖醒小禮拜二。他們潦草地洗過臉；吃過小禮拜二昨天一整天所攜帶着的麵包，口中咀嚼着，跑開屋子。

到了十字路口，艾密站着不動。

「小傢伙，你先跑到港口去！說不定船長要用到你。我想去叫醒亞克，並且帶他一同來。」說完，他就跑向砂丘那個方向而去。

半小時以後，二十二條漁船，五只小帆船，以及七艘小汽艇，忙着離開科爾斯俾德港口。在棧橋後面，這許多船隻，展開了一個扇形的陣勢。他們決定，凡是鄰近的船只，不應該互相離開到視線以外。經過這樣的安排，他們希望，所有在附近海面上容易引起注意的目的物，決不會再讓逃避搜索者們的眼光了。

司馬船長，駕駛着汽艇「百眼」號。這一條船的主人，是一位實業家，和司馬船長很熟，所以讓他使用。艾密，小禮拜二和亞克，跪在板橋上，向前面起伏着的海浪直視。有時候，船身傾側得很厲害，使得孩子們的臉上，都凝

到了有鹽味的海水。

亞克首先打破了這種沉靜而緊張的空氣，開口說道：「我很慚愧，我還沒有向各位致謝過。這是因為恐怖和害羞的關係，因此現在開始來向各位表示我的熱烈的謝意，尤其是那一筆錢。」他和大家握過了手後，繼續說道：「現在我要去安慰那位老年的叔父一下。我想他的內心，一定是比我還要着急哩！」

他走近船長的身邊，活潑地點了一點頭。

「請不必十分擔心，船長，」他勸慰地說。「我想，他們一定不會發生什麼嚴重的事情。此外，我有一個問題，船長。據你所知，此處附近，有否任何砂堆似的陸地？或是小島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

這位年老的海員，突然把舵輪放鬆了一秒鐘。過後，却又緊緊地抓在手中。甚至比以前抓得更緊。

「好孩子！」他情不自禁地喊了起來。「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希望你的想法是對的！除此以外，他就不再講什麼話了。」

但他却已改變了他的航線。

這裏，這三個魯濱遜似的孩子，當天醒來得很早。他們被凍得很厲害，從船艙裏爬了出來，做了許多柔軟式的體操，直至太陽升得高高的。

隨後，他們喝了幾口水，吃了一點配給食物作為早餐。他們又拿出一只空罐頭，放在砂地上，準備積存雨水。可是天公毫無雨意。反之，晴朗的天空，似乎要比過去幾天，更來得蔚藍些。

司馬恩施脫下了他的白襯衫，高高地掛在船上的旗繩上面。

「或許這樣會使得他們容易找到我們，」他說。

停了一會，他們又試着想把這艘「霓虹號四世」重複浮起。但它祇能左右搖動，而不能向後退入海中去。過了半夜，這條船更像生了根的一般，」小侍者說，「看起來，事情是毫無指望的了。」

當他們重新在砂地上坐下，小侍者又接着解釋：「現在，請你們聽我說！這事都是我闖的禍，而飲水又祇夠喝到明天早晨。如果今天下午，事情還沒有多大的發展，我就要帶上船裏現有的救生圈，試着游過海去。或許在中途，我會碰到一條漁船，或是一艘汽船。」

「這事用不着再商量！」古斯達喊着。「如果我們之間，需要派一個人游泳過去，那不用說，祇有派我去！」

「我去，」小侍者急忙說明。「我是這次闖禍的發起人！」

「這事與禍首毫無關係，」古斯達說。「誰游得最好，就應該派誰去你懂得嗎？」

「那末，派我去！」小侍者提議。

「不，派我去！」古斯達還答說。

「我游過去！」

「不，我游！」

他們跳了起來，似乎立刻就有互相衝突的趨勢。大學教授却鎮靜地說：「你們還是躺下來，睡覺一兩小時！那樣，你們可以忘掉飲食。然後，我們的供給物品，也可以延長一些時日。」

他們順從地躺在砂地上，閉起眼睛。

大學教授，却坐在船上，背靠着欄杆，眼望着水天相接處的地平線。

汽艇「百眼」號，在海中乘風破浪地向前直駛。有些時候，當孩子們忘記用手扶住身體，他們立刻就會從樣子上跌下，而被摔到另一邊去。司馬船長，兀然站在舵輪前面，好似一座紀念像。孩子們隨着他那堅定的目光，向着無邊無際的海水望去。

「那邊！」他突然喊叫起來，而且用手指着遠方。可是孩子們却看不見什麼。

「一面白旗！」他興奮地喊。「這一定是他們！」

他向亞克點一點頭說：「剛才你那個問題，實在很有價值，我的孩子。」

「那是怎麼一個問題：船長？」

「那是問：這裏附近有沒有小島，」他回答。「那些傢伙，一定是在那個小島上擱了淺。哼，祇要等一下，我就要捉住你們！」說到下半句的時候，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語着。

孩子們都圍到他的身邊去。

亞克謙虛地說：「我不過是有一種直覺，我總覺得沒有什麼嚴重的事情會發生。」

船長輕鬆地笑了一笑。

艾密喊道：「現在我也看到了一點白色的東西！還有一根桅杆！」

亞克喊：「我也看到了！」

「那邊有三個人的形體！」船長

× × ×

×

×

×

×

古斯達和小侍者，發狂似地在小島上跳來跳去。他們招手並且狂喊。

大學教授，站起身來，拾起空罐頭，一只一只地丟到水裏去。

小侍者爬到帆船裏，取下他的襯衫，那面白旗，重新穿在身上。

這時，汽艇已經破浪而至。馬達熄了火，船長把纜繩丟了過來。司馬恩施很技巧地接住，帆船上打了幾個結。

於是，這兩條船，就很密切地並排着。

「呵哈，呵哈！」古斯達高喊。

司馬船長，第一個從「百眼」號跳到「窺虹號四世」上去。

他的姪兒走到他的前面說：「叔叔，都是我的過錯！」

船長打了他一個清脆的耳光，並高聲喊道：「謝天謝地，你們總算還活着！」

(十八)

救濟隊以及遇險隊人員的返航，使得那天的盛況，好似一個小小節日。在棧橋上，在港口中，在街道上，擁擠着當地的居民，和避暑的旅客並且還招着手。

時間差不多已是正午。碼頭附近約摸已有二十幾家人家，冒起炊煙。

司馬船長先把孩子們從小路送往「海濱旅社」。他自己則陪着那些幫忙出力的漁夫和船夫，到鄉村小店去痛飲。在那兒，他捐出了兩大桶啤酒。等到他陪客飲酒，並且向他們致謝了之後，他就走到「海濱旅社」，替自己和孩子們，預備止式的午餐。

他們圍坐在一間餐室裏，來一個小小的團聚，放開胃口大嚼一頓。

在用餐的時候，他們互相詳盡地報告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司馬恩施，雖然他原來是這個旅社裏的小侍者，現在却和其他衆人一樣，端坐在餐桌旁邊，由他原來的上司，那位茶房領班許密特先生，很恭敬地在侍候着。

餐後的甜食，是一道巧格力布丁。

「我要建議，」船長說。「以後，我們對於你們之中幾位的遇險的詳情，最好要保持緘默。明天，你們的大人們，就要從丹麥回來。他們用不着很詳細地去知道這次意外事件的情形。但是這件事情，可也無法完全保守秘密，因此，我要求你們，讓這一次的過錯，完全由我一個人來承認。反正我已經把這件事情處理完了。」

艾密和大學教授，站了起來。

船長用手示意，請他們坐下說：「我已經知道，你們要說些什麼。爲了自尊心起見，你們當然希望自己來償付自己的過錯。」船長搖搖頭，繼續說下去：「可是成人們的神經，是很脆弱的！如果他們知道了這事是由你們自己去闖下的禍，那時，他們將會如何地驚恐呢！」

艾密和大學教授，重新又坐回到椅子上去。

「好，就是這樣吧，」船長很和藹地說。「現在，我要去把運來的木材售出去。」

他又轉過身來喊道：「喂，菜房領班，付賬！」

午餐以後，孩子們都跑到港口去。祇有司馬恩施一人，留在旅社內。他換上衣服，仍舊變成一個小侍者，好像並沒有發生過任何意外的事情一樣。其餘的孩子們，從帆船「霓虹號四世」裏面，拿出了菜籃子以及剩餘的食物，並且鄭重地拿回到「海濱別墅」的貯藏室裏去。

「今天總算輪到我來值日了！」他高興地喊着。他把存料單放在廚房桌子上，開始盡可能地記起賬來。

食物整理完畢之後，他們立即遣送巴亞克到海濱旅社去拿他自己的行李。在這期間，他們把那張沒有用過的行軍牀，拿了出來，放在他們自己的房間裏。因為亞克在「海濱旅社」，已經不能久留了。

安排好了這些事情後，大學教授便說：「我們本來是應該馬上就去睡覺休息的，可是目前我們還得要攔一下，請大家替亞克的出路問題來作一個詳細的考慮。安特生先生那邊，雖然拿來了五十個馬克，暫可救急，但總非長久之計。他既無父親，又無兄弟，何時可以找到職業，亦是渺茫得很。不知你們有沒有好的建議？」

小禮拜一舉手說：「我們現在就到花園裏去。我們一共是四位偵探，花園裏剛好有四只牆角。每一位偵探去坐在一只牆角裏，好好的思索一下。五分鐘以後，我們再在花園桌子上會齊，然後把每個人所想到的報告出來。」

這建議被接受了。他們都跑到花園裏去，每個人坐在牆角下，苦思焦慮着。五分鐘以後，他們重新又在那張大而圓的花園桌子上集合。艾密向四周圍看了一看說：「我覺得有一個人缺席。」

「古斯達，」小禮拜一很快地報告出來。

他們跑到古斯達的那一角。這位機器腳踏車專家正躺在草地上睡覺。

大學教授用力搖搖他說：「嘿，年青人！」

古斯達慢慢地張開他的眼睛說：「什麼事？」

「你也應該用心想一想，」小禮拜一嚴正地說。

古斯達將身坐起說：「如果一個人被擾亂了，他又怎樣再能去思考呢？」

「啊，原來如此，」艾密喊。「你已經用心想過了！那末，你所想到的是什麼？」

「沒有，完全想不出來！」

他們都笑了。然後他們把他舉得高高的，快步擡到桌子邊。

「會議開始，」大學教授如同主席似的宣佈說。「艾密發言。」

艾密站了起來說：「可敬愛的各位列席者！星期五那一天，那就是後天，在此地科爾斯俾德的燈塔電影院內，將要開演柏林省親記影片。我們以前曾經決定，不要讓人家知道，而一如其他普通觀眾一樣，進去看這部電影。但是據我相信，如果我們現在就去告訴影院經理，我們究竟是些什麼人，那麼，我們也許就可以幫亞克的忙。這雖然和我們原意相違背，可是在情勢急切需要時候，亦未始不可暫時通融，改變方針。影院經理，知道我們的實情以後，可以在報紙上大登廣告，或是在影院門口貼出通告說明這部影片裏的幾位小偵探，即將在某幾場電影開映之前，親身在舞台上與觀眾見面。這樣，一定會有很多的兒童觀眾，前往這個影院。因此，影院經理，爲了我們的緣故，一定會抽出一部份的收入，送給亞克。」艾密說完後，立即坐回原處。

其他的孩子，都沉思地點一點頭。

「你們有反對的沒有？」大學教授問。「這個建議很好，爲了能幫助亞克，我們不得不出身露面，讓人家來知道我們。」他停了一會繼續說：「艾密的建議，已經算是一致通過的了。我們對此沒有其餘的批評。現在要輪到我來發言，我把我所想到的說出來。我建議由我們之中派一個人到『海濱日報社』的編輯室去，和編輯先生好好的談一談，請他允許刊載我們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裏面，我們詳細地說明了亞克是如何地被那位安特生先生棄而不顧，以及科爾斯俾德和鄰近幾處避暑勝地的兒童們，應該如何地負起責任幫助亞克，來募集捐款。等到過了幾天之後

，再請他告訴我們所有捐款的數目。」

「好極了！」古斯達喊。「你們有反對的沒有？沒有。因此，大學教授的提議，也算通過了。現在輪到小禮拜二發言。」

小禮拜二站起來發言。「我建議派古斯達和我們之中的另外一位，於今天下午駕着機器腳踏車，到海濱各浴場去，告訴那邊的兒童們一切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並且說明目前亞克需要緊急救濟。或許我們可以在每一個海濱浴場內張貼一種傳單，上面寫明一切情形。這樣每人都有機會看到而且可以轉告旁人。」

古斯達說：「幸喜我沒有去想什麼，不然，叫我何處去找尋這些靈感！」

他們又往復地討論了一些時候，然後他們一起跑進走廊，用有色鉛筆寫了八張大傳單。一張用在科爾斯俾德，一張用在格拉蘭，一張用在繆立次，一張用在哈特克路，其餘三張則預備用在另外的三個海濱浴場內。

古斯達把他的機器腳踏車，從花園小屋子裏推出到道路上，小禮拜二擎着八張傳單坐在車後。於是他們開動出發！艾密和大學教授則在後面和他們揮手話別。

當亞克帶着他的行李，走進屋子裏來的時候，艾密和大學教授就委託他一個人看守屋子。至於他們自己，則急速地跑向外面，分頭辦事去了。

（下期續完）

註（一）：聖赫倫那島，是拿破崙大敗後，被囚在此的一個小島。

註（二）：波羅的海沿岸的一個城鎮。



（五）

遙聲

火車準時到了，在清晨八點缺一刻鐘的時候，海林頓勃蘭特在聖喬治站下車，嘉雪早已在候着他。

「你接到我的電報了，」他把箱子交給嘉雪，走向汽車旁去。

「是的，可是你為什麼不讓我到巴雪隆那來接你呢。我可以在晚上開車來的。」

領事的精神似乎很沮喪，可是從這管家誠意的關切中，他稍感到欣慰——嘉雪畢竟是不凡的。當管家用毯子蓋上他膝蓋的時候，他回答說：

「你服侍得很週到，嘉雪。」

他們驅車進別墅，一陣熱切的期望暫時替代了他心頭的抑鬱和疲勞。勃蘭特下車時希望能看到尼古拉在陽台上等候他，也許他還在睡呢。他走進了大廳，再加緊步子上

樓去。提着箱子的嘉雪在後邊緊隨着，他先走進了自己的房間，脫了外衣，洗一下手，然後滿懷着熱望打開了孩子的房間。可是當他跨進門以後就感到十分驚異，尼古拉往那兒去了？難道他故意躲着嗎？不會的，床上根本沒人睡過，整個房間是空的。

領事急於轉身問道：「嘉雪，嘉雪，孩子上那兒去了？」

管家仍泰然自若地擡頭望着他主人說：「你的孩子，先生，很抱歉，他不在。」

「什麼！」

「不在，先生。」管家輕聲重複着說。「昨天下午，我們沒有來得及干涉他，就出去了。」

「他上那兒去了？和誰一起出去的？」

「我不知道他上那裡去了，先生。也許是這城去的。」
「嘉雪停了一下，再繼續以極輕微的聲調附加着說：『他與霍賽一起出去的。』」

「霍賽！」

「是的，先生。他們手牽着手，邊笑邊走地出去了。」

「嘉雪稍停了一下，再裝着使領事安心的口吻說：『不用擔心，先生，今天早晨一定會回來的，他們也不過是昨晚在一起玩。』」

領事兩腿開始發軟，再也站不穩了。他在床邊坐下，臉色死一樣地白。霍賽和他的孩子竟敢違背他的命令還在一起玩，而把他蒙在鼓裡。嘉雪的話——「邊笑邊走」，「手牽手」，「昨晚在一起」：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痛灼着他的腦子一樣。他緊握着手，心中交織着憤怒，痛恨，和空虛的感觸。這難道也是上帝的旨意嗎？他對事業的心念剛成幻影，而當他光溢着熱情，亟待着他孩子回報的時候，竟會發生這類事情。不！這決不可能！他還是不敢相信。

「嘉雪，你告訴我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孩子一定上愛爾文家去了，你騙錯了。」

管家懷着暗喜而諷刺的心情注視着領事，然後聳一下

二人全沉默了，然後領事不動聲色地說：「謝謝你，嘉雪。現在沒有你的事了，我將立刻去看我的孩子。」

嘉雪走了以後，領事繼續坐了幾分鐘，然後筆直地站起來慢慢走下樓去。當他走進了大廳以後，尼古拉隨着一縷陽光推門進來了。

尼古拉立刻看到了他父親，隨着一聲輕微的呼聲，他怔住了。一切的歡欣全從他目光中消逝了。他即刻強作笑容走向前來，可是這已是無濟於事了，領事早發覺他孩子進門時驚恐的一瞥。

「早安，尼古拉。」他沉重地說。

「早安，父親。」

「你吃過早飯沒有？」

「吃過了。」

「你的福氣倒比我還好。如果你沒有什麼要緊的事，隨我來。等我用完早點，有話對你說。」

他領先走進了餐室，在嘉雪早替他放好了水菓，咖啡和煎餅盤的桌邊坐下了。領事這次並沒叫他孩子坐下。尼古拉祇得像囚犯一樣望着他父親站在一旁。嘉雪早不聲不響地溜走了。

「當我今晨到家的時候，」領事開始說，「我希望你

肩說：『我本來不該反駁你的，先生。當然，如果你以為我在說謊的話……』」

「並不，嘉雪。」勃蘭特的凝視似乎在從對方臉上搜尋某種疑問的樣子。『我並不懷疑你，可是——』他停着了，低頭用手撐着下顎。

「這事情本來很難使先生相信。」當領事的眼光避開了這表面很鎮定的管家，嘉雪的心中更充滿了殘酷的喜悅。『我並不想加痛苦於先生，可是當你一定要我證實的話……』

海林頓勃蘭特擡起了頭，嘉雪從身邊摸出一張很薄的小紙：「這是我在花園中檢到的。」

領事被動似地接受了這張信紙。

「呀！親愛的霍賽，你知道我每一分鐘都在想跟你在一起玩……」

他唸完了這一封信，一封霍賽和他孩子間遊戲式的通信，他開始感到昏惑和惘然。同時胃中也泛上了空虛的痛苦。接着他心中湧上了一陣瘋狂而窒息的憤怒。

嘉雪的一聲低呼滲入了渦動在領事四週的怒潮中。

「他們回來了，先生，」管家指着窗口，「看那邊——花園那邊。」

在家等候着我。」

「可是父親——我沒想到你會那麼早就回家來。」

「當然你不會想到的。」勃蘭特的嘴很痛苦地在痙攣着。

「可是我離家以後，你往那兒去了？」

「我與霍賽在一起。」

「你昨晚睡在他家裡嗎？」

「是的，父親。」

「你以前不是已經答應我不再與他講話了嗎？」

「起先我並沒有與他談話，父親。後來也祇說了幾句。可是我是被迫着如此做的，你離家了以後我感到十分寂寞和可怖。」

「怕什麼？」

尼古拉向廚房門偷偷看了一眼，他低聲回答說。

「怕嘉雪，父親。」

「什麼！你在我面前編起謊話來了。」

「我沒說謊，父親。他恐嚇我，後來瑪格泰利娜求我不要向你說。所以我要避往霍賽家去。」

「我不信。」勃蘭特厲聲回答說。「你故意在捏造這些不合情理的故事來欺騙我。」

「不，不，父親，我求你信任我。」眼淚從尼古拉傷

心的眼眶中流出滾滾下了他的面頰。「嘉雪太可怕了，他用刀割下了我釣着的鯉魚頭。我還以為他要殺我呢。父親，你現在應該明白一切了，他極不懷他平日假裝好人的樣子，他是個壞人，是極邪惡的人。他並不是像你和霍賽一樣的好人。」

「你怎會變得這樣糊塗。」勃蘭特粗聲責罵說：「一定有人在你面前誹謗着嘉雪。嘉雪是沒錯的，絕對可靠而忠心的管家。比你那個卑鄙的村夫要好上幾百倍。」

「不，不，父親，霍賽是很好的。」

領事氣憤已極，祇得緊握椅子把卡來抑制自己。「原來的朋友是個好人。」他喘息着，「你喜歡他嗎？」

「是的，父親。」

孩子淚盈盈地點了一下頭說，「人類是應該相愛的。」

領事像被蛇咬一樣退縮了一下。

「如再在我面前支吾其辭了。告訴我他昨晚帶你上那裡去了？」

「上他家去了。」

「嚇！」

「他家地點很幽美，可以望到高山。牆上還有霍賽採的蝴蝶和鳴鳥的標本。同時我還嚐到很美味的西班牙式菜

會。他埋下了頭，心中燃起了紛亂的怒火。他終於又想到了最後的決策。是的——這是最後而且唯一的一條路了，無論本領多大的人，在某種境況之下也需要專家們的協助。領事慢慢地走進了書房，在窗邊寫字桌上拿起了筆就寫。

法國巴黎凱西路20號B海里凡教授：請暫擱擱

一切即刻來此一談 海林頓勃蘭特

四小時後，白蘭別墅接到巴黎的回電。

明(星期四)下午五時半到，再詳談。

海里凡。

教授很守時刻，次日下午當快車開進聖喬治站的時候，一位瘦小的老人從車上下來。他的狹長的臉上深深地嵌着一雙銳敏的眼睛，嘴邊蓄着一鬚很整齊的鬍子。看到了勃蘭特，他伸手緊握了一陣。

「可憐的朋友，」他靈敏的一瞥已窺到領事憂鬱的神色和煩燥的心情。教授的態度似乎在說：「我現在來了，我禁止你繼續這樣憂愁。」

他們坐進了汽車向別墅駛去，外面正下着雨，迷霧蓋住了港口一切的輪廓，顯露出一片灰色而不動的海面。

「我接到你的信了。」海里凡教授直望着前邊說。「

」

領事臉上變得更難看的臉色使他停住了嘴。他不曉得什麼他誠意的解釋反而會激起他父親的憤怒，他重又哭泣了。

「你的話很動聽，你與這流氓間的友情使我感到非常高興！」他的喉音變得更緊張了。「繼續說吧，先生。還發生些什麼事故？」

「我們玩了一會牌，父親。」尼古拉繼續說。

「那幾個人玩？」

「霍賽，他的老祖父和他的妹妹們。他母親瑪利沒玩，忙着理麻線和鋪床。」

在椅子中筆直坐着的領事忽變得更緊張了。

「鋪誰的床？」

「霍賽和我的。」

接着一陣可怕的沉靜，尼古拉開始嚇得發抖了。

「我做錯了什麼呢，父親。」

領事站起來，拉開了他又白又硬的襯衫領子，然後頭轉向外用着寧息的聲調說：

「離開！回到你房中去，等一下我再問你。」

當尼古拉蹣跚地走開了以後，領事仍在房中呆了好一

可是——現在，你的境況是否變壞了？」

「太壞了。」勃蘭特緊張地說。當他正要繼續往下說的時候，海里凡在他腿上命令式地用手擊一下，禁止他再講下去。

「不是在現在，朋友，我們有的是時間。先把你的精神鬆弛一下，我會儘你的需要留在這裡幫你處置一切的。」

八時正，別墅中已準備好二份精緻的晚餐，教授雖有些像牧師的樣子，仍喜愛着桌上的佳肴，贊不絕口。當他吃那份西班牙式龍蝦的時候，他還不斷用贊賞的眼光看着領事。他很知道當時勃蘭特領事的苦惱心情，可是他仍決定一切慢慢來。先用他沉着而銳敏的觀察，明瞭當時的境況，然後再斷定進行的方策。

袁靖海里凡是一個船商的兒子，在四十年前當他還是一個未長成的孩子的時候，他就來巴黎學習醫。當時名醫夏考脫的聲譽已到達最高峰，而海里凡也成為極崇拜他的人們中的一個。他聽過這偉人的講課，偶而也會被選作夏考脫實驗「歇斯底列亞」病的助手。這時，他已決定專門攻讀精神病治療。

除了他還有一些小聰明，使他略能學得些這名醫的習

氣和皮毛外，海里凡對這工作並沒天才。他靠了父親一筆遺產又轉到維也納去。在醫師榮克那邊上了幾課，也僅僅記住幾條膚淺的理論和若干醫學名詞。他又在海德堡唸了一學期，後來又在馬克倫堡的精神病院中實習了一個月。

當海里凡再度回到巴黎時，他總着他自以為豐富的經驗，同時他對自己「不足的資歷」聰明的掩飾，終於進入了在巴黎的一個小精神病院中當醫生。

他開始講授醫學，起先並不孚衆望，漸漸地也擁有不少的門徒，包括若干有精神病的患者。他的態度也如想像中地改進了，眼光變得銳敏，手術也更靈巧。他穿上了禮服戴上了禮帽，儼然是位博學之士的神氣。這位庸醫用着種種不太光明的手段，逐漸因他病人的憂慮和愁念而出名了。他更學得了殘酷的手段，用一個字，一句話來勒索人家的秘密。恣肆地發表他的偉論與臆斷。他同時也學得了用欺騙的手段來謀取利慾。

某一年夏天，勃蘭特領事在諾基城渡着假期時認識了這位醫生，那時領事正患着週期抑鬱症，乘機他就向這位巴黎精神病專家討教。立刻這二位「性格」不同而脾氣相若的庸人間有了交往。此後勃蘭特會請求這新進的醫生診視過好幾次，似乎唯有海里凡才能解決他的一切問題。在凱

柏西路的幾次叙會使這失意的政客和這假裝仁慈的牧師間的友情增進了。海里凡用了科學的方法套取了他朋友心底的秘密，漸漸地他已足以控制一切而成為他的主人一樣。餐後二人進入書室。海里凡知道他朋友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很鄭重而倨傲地用頭示意，表示應其所求的意思。

領事即刻開言了。雖然在表面上教授似乎沒有注意他。可是領事的一切表情與舉動一點也沒逃過海里凡的眼光，最後當領事遞過那一張信紙時，他即刻又把他銳敏的目光隱蔽了。

當領事坐着擦他潮濕的面頰時，海里凡一臉正經似地把那張信紙讀了一遍。最後點一下頭。

「我的好友，」他鄭重地說，「我不能再否認這件事的嚴重性。假如我與你的關係並不密切，我也許會置之不理。如果我並沒有像現在一樣關切你，我也許會瞞着你其中的黑幕。」

領事想插入幾句，可是沒等他開始說，海里凡毫不留情地繼續說：

「天真！朋友，天真是什麼意思？我們精神病學家從來不信這類名詞——這類人們用作陳腐信仰的商標的名稱，

「來，來，朋友。」海里凡以殘酷的口吻說：「我們不再是孩子了。」

「不，不，無論如何你知道我目前的情形，婚姻的不幸，事業的挫折，對自己的創作所費的苦心，而最重要的還在乎我對孩子的一片難禁之情和愛。」

「我保證我對他的儘量溫和的。」

「我完全相信你，好朋友，」勃蘭特說。「可是那個膽大妄為不顧羞恥的傢伙——」

「你沒把他開除吧？」海里凡迅速問道。

領事搖一下頭。

「很好，」教授表示着贊同，潤一下嘴唇說：「我們當然要好好地拷問他，我還想向其他的僕人間幾句話，你不反對嗎？」

「不，他們是很忠心的一對夫婦，祇有另外那個，那個霍賽——」

當他說到這名字的時候，心中重又湧上了憤怒與憎恨，他用拳頭擊着椅子背高叫道：「我一定要處罰他。」

教授微笑了，他很熟悉着人類卑鄙的秘密，他更看透了人們的假面具，目前他知道自己有把握可以控制一切。

「當然，朋友。他是必須受到處罰的。」（待續）

我們不是每天在發現人類卑鄙手段的證據嗎？大多數人們不是以身為形役，全做着熱念的犧牲品嗎？嚇！即使是初生的嬰兒，他的第一個舉動還不是兇狠地纏着他母親的奶。」他停了一下。「至於你孩子目前所達到的地步——啊！我們一定遇到了很黑暗的阻力。這真是太不幸了，他竟會和這一個年長的少年有了往來。」

領事大聲呻吟着，他緊握着手，指甲快嵌入手掌中去了。「你不會相信尼古拉已蒙到損害了罷。」

「我想損害是一定有的。」海里凡教授回答說，「至於損害的輕重還待我來查看。」

「查看？」

「當然，我必須把你孩子仔細分析一下。」

「可是——」領事抗議着說：「這孩子太年輕，目前的打擊又如此重，而且他的感情又太脆弱了——」

海里凡冷冷地看了領事一眼。「你懷疑我的技術嗎？」

「不，親愛的朋友，祇不過——假如你認為一定需要的话——」

「當然需要，除了從這不明之點着手查問外，我們怎能知道這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停住，海里凡，請別再提了。」

日知錄

糖水之於植物，和血漿之於人體有同等功效。

加里福尼亞大學研究蔬菜的史密斯先生，用糖水噴洒因移植而衰萎的番茄，使其恢復生活力，死亡率降低百分之五十。掘起和移植造成嚴重打擊，使幼小植物恢復極慢或竟至不能恢復。史氏試驗所用的植物是番茄類，有些移植十炎熱的至拿河谷中，(Imperial Valley)在這裡種植而預備冬季應市的番茄，到九月初須得到很好的收成，因此時溫度仍高而濕度還低。用夜間種植和蔗糖水處理後，史氏得到又早又滿意的收穫。此法亦可用于胡椒及庭園花草，而有相同效果。

水凍牛乳

冷凍設備的改良和冰凍濃縮橘汁的成功，又引起了冷凍牛乳的新興趣。它能在冰凍狀態下長期貯藏，暖溶與稀釋後，其味與鮮乳無異。其優點則為在家庭冰箱或

商店冷藏庫中均比全乳節省空間，用途多，而保存的時間久。

二次大戰期間，為了醫院船和僻遠地區駐軍的應用，引起了冰凍濃縮牛乳的興趣，但因缺乏適宜的保存條件，而沒有得滿意的結果。最近美國乳業管理局為了配合研究與銷售法案，正在設法將冰凍濃縮牛乳的製造和貯藏，寬取範圍很大的基本資料。該局最近的研究表示，可以製造一種冰凍濃縮牛乳，保存了好幾個月之後，仍然為人所樂用。

試驗時，先將牛乳以華氏一五五度加熱三十分鐘，或一七〇度加熱一分鐘，再加以二五〇〇磅壓力，濃縮至原體積的三分之一，冷卻，封入容器冰凍，若將其以華氏零下十度保存，經八星期後，香味質地都沒有變化，以後氣味就不好了。倘貯藏之溫度稍高，熔後隔水時結塊或成片，因此冰凍牛乳于問世之前尚須再加研究。

亞洲的人口問題

繁盛的亞洲人口，如果想超過總人口大量增加，和數百萬死于饑饉的男女和兒童的兩重災禍，就必須控制他們的多產。這是美國西北大學召集的科學技術和環球資源百年會議中，那些人口專家所獲致的結論。亞洲現在人口約為十七世紀中葉的三倍，增加的速度雖不高，但適亞密大學的華倫博士仍然警告道：「只要生活水準稍形提高，再加以少量公共衛生工作，」即能在十年之內使人口增加。

園藝家卡爾博士稱，人口膨脹力對於世界文明的威脅遠比原子彈為烈，因為「它經常每年提早結束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他聲言。「食物的增加和工業發展，無法和以原始速率生殖而以現代速率死亡的人口增加並駕齊驅。」而且，「除非在全球大多數地區，將生殖率減至生理最高值的三分之一，所有的人類便無法獲得美好的生活。假如原始的生育速率，再加上近代的死亡速率，那麼在每個廿五年之內，人口就增加一倍。」

古生物之謎

當白堊紀，(Cretaceous)哺乳動物還不能出頭露面的時候，雄偉的恐龍以爬蟲界之王而統馭着大地，但六千萬年以前恐

龍忽然消滅，哺乳動物從此繼承大統，作了動物界的領袖。有些地質學家相信，恐龍因太不能適應於一種驟變的氣候才突然消滅。這個理論的困難，就是無法證明氣候確經變遷。芝加哥大學的尤雷博士在落山磯一次科學會議中說，他希望能解開這個謎結。

尤雷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化學家，曾於一九三四年獲得諾貝爾獎金。三年前，他證明了某種海生介殼類化石，可以作化石測溫器，來測量「太古氣溫」(Paleotemperature)。他的方法是利用氧的同素異重體。平常氧中所含的十六和十八的兩種異重體，為一與五百之比。海中軟體動物吸收碳酸鈣(CaCO_3)生長介殼時，兩種異重氧的比例隨着海水的溫度而變更，海水愈暖，介殼中的重氧愈少。檢驗化石中的重氧百分數，尤雷證明不列顛島周圍的海水現在冷些，而在白堊紀的時候，可能和現在熱帶的海水一樣暖。這就表示那時整個地面都很暖和，因此遂利於無毛革而冷血的恐龍生存。尤雷又一件工作，就是測定白堊紀後面始新紀(Eocene)的氣溫。

為了着手這件事，尤雷今年去了埃及。這塊地方在上兩個地質時代裡，都浸沒海水之內。而埃及和以色列有許多地方的岩層，是在白堊紀和始新紀間過渡時期所形成

的，因此極易辨別。這種岩屑介殼化石很少，可見那時生物很稀少。但以埃爾蘭的古生物學家，答應在這兩個地質年代的分界線上下，各給他送一個適當的樣品。倘然氣候變化的理論正確，那麼由化石就可以證明，白堊紀的軟體動物生活在溫暖的海水裡，而始新紀的軟體動物住在寒冷的海水裡。

從介殼內檢驗氧的異重體，費時很多。尤雷希望工作結束的時候，能曉得恐龍的消滅究竟是因為天氣變化呢，還是因為其他災害。

抗 瘧 新 藥

美國化學會全國會議中，提出了一種新發現的抗瘧藥，其效力為奎寧的一千倍，而且比之於第二次大戰中用量最大的抗瘧藥亞特必靈 (Atabrine)，也強一百倍。據康廉研究室的主持人希慶博士說，一種這種新藥，可供普通病人十年到五年的需用。此項新藥現在非州尼吉利亞利用車瘧病人作實驗試驗，目下正在進一步的試驗階段，製造設備的展開亦將開始。不過希慶博士謂該藥之問世為期尚約一年。

這種新藥現在還沒有一個簡短的名稱，它那長而拗口的名字叫做 5-Parachlorophenyl-2-4-Diamino-O-Ethyl

實驗室。爆碎鉛杯的臭氣比一個針頭還要小點。

離 婚 與 氣 候

美國有一位統計員叫做鮑爾曼的，根據他多年來研究婚姻和氣候之間的關係，遂獲致如下的結論：住在叢山峻嶺地方，比住在濱海之地容易離婚。

他發現海拔高而荒涼的地區，其離婚率最高，低濕的平原地帶最低，在美國有離婚最多的十個州，都是高亢之地，但佛羅里達州是一個例外，雖處半濕之地，離婚率却很高。離婚率最低的也有十州，都是接近海平面而氣候潮濕的地，惟有北達可塔州是一個例外。

一般說來，山州的離婚率差不多是濱海各州的三倍。有些人說影響離婚率的並不是氣候，而是各州的離婚法。鮑爾曼先生的答覆是：法律是公眾的意志，而公眾的意志又受着氣候的影響。他更進一步的指出，高亢地區離婚率高是一種全球性的情形。

鮑爾曼對於離婚率的研究，除了氣候之外，顯示了更有力的因素。住在城市的人和移民，此離的次數多而較早。由此便可以說明了上面的兩個例外：濱海的佛羅里達移民多，而乾燥的北達可塔缺少城市。

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離婚者少，教育程度高的人離婚率也高，如果你結婚以後而希望白頭偕老，那麼便去信教，不讀高中和大學，而住到一個低濕之地的鄉下，務農為生。

pyrimidine。這種新藥原料的來源大部分是利用煤之蒸餾，故可大量生產。

月 宮 旅 行的 火 箭 燃料

控制濃厚的液體臭氣之成功，遂使科學人士得以造出一種燃料，以便日後把火箭射往月球。

伊利諾州工學院的最近研究，證明液體臭氣可經處理而無爆炸之虞。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德國人費了很多工夫，設計一種用臭氣推動的火箭，從四千哩外的放射基地轟擊紐約城。幸運的就是德國人沒有發現處理液體臭氣而不慮其自動爆炸的秘密。

臭氣(三個氧原子結合在一起)能很快的以電子衝擊普通氧而製造。這種技術就是效法于大自然的方法，也就是夏季雷雨之後，能立即在空氣中嗅到臭氣氣味的原因，許多科學家以為天空的蔚藍是因臭氣的原因，但此理論頗不可靠，因為大量的氧氣也產生同樣的顏色。

主持這項研究工作的索浦博士說：「兩年以前，我們研究時的危險和研究的興趣一樣大。在我們了解了臭氣的性質之前，每天總有一次預計之外的爆炸，但現在曉得除去某種熱，力，電，及化學的靈敏影響以後能使它伏伏貼貼了。」一滴臭氣用遠距離控制引發以後，炸聲震撼着

冬 眠 之 謎

許多人把「入蟄」當作「冬眠」。其實並不是眠。真正睡眠的時候，各器官的作用進行不緩，和我們醒着的時候一樣。呼吸，血液循環，消化，雖然慢了一點，却並未停止。但入蟄的時候，呼吸和血液運行的速率減小到剛剛有一點的程度，而消化大概完全停止了。

生物為什麼入蟄呢？原因似不止一個。冬天裡缺乏食物當然不無原因，不過，單用這個理由並不足以說明，因為幾種生物，在冬天裡雖然容易找到食物，還是要入蟄。除了爬蟲和昆蟲以外，溫度也不是一個唯一的原因。因為有些入蟄的動物，雖然最後還是潛伏起來，但在很冷的氣候下却很活躍。

一般的說法是，大致在每年的某個時期，某種動物便選擇一個適當的地方，蟄伏起來，入于昏迷狀態，直到第二年春天，但實地的觀察却又不然。入蟄的哺乳動物，在蟄期內有時清醒而且激動。這又是一個不解之謎。由這些說不通的地方來看，似乎又不是經常和季節的冷暖有關。

勸誤：本期第一二四頁萬源營造廠廣告「地址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十一號」漏去「北」字，特此更正。

經售歐美名廠汽車
配件及五金器材

國光汽車材料行

地址：台北峨嵋街六十一號
電話：七二一七二號

化糞池裝設工程・水道衛生工程
蒸汽給湯工程・高樓送水機裝設工程
鐵管鉛管工程・諸般設計包辦

合益號

楊根桐

地址：台北縣新莊區三重鎮
開元里八二五號
(華南製紙工廠後面)
電話：(轉)五八四二號

全省第一流浴室 安樂池

低廉浴資

特

點

西式洋盆：衛生第一
白磁大湯：健康第一
蒸氣淋浴：清潔第一
沙發椅座：舒適第一
招待週到：服務第一
全省浴室：安樂第一

高尚設備

附設：地址：電話：
理髮部：台北華路二〇五號
洗衣部：中街八十二號
擦鞋部：三十三號
浴室：七〇三號

互助營造廠

土木建築
承包工程

台中 思民書報社

專售新書

向本社購買圖書小
說！有意的到不便宜！
向本社訂閱雜誌！
有意的到不優待！

× × ×

圖書小說 中西期刊 香港各報
應有盡有 服務周到 保證滿意

社址：台中市中正路六八號

× × ×

—— 專營國際航運 ——

復興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館前路八號三〇一、三〇六、三一四室

明華藥房

MING HWA DISPENSARY
TAIWAN

如蒙光顧 竭誠歡迎

各國新藥 化學原料 醫療器械 家用良藥 化粧香品 日夜配方

臺北市 重慶南路一段三三號
電話 四九六二

電話購貨立即送奉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

天然氣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附屬產品

1 石油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Products from petroleum

去漬油 Cleaning Naphtha	石蠟甲等 Paraffin Grade A
打火機油 Lighter Fluid	乙等 Grade B
剎車油 Brake Fluid	丙等 Grade C
切削油一號 Cutting Oil No.1	炭煙 Carbon Black
二號 No.2	黃油脂 Grease
調水油 Marine Engine Oil	

2 瀝青 Asphalts and Bitumens

鋪路混凝柏油 Asphalt Concrete	絕緣柏油 Insulating Asphalt
融合柏油 Asphalt Flux Oil	塗料柏油 Cutback Asphalt
灌澆路面柏油 Asphalt Macadam	柏油漆 Asphalt Paint
屋頂柏油 Roofing Asphalt	特製絕緣混合物 Insulating Compound
防水柏油 Water proofing Asphalt	柏油蔗板 Formosite

3 溶劑 Solvents

溶劑油 Solvent Naphtha	丁醇 Butyl Alcohol (Pure)
漆溶劑油 Mineral Spirit	異丙醇 Isopropyl Alcohol
調台油 Thinner	丙酮 Acetone
洗漆水 Lacquer Remover	

4 化學藥品 Chemicals

粗甲苯 Crude Toluene	濃硫酸(純) Sulfuric Acid (pure)
粗二甲苯 Crude Xylene	濃硫酸(工業用) Sulfuric Acid (Comm)

有機化學藥品，種類繁多，另見詳單，函索即寄。

5 雜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丁醇油 Butanol Oil	氧氣 Oxygen
防霉劑 Mold Inhibitor	氫氣 Hydrogen
酒精脫水劑 Alcohol Dehydrating Agent	碳酸氣 Carbon Dioxide
活性白土 Acid Clay	示水膏 Water Finding Paste

上列各種產品均可大量供應

接洽地點：台北市館前路七十一號本公司

電話：2108 • 2226 • 3973

協成汽車客運社

董事長 方逸川

★ 遊覽烏山頭名勝地

有 大客車 出租包辦遊覽
小客車

★ 番子田 麻豆 佳里

麻豆 新營

大客車營業
每點鐘二班次

另有小包車出租

臺南縣曾文區麻豆鎮保安里二三六號



最佳
滑機油

● 供應各
種品質最
優之煤油
產品歷八
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博愛路六十一號

玻璃 · 油漆 · 包辦業

王江鶯油漆行

台北市昆明街三二六號

司公限有份股車汽灣臺

處理代總省灣臺司公車汽特福國美

種各品出司公車汽特福銷經司公本
裝理修身車造承並件零車汽及輛車
程工等漆噴油加配
迎歡任無 顧賜蒙如



臺北市中正路
三段一〇一號
電話：三八六一

電氣材料



批發零售

台 光 行

營 業 宗 旨

歡
迎
詢
購

響應政府

低物價政策

薄利多賣主義

以
服
務
為
目
的

義務為機關廠商調

查電氣材料底價

歡
迎
比
較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三三號

電話：三六四四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為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二二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三元正